

# A MOTHER FIGHTS HITLER

By

IRMGARD LITTEN

女 兒 無 誰

譯 斐 薩

作 予 淺 紫 畫 漫 面 封

行 印 局 書 代 時 大

# 女兒無誰

A Mother Fights Hitler

Irmgard Litten 著 藍雯譯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發行人

蔣

典

文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昆明成都

重慶桂林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一二三號

每冊定價國幣二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

## 譯者序

我既然讀到這樣的一本書，就非把它譯過來不可；不是爲了宣傳納粹底暴虐，納粹底暴虐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也不是爲了讚頌神聖的母愛。神聖的母愛——不是這本書底主題。

不，使我感動的是裏面的事實：一個勇敢的母親和一個無畏的兒子對於獸性的暴虐所探取底輕蔑的態度——即使在死底威脅之下，也還是採取輕蔑的態度。

人類到底還生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抵抗的。殉道者於是出之以輕蔑。耶穌在十字架上時，他可憐他的敵人，他祈禱上帝寬恕他們。還有比這更大的輕蔑麼？

但輕蔑之外，還可以有報復。因爲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兒子自殺了，或者被縊殺了。可是，這並不是最後之一幕。當母親在死屍之前作復仇底默誓時，死屍微笑了！死屍尙且微笑了！

兒子——青年律師漢斯李登是因爲反抗納粹底無法無天而被迫殺了的。在他所辦理的許多案件中，有兩個使納粹們對他特別痛恨。這兩個案子因爲和本書的內容有關，所以簡單地介紹在下面：

年以後，納粹底兇惡日見猖獗，反納粹的德國人被殺害的日多。漢斯李登認爲殺人是納粹奪取政權底手段之一，在希特勒底極權主義的觀念之下，法律已不再是人民底保障，而是希特勒個人的工具。爲了把這一點揭穿，漢斯李登在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借了一個納粹殺人底機會，把希特勒追到法庭上來對質。

這自然使希特勒非常爲難。他一方面爲了欺騙老總統奧登堡，不得不強辯國社黨所採取的只是合法的手段，另一方面爲了鼓勵他的嘔嚙繼續殺人，又不能不對暴力底詆毀稍留餘地。

漢斯李登看穿了希特勒的矛盾，一句句地追問下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宣稱國社黨的政策是朝着絕對合法的途徑走去。於是李登便把他的話來和戈貝爾的話對照一下，後



者是暴力主義底煽動家。

李登：「戈貝爾博士不是主張把反對派打成肉醬嗎？」

希特勒：「你自然不能把這句話作死的解釋。」

李登：「戈貝爾博士還說過：『我們必須從口頭的革命到事實的革命，在適當的時候到來。』用暴力奪取政權。』以戈貝爾這樣地位的人來說這樣的話，是不是會在你們的黨員中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呢？」

希特勒：「……我們黨裏各級的人員都必須遵循合法的途徑，誰離開了這種途徑的，不是被降級就是被開除。」

李登：「但宣傳暴力的戈貝爾博士，不是沒有被降級或開除，反而做了黨底宣傳部長麼？」

希特勒只好支吾着：「假使社會的公意是。我們是在合法的基礎之上的！」

這種討實一直繼續了兩個鐘頭之久，而在幾個星期之後，殺人的納粹黨徒們也給判處了長期的徒刑。

希特勒自然不會忘記或寬恕這回事。

另一個案子就是本書第四章所涉及的斐爾桑迪克案。一九三二年一月一個晚上，百左右個挺進隊員在柏林近郊開完了會，歸途上，繞了一個大灣子去攻襲斐爾桑迪克村，殺死了一個工人。他們自己隊裏也有一個叫史華茲的被殺。

訟事進行了將近一年，毫無結果。到了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大赦的時候，雙方的嫌疑犯都被開釋，案子無形打銷。但納粹們是不肯從此干休的，希特勒上台之後，替斐爾桑迪克那方面的嫌疑犯辯護底李登便在「國會大火案」所造成前混亂狀態中被捕了。納粹們認為殺史華茲的是亞客爾脫，也就是李登所為之辯護的人。他們相信李登在末開審之前便已知道了亞客爾脫是兇手的，可是李登不承認。他相信亞客爾脫無罪。但即使李登不這樣相信，一個律師對他的當事人是有代為保守秘密的義務底，他也不能說出。爲了拒絕入亞客爾脫以罪，李登甯可讓他自己受盡荼毒。

本書譯完時，恰好是納粹們爲了史達林格勒被殲的士卒而整日播送哀樂底一天——二月四日。喝血者終於倒臥在血泊裏；這是必須的，人類假如想從黑暗的時代衝出去，喝血者就必須在血泊裏倒下。不然的話，納粹們會把集中營帶到全世界上來。

一九四三年二月，藍靈

# 目錄

## 譯者序

一 暴風雨之前	一
二 挺進隊底復仇	九
三 史班道	二一
四 賦問	二九
五 呼領無門	五一
六 仲國登堡	六一
七 逃獄不成	九一
八 離別難弟	一〇二
九 在醫院裏	一〇七

十 律師畏避	一一四
十一 不准探望	一二〇
十二 思想自由	一三〇
十三 友誼	一四二
十四 外國輿論	一四六
十五 獄中投票	一六〇
十六 黑院子	一六八
十七 烏達郡主	一八三
十八 我扯了謊	一九一
十九 最後一面	二〇六
二十 隔離禁閉	二二〇
二十一 靈前之誓	二三四
二十二 耶穌受難歌	二四二

# 誰無兒女

## 一 暴風雨之前

「現在，親愛的孩子，我該爲你祈求些什麼呢？在選擇一個家庭方面，你選擇得很好，生命將獻給你很多美好的東西，我們可以希望你會成爲一個良善而快樂的人。」這些就是我們的長子漢斯阿欽在受洗禮時，他的教父名律師李茲特所說的話。我們也正和教父一樣的想法。自然他將來可以過快樂而豐裕的生活。

我的丈夫出自一個小產之家，我們當然以爲我們的財富可以保證我們和孩子們過一個無憂無慮而舒適的生活。

我的丈夫的家族曾產生過富有的商人，幹練的律師，和著名的醫生，所以我的丈夫也有希望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漢斯出世兩年之後，我的丈夫受任為珂尼斯堡大學的教授。他喜歡在出生的城市做事，便放棄了一切擴展事業的念頭，我們在珂尼斯堡的近郊築了一所精舍，在那裏，我們的孩子們（漢斯之後，又來了兩個）過着愉快的童年。

漢斯阿欵有着濃密的鬚髮，和一雙帶着譴責的神氣底大眼睛，是一個極為動人的孩子。當街上的行人駐足來欵羨這個『美麗的孩子』時，我感到驕傲。有一次，在波羅的海岸上，一個儀表不凡的人把這個兩歲大的孩子打量了一會，『我的孩子，你有着一個傑出的頭顱，』他說，『你將來會成爲一個有名的人物。』後來我聽說這個人就是那鼎鼎有名的病理學家伯恩哈特遜。

這孩子長得很快。他想像力很強，有着許多新創的觀念。他除了很早就對科學和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以外，還有兩個十分顯明的特質：對貧窮的人非常和善，極愛動物。我的老廚子常常來告訴我，說是『少爺』又有過一次希奇的行爲，把他的早餐送給他的好友清道夫，或者稱叫化子爲『先生』，對他鞠躬，把從食廚裏拿來的食物獻給他。而他對

於來訪的貴賓，却從沒有這樣的恭敬。

更使人驚異的是他對於真理底狂熱和對於諾言底信守，他絕對堅決地認為諾言發出之後，就必須履行。要是有什麼人輕率地答應了他一件事，而實行又極爲困難時，漢斯便決不放過，總是在他身邊，帶着譴責的神氣反覆地說：「你已經答應了，你一定得做！」一直到答應的事被履行了爲止。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後來所養成的忍耐，誠實，堅持種種性格底萌芽。因爲這種性格正是我們全家人所共有的；而，正爲了我們都具有着不可屈服的正義感，使我們差不多都活不下去。

當我結婚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子。我的父親是一家大學的教授。我不懂得奢侈的生活，但用在有智識和精神價值上的東西底錢却認爲當然。我的興趣全集中在藝術和科學上面，對於生活的實際全未領會。我的最大的特質是對於真理底熱狂的愛和生性固執。這些對於智識的興趣和其他的性格都傳給了我的孩子。

第一次大戰時，我的丈夫始終都在前線。孩子們的教育完全由我負責，這在他們也許是一種不幸。我教他們，一個人的行爲決不能爲物質的利益所左右；一個人必須用狂



熱的固執來忠實於他自己的信仰，絕對不能妥協。我既然從未見過人世嶮巖的一面，也就不知道這種苦人的態度會使他們終身受苦。

大戰開始時，漢斯阿欽也正和其他的德國孩子一樣的熱心。他用最高的誠意來遵守一切的規定。要是他認為桌上所擺的肉類和牛油超過了規定的限制，他甯可不吃。當時的糧食部長巴杜基曾對我說過：「我相信他是唯一的無條件地遵守我的規定底德國人。」

大戰第二個年頭以後，漢斯阿欽開始自己思索了。他是一個銳利的觀察者，他注意到軍官和士兵中間待遇之不同。我們恰好有作這種比較的機會，因為我的丈夫是軍官，而我的兄弟却是士兵。我相信漢斯在這個時候所聽見的和看見的，是使他後來採取社會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態度底第一個刺激。

戰後的通貨膨脹使我們的財產喪失殆盡，我的丈夫雖極力賺錢來恢復我們的生活水準，並且真的賺了不少的錢，但無論如何，我們財產的喪失對於漢斯的擇業問題上終究不無影響。我們本來總以為他可以成爲一個哲人。最使他感到興趣的學問是比較言語學，但一個言語學者怎麼能夠在戰後維持安定的生活呢。我的丈夫因爲他自己對於法律

底熱心，便希望漢斯能夠研究法律，假如繁榮的時代重又回來時，儘可以隨時放棄法律而轉向別種科學。

漢斯用他慣有的誠心來研究法律，雖則他這時正花着很多的時間去從事青年運動。在這種運動裏面，他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這以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改爲漢斯李登，因爲阿欽這名字在他看來未免「太封建」了。

從孩提的時候起，他便是一個真理底狂熱的信徒。現在，當法律的應用成爲他的專業時，他便看出來了法律在施行上有着嚴重的缺點。在他所有的活動中，他底爲公道與正義而戰的熱情愈見顯著。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十分高興；但我那世故比我深的丈夫却充滿了疑懼。我的兒子對社會上和政治上的見解現在已經漸趨固定，而他的那些見解恰好和他的父親底絕對對立。我的丈夫開始想到也許還可以讓漢斯放棄法律界的職業，希望他對於別種科學的興趣會使他忘記了政治。但漢斯拒絕轉變他的志業，他雖然極希望能夠從事那些和他興趣相投的科學研究，却又認爲爲公道而戰是他的責任。而，要爲公道而戰，他最好是做個律師。

當漢斯考試及格，取得了副席法官的資格時，他本來有好幾個機會可以在司法部任事，但他辭却了，他不願作公務員以自縛。他又可以和另一位律師合作，因而獲得一個收入很好的地位，並且每天都有半天的空閒；但他也拒絕了。我對他說，這個位置的收入儘夠他生活，而他又有一半天的空閒來打理他自己所關切的案子，這該複合式了，但他說，『我的時間一刹那都不能浪費的。』他的確是一個窮人的律師。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但在他所代為辯護的窮人之中，自然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他執業還不夠三年，但他在這方面的關係已經大為社會所注意，以至來委託的案子超過了他所能接受的限度。可是，他差不多總是窮的，因為他的主顧都是窮人。他時常為無助的窮人辯護而不收取費用。實際上，他差不多晝夜工作。說來難信，他雖則這樣忙，却還能夠安排出時間來研究種種的學問，他學會閱讀很多國的文字，包括梵文。

他的生活和我們的是一種奇異的對比。我們的生活，作爲一個教授的家庭來說，是很奢侈的。在東普魯士方面，大戰結束不久之後，古舊的社會生活又復活了。社會階層的界線十分顯明，法律和風俗的關係都非常嚴格，大家又開始餽饌雜陳的正式餐宴。漢

斯却和這些事物絕不相干。

無須諱言，我的丈夫是東普魯士的著名人物。作爲一個教授，他享譽極隆，皇太子也遣他的長子來就學。人們總是取笑地說我的丈夫是『東普魯士的無冠皇帝。』

我喜歡和我的兒子們在一起。我時時到秦尼茲家和萊伯齊希去看那兩個小的兒子，海恩茲和雷納耳，在他們那裏過幾天。但我對漢斯的探望却較爲短促，因爲總沒有法子同他多待一會兒。他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來；而當他給了我幾個鐘頭時，他總覺得對不起了他的主顧。他從不肯自己放假。我們中間總是有許多話說，並且完全互相了解。我時常拿錢給他，因爲他用錢的方法不爲他的父親所喜，所以不能再從他父親那裏拿錢用。錢從不會在他的袋裏多留幾個鐘頭，因爲他必須幫忙的人太多了。我相信他的仁慈和慷慨一定時常被利用，但他的朋友們和那些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們却願意爲他赴湯蹈火。

我的三個兒子們相互間十分友愛，他們同樣受過教育，但個性十分不同。每一個都以爲別一個有點優氣，時常互相取笑，而對於『忠實的漢斯』特別取笑得厲害，爲了他

的慷慨而又不懂世故；但他們對他却又存着無限的愛慕。

漢斯對於那些渴血的『褐衣流氓』已暴行會一再抗爭，一再獲得成功，使我覺得十分驕傲，而我的丈夫則充滿了憂疑。漢斯不是一個賴律師業爲活的人，他以宗教的熱情，無畏地來完成他的使命。

## 二 挺進隊底復仇

漢斯是在『國會大火』那一天被捕的。自從斐爾桑昂克案以後，我就時常爲他擔心了。我要求他至少暫時出國，在國外已經爲他準備了一間房子和一些錢，但他拒絕了這些提議，說『成千成萬的同胞並不能出國，我必須留在這裏。』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早上四點鐘，他在床上給喚了起來。逮捕者的態度很和善，因爲據同住在同一組房子裏面的福斯脫家人說，漢斯當時還能夠從容地洗一個澡。他的房間給細密地搜查了一遍，並沒有找出來真正可疑的東西。事實上，沒有人把他被捕這回事看得十分嚴重。我雖然認爲納粹異常野蠻，但却安慰我自己說，『政府用這種方式來保護反對派，使他們不至於落入褐衣流氓之手，用意是非常可讚佩的。』各處被捕的人很多，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知名的和無關緊要的，有政治色彩的和沒有政治色

彩的。這些，以及『保護式的逮捕』那句話，都使人覺得安心。

但不久之後，我們就聽到了別的消息，好些被捕的人都給拖離挺進隊的營房裏去，遭受着可怖的虐待。由虐待致死的消息也開始傳佈開來。我們覺得漢斯很是夠運，他是首先被警察逮捕者之一，逮捕後是解往警察局的。以後被捕的多半係落於挺進隊或黑衛隊之手，受到可怖的鞭撻。

第二天，我的兒子和一大批醫生，律師，新聞記者等等給送入史班道的監牢。從史班道傳來的消息也使人心安，獄中簡陋的情形固然使有些犯人覺得不可忍受，但我的兒子因為受慣了苦，倒並不以為意。還有，這時我倆還相信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有法律的國家。我們以為當混亂的一幕過去了之後，他們就可以釋放出來。

我的兒子所最焦急的是他的辦事處，他的事務都停頓了。他那位年輕的女書記瑪哥脫福斯脫剛好在一個星期前臨盆，但她還是盡力來應付辦事處中的工作。他們試着想找一位代表人，以便於處理那些緊急的案件，可是這並不容易，那些被邀請的人都不敢擔承。其中有一位在幾天之後便被挺進隊活活打死，因為他對於一個挺進隊的謀殺案敢於

提出真實的證據。

我們請阿爾斯伯格律師（註）為漢斯辯護。他拒絕了，因為他聰明地預見到將要到的東西。但他提出了幾個「沒有危險」而又為漢斯可以信任底律師的名字。律師們向當局請求辦理漢斯的案，得到的答覆是暫時不能進行任何法律程序。有些可敬的官員們則勸告那些律師不要因為李登的案子而自找麻煩，甚至於勸他們立即就得隱匿起來。在這些被勸告的人中，後來果真有人給挺進隊從家裏抓去。

我不曾試着去探望我的兒子，也沒有寫信給他。他的書記底信和探望比我的更重。因為她比我更懂得我的兒子底情況。她是一個勇敢而堅忍的青年女子，我只須供給她些錢買漢斯所需要的東西。

四月的第一個星期，漢斯的信是從一個新地址寄出的。從松雷堡集中營！在二張短的信片上，他告訴我們他很好，他不過給從一個監獄移到另一個而已，其他的什麼

（註）馬克斯·阿爾斯伯格教授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師之一，希特勒執政後的第一年中，他在瑞士自盡

了。



都一樣。他的第二封信也沒有什麼新的消息，但我們猜想他一定覺得更爲失望，因爲他提及了他的遺囑，並請福斯脫將他的寶貴的藏書出賣，因爲那些書對他再沒有用處了。

同時，城裏也佈滿了謠言，說是給關在松雷堡的囚犯都被殘酷地虐待着。關於漢斯方面雖然還沒有什麼消息，但爲謹慎計，我去找德國的陸軍部長白倫伯格，懇求他盡力爲漢斯設法。要是像他這樣地位的人物，肯打一個電話給松雷堡探詢一下子漢斯的情況，這一定可以使那裏的獄卒們獲得一種印象而不敢虐待漢斯。白倫伯格和我們的關係很好，當他在珂尼斯堡爲總司令時，他常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時他照舊地愉快而有禮貌，答應他可以打電話給集中營，並且可以代向戈林說項。但他對我所恐懼的却加以取笑，他說那是不會有的事情，即使有，像李登這樣有名的人物，他們也決不敢亂來。他可以是一個失敗了的反對派，給關起來來停止他的活動，但人們都對他存着極大的敬意，自然會優待他。虐待這樣一個人是會在公衆之前造成惡劣的印象的，就只爲了這一點他們也不敢虐待他。

第二天，謠言更帶着肯定性了。『松雷堡日報』上說：一批犯人，被逮捕了以便加

以保護的，被押着從火車站跑到松甯堡集中營，一路上唱着馬社黨歌，押送者不斷用橡皮棍打擊那些犯人，迫他們唱。

一位穆賽諾夫人告訴瑪哥脫以下列的故事：她從德國的祕密國家警察，也就是所謂「格殺打撲」那裏，獲得了一張許可證，准她在她丈夫的生辰這一天到松甯堡去探視。但在前一天她就接到了他丈夫的電報，說是他不願意她在這個時候去。因為有些不便。但由於他們中間預約的僑號，她知道那電報不是由他自願發出，因之她無論如何，一定不能夠延緩前往探視的日子。她因為拿着格殺打撲的許可證，所以終於能夠在夫井中和他見了一面。她看出來她的丈夫的確是受了酷刑；另有一個叫嘉斯巴的犯人簡直已經不能自己走動。有人偷偷地告訴她。李登的情況還要壞，壞到其他的犯人都不准看他一眼。

穆賽諾夫人又從別方面聽到這些話：當那些犯人被趕着經過松甯堡鎮時，押送者用腳踢着和用橡皮棍打着他們，迫他們唱國社黨歌。可是當時一般人對於國社黨歌是十分憎厭的，人們替它起了一個別名，叫「老湯曲」。叫那班人唱這首歌等於給他們一種難

但那批犯人中要是有人不肯出聲，挺進隊便向他撲去，加以痛擊，有許多人給打倒在地上，挺進隊們還再用有釘子的靴來踐踏他們，直至他們連爬都爬不動了為止。羅斯巴，李登，繆賽謨，和奧西茲基（註）四人所受的虐待最慘。

同時，我們又接到一封漢斯的信。從這封信裏，我們才明白了事實的真相。信裏假裝談着關於他的主顧底事，大略是這樣：「因為我自己遭難，我差不多把許多重要的案子都忘記了。你們絕對必須小心注意這些案子。比爾（比爾是漢斯的別名。他的朋友們常這樣叫他的）必須回到他的辦事的地方去。他和同居的租客感情非常惡劣，他們每當他夜裏回家時便毆打他，打得非常厲害，也許會致命的。一切補救的希望既然沒有，你們便必須試爲他另覓房子。——其次，我十分關心漢李（漢斯李登）的案子。在那種不幸的境地中，他已經試過幾次自殺了。本來，他的父親是頗有些勢力的關係的，也許

（註）奧西茲基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他在國會大火那天被槍，給禁在集中

營裏，受盡虐刑。在監禁期中，他犯了嚴重的肺結核症，一九三七年被釋放出來，一九三八年

的春天因肺病而死。

可以爲他找到事情。不錯，他和他兒子的感情很壞，但你們必須讓他的父親明白這是他兒子生死的關頭。」

同一天，我寫信給白倫伯格，告訴他我所憂慮底不幸竟是事實，而且事實比我所憂慮的還要可怕得多。我懇切地請求他履行他的諾言，立即設法來拯救我的兒子。

我和瑪哥脫一道到秘密警察局去見一位檢察官，因爲他是柏林區幾個集中營的管理人。我們到達時，他的門口早就圍着三十個左右犯人的親戚們，預備向他抗議松甯堡那裏所發生的事。可是，檢察官S博士出來了，宣稱他不願接見任何人，難說集中營裏什麼都很好。其他的人居然散開了，但我和瑪哥脫留着。

當我迫切地訴說了一番之後，S博士說：「事實上並不糟到這樣。你的兒子確曾被打了幾下，但打他的是同監的犯人。」

「我的兒子，」我說，「向來是得人敬愛的。別的犯人不會打他，除非受了獄卒底唆使。」

「不，不，這裏面有極簡單的心理上的解釋。那些犯人想到他們目前之所以受罪，

是爲了前此受了你兒子這班人的影響，所以要向他報復。

我告訴他我不敢說他的說法不對，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得十分真確，我的兒子不是被打了幾下而已，他受了極慘酷的虐待。我把我所聽到底詳細地告訴他。

S博士的回答是：『好極，你既然有了這樣正確的消息，我只好承認那是事實。但我們已經立即加以補救，挺進隊員已被調開而代之以警察。你的兒子被禁在一個隔離的監房，所以別人不能夠再打他。你可以完全放心了。』

是的，我當時放心了，就是現在我也相信S博士不是扯謊，他是一個激頭殺鬼的可敬的人。他相信他的措置是完全成功的。

但我的兒子的第二封信却告訴了我的情況比以前的還要壞。他又用談起訴訟案的方式，說隔離的監禁使虐待他的人可以隨意行事，使他所受的慘毒更甚，他請求我們運

語的資料。我的兒子在信裏抱歉着，因為他已經沒有了眼鏡，書法非常潦草。這一點我也告訴了S博士。

我請他准許我立刻去看我的兒子。

S博士：「我不能給你許可證，因為你的兒子底書記已經消了一張。」

我說：「那是因為他們的職業上的關係而發給的。我是他的母親，應該比他的書記更有去深望他的權利。」

S博士：「但我所發出的許可證實在已經超過我所應該發給的數目了。」

我：「無論如何，作為他的母親，我有權利可以去探望他，我已經等得夠長久了。」

S博士：「再等等些時候，為了技術上的理由；目前是不能發給許可證的。」

我：「在我看來，這種拒絕是證明了我的兒子已經陷在一種不能被入看見的情況。我的兒子的生命你得負責。」

S博士：「不過，實在的，我不能長在那裏看住你的兒子不受什麼傷害。」

我：『集中營是你管的，你可以用命令禁止那些暴虐。無論如何，你是站在一種使營裏保持秩序的地位底。』

S 博士：『成問題的地方是你的兒子爲挺進隊員們所痛恨，就想保護他也有所不能。』

我：『假如我站在你的地位上，我是可以保護他的。』

S 博士：『你會怎樣做呢？』

『我將立刻到那裏去，』我說，『私下召見他，讓他告訴你他遭逢些什麼，同時並檢驗他的身體，假如你證實了那些嚴重的暴虐是事實，那末，你就必須設法使挺進隊員們不再亂來。在我看來，一個惡人不能因爲穿了像樣的服裝而成爲高尚。你並沒有調開那第三十三分隊，而這一分隊就是我的兒子所常常證明是有暗殺的罪行底。你只是把他們和警察混在一起，讓他們穿起了警察的服裝！』

他終於答應我在第二天有事到集中營裏去時，注意一下子我兒子的情形。

第二天晚上，我坐上車去見普魯士的威廉皇子，他是我丈夫的朋友。當我對他說明

我的請求時，他毫不詫異，因為他早已知道了。「可是」，他說，「我並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因為是一個鋼盔團員，所以本身也時在危險之中，必須仔細。只要那些傢伙不來找我就引為萬幸了。」

「你可以介紹我去見你的親戚奧古斯脫威廉嗎？他可以有一點力量，因為他很久以前就已變成納粹黨人了。也許他可以幫助我。」我說。

威廉皇子笑了起來，「哦，不，自從他成爲納粹以後，我們整個家族都公開地和他斷絕一切的關係了。」

「皇太子呢？」

「不錯，皇太子會喜歡幫助你的，但他有一點兒力量嗎？還有，他現在在義大利，他的住址時常變更，給他的信只能由大使館轉，而像這樣麻煩的事是不能靠通訊來解決的。但F皇子怎樣呢？他是奧古斯脫威廉的好朋友。」

可是F皇子也並不能幫助什麼，他說，「奧古斯脫威廉麼？不可能的，自從他加入了納粹黨之後，我們同他就沒有什麼關係了。我們甚至在報紙上劇烈地爭論過。還有，



我自己的地位也正靠不住，我怕有一天我自己都保不了。」

當我和F皇子正在極力思索，想從我們廣大的交游中找出一個有力量而又無危險的人物來營救漢斯時，我接到我的第二個兒子海恩茲從柏林打來的電話，說S博士剛才告訴他我可以到史班道去看我的兒子。大概是S博士曾經到過了松甫堡，漢斯的情形使他大為吃驚。爲救漢斯的生命，才用車把他轉送到史班道來。

### 三 史班道

我坐夜車趕回家來，打了一個轉，立刻就到格殺打撲那裏去。博士的門口仍然排滿了「歐戰後傳見的人」。我站了半個鐘頭，因為會趕了兩晚夜車，十分疲憊，有人見我神色不佳，勸我到旁邊的一張長凳子去坐一會。我不肯，因為這辦館過了被傳見的機會。但我想錯了，他們當然會爲我保留那機會的——他們都是那些「爲保護而逮捕」的犯人底親友，都是些可敬的人物。

當我坐在長凳上時，一個挺進隊員經過我的面前，一看就及人想到那一定是松甯堡集中營守衛系統的人物。我相信我當時的眼光一定會充分地洩露出我的心事，因爲有一個着便服的人輕輕地向我說：「充滿了憎恨的眼睛，不如閉了起來好些。」

我這才懂得爲什麼當我和海恩茲在街上看見一隊挺進隊走來時，後者總是把我拉到

一個角落上或者拉進「家底子裏去」。他說我眼睛裏那樣的充滿了憤怒和藐視，也許很容易引起麻煩。

後來輪到我了。「你可以去探視你的兒子，」S博士說。「我是用我自己的車把他載到史班道去的。」

我向他道了謝。接着他問我：「你寫過信給戈林總理嗎？」沒有，我沒有。「那麼誰寫過信給他呢？」

「你一定還記得，」我說，「上一次我來看你時，我說過我將利用一切的關係，而第一個步驟是寫信給白倫伯格。也許就是他寫過信給戈林總理。」

「好吧？」S博士說，「在我未接受到這些訓令以前，我已經把你的兒子移到史班道去了。」

無論他所謂「這些訓令」是什麼東西，但在幾個星期之後，他被免職了。新來的那一位嚴格得多，任何犯人的親友都不能獲得探視的許可證。一般的意見還以為S博士之去職，是因為他過問「我的兒子底事情」。

我坐車直駛史班道，不久之後，就和我兒子面對面了。他帶笑走了上來，說我做得非常好，顯然的，他是從S博士那裏聽到我所做的一切的。他說他現在很舒服，實在不能要求更好的待遇了。接着他又說：「S博士救了我。命。」這是一次愉快的會晤。

同時，他的樣子很奇怪。他的臉腫了，頭部的形狀也很特別，好像低了些而又寬了些，總而言之，看去很不配稱。他告訴我他的頭很痛，醫生說要治癒他的頭痛，他得常在空曠的地方行走，但他的腳底情況又使他必須時常睡下。

後來，由於幾次探視中的談話，由於獄警的說明，我才知到漢斯的腰受了很大傷害。他的顎骨給擊碎了，牙齒也折了不少。耳目都有傷痕，有一隻眼睛的視力以後永不會恢復過。頭痛的原因，據醫生說是由於骨膜炎。也許那隻受傷的眼睛底下，頰骨也是被擊碎了的。

我的兒子的健康既然是這樣，他在史班道是會永被隔離監禁着的。他自己的話，以及那個地方的空氣，都使我相信人們正極力醫治着他，那些獄卒們在不致因之而被開除的範圍內會好好地看顧他的，這只須一看他們的臉色便知道。

據我所記得的，對於犯人的探視，一個月只准一次。但瑪哥脫却獲得例外的許可，因為他必須和漢斯商量一些案子的事情。有一次，在這樣的探視中，漢斯遞給了她一張紙，裏面寫的是一種簡單的密碼；約定以後信札中每一句的第四個字底第一個字母可以組合起來傳遞祕密的消息。

漢斯的下一封信就用了這種密碼傳遞一個消息，說他需要毒劑。這是備萬一之用，因為他在松甯堡時曾渴望服毒而終不可得。他指定了某一種毒藥及其份量，要我們包好了藏在牛油裏面帶給他。醫生是不會給我們這種藥的，但我們終於從一個我的兒子底朋友那裏得到。

獄卒們儘管很和善，但我們探望的時間却只限於二十分鐘，因為別的探望者總在等看。她們都是女人，我從不曾見過一個男的。

有些頭腦簡單的女人總是自己積蓄了一點錢，拿來給她的丈夫。但這些錢却立刻就沒收，『以為維持犯人之用』。我自己從不曾這樣做，因為當我第一次去探視時，漢斯早就告訴我：『我不需要格外的食物，凡是我沒有請求的東西都不要送來。』漢斯的

飲食很簡單，對於獄中的飲食並沒有什麼不滿。所苦的他是一個嚴格的素食者，每餐都難得在菜湯裏除淨了肉的痕迹。但後來他知道他所吃的東西是不夠維持他的健康底，所以只好放棄素食而「吞嚼死屍」了。

在那些探視者中間，有一個女人的情況使我特別感動。她每次來時，總是帶着一個食籃，裝滿了一些精製的餛飩。大家都讓她免和她的丈夫見面，怕她那些菜變冷了不好吃。據她說，她的丈夫對獄裏的食物完全吃不下去，所以她每次總做了他喜歡吃的菜帶來。他們讓他在探望的時間內食喝，她則以看見他享用為樂。我很奇異她為什麼那樣喜歡看他吃東西。因為他吃了東西後，他們談話的時間也就無多了。「啊，對的，」她說，「我們並沒有多少話能夠說的，看他享用他的餛飩，我也就快慰了。」

但我却覺得我們能夠說很多的話，並不必怎樣過份小心。當然，我們不能談松雷堡的情形以至於涉及政治的情況；不過，我可以告訴漢斯說我去看羅白倫伯格、威廉皇子和其他的人物；告訴他我的意見認為他暫時在史班道反比在外爾來得安全；告訴他許多有力的朋友們都認為他最好是安於現狀。漢斯對我表示同意，因為那些獄裏的人都

聽到了外邊種種悲慘的消息。『不過，』他說，『這種情況也許可以再繼續五年。』我憤然地回答：『不要提議，半年都繼續不了！』有一個獄卒跟着說：『不會那麼久的，半年之內就可會有種種耗費了。』

漢斯生日那一天，我做了幾樣他喜歡吃的菜送去了，雖則不是規定可以探訪的日子，他們也給了我許可證。有一位官員並且抱歉地說：『可惜，這樣的一個天才，才三十歲，就給關起來了！』

我帶給漢斯的書，本來應該一頁頁地檢查一遍的，這回却只隨便翻了一下。我和他們開始談論到我的兒子底情形，從他們的話裏，我可以知道他們是十分注意到我兒子的健康底。他被隔離着，但那是爲了他的健康的原故。又因爲他的腰筋受了傷害，不該整天的孤獨着，所以他們在白天給了他一個伴侶，這個伴侶和他相處得非常之好。他們共同研究着各種時期的藝術和文化的進化史，這使我的兒子忘却了他的苦痛。

在這個人被釋放了不久之後，我和他見了面。因爲他覺得自己還是被緊密地監視着，所以我們會面的地點擇定在一我個朋友家裏。他告訴我，在集中營裏，其他的犯人

都很敬重漢斯。當他們發現漢斯懂得梵文和希伯來文，又能夠閱讀亞拉伯文字和中國文字的時候，他們非常驚異。他的記憶力非常好，有一天，他們在討論歌德的時候，他從歌德一本不大爲人所熟習的著作裏徵引了許多章節，他們認爲他新近正讀過了那本書，但後來知道史班道那裏並沒有那本書的時候，才相信他是濫了記憶。他又會和同樣被囚着的史特拉曼神父熱烈地辯論宗教的問題。他們認爲要是漢斯和這位神父相處得久一點，一定會轉而信奉天主教的。後來我也常常聽說漢斯傾向於天主教義。但他之不能接受嚴格的宗教束縛，正猶之他不能接受政黨的束縛一樣。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一個獨立思想者。有一位政治意見和他的完全一致的同事一次對他說：『我們兩個可以創造一個政黨嗎？』漢斯只是笑了笑，說：『在我的黨裏，兩個人已經太多了。』

我請這個人告訴我關於松雷堡的情形，因爲我相信漢斯一定告訴過他。開始時他絕對不肯說，因爲漢斯講過了多少次這樣的話：『我的母親永不應該知道我所遭遇的情形。』經我勸誘之後，他才描述那裏的犯人怎樣被毒打，怎樣被用帶釘的靴子踐踏，怎樣被開死刑的玩笑。後者是這樣的：犯人被命令靠牆站着，等候槍決，但在臨行刑前文



宣佈延期，或者故意打在別的地方，說「今天我們不過是練習練習而已，明天才真的要把你槍斃。」

後來，漢斯作了一次口供，這才逃過了種種的虐待。但此後他就拒絕再有所供述了。納粹們所要的是一種足以構成那批由斐爾桑站克案開釋出來的人們底罪狀的資料，有些挺進隊員在夜裏到我兒子的監房裏來說：「現在你要被槍決了。但我們要取得一件你恐懼死亡的紀念品，當槍聲響時，我們將把你的樣子攝下來。」他們用手鎗遮住他的太陽穴，攝影的閃光點着，攝影機的鏡頭響了一下，但沒有槍聲。那些納粹們就成天地用這樣的玩意來取樂。

## 四 訊問

史班道一般的空氣使我覺得很放心，以至敢於離家去渡一個假期。但漢斯的一封信却使我半途折返。信裏用密碼告訴我，說是S博士去職之後，繼任的是康拉提博士，後者是以嚴厲著名的。因之前途頗為可慮。我決定要是情況可能惡化時，我必須在那裏照料。

八月中旬，當我到史班道去探望我的兒子時，人們告訴我他即將被帶出去，不過我還是趕得及到督察的辦公室裏去會他一面。辦公室的門還關着，但我在外已經可以聽到我的兒子大聲說話的聲音：『那麼，你沒有把我的信轉陳給格殺打撲嗎？』接着是督察剛答的聲音，向漢斯申明他已經那樣做過了，說漢斯沒有理由可以感到不安。漢斯說：『有理由，現在把我帶走的，就是那個會威嚇着要糟塌我的人！』

我只能夠和漢斯談幾分鐘的話，我感覺到他的心臟劇烈地跳動着。他的手和冰一樣

冷。當我知道他將被訊問時，我說：「你必須把他們所要知道的全都告訴他們。新的政府已經建立起來了新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你即使不能同意，也應當表示服從。假如你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負責的是政府而不是你。」

他回答說：「問題不單關係破壞我職業上應守的祕密，他們要我去為一些根本不是實在的事情作證！」

「你沒有法子可以援助那個人的，」我說，「不管你說實話與否，他們想怎樣處置他便怎樣處置他。他們要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吧！」說完後我們就分手，我的兒子上了四車。

我趕快走到北處的電話站打電話給白倫伯格，但他不在城裏。他的侍從副官也跟他在一起。這方面是無可為力了。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都用特大號字標題：「漢斯李登的供狀：以職業的從犯」下面則是同樣的記載，說是漢斯李登已經供稱他明知那樞在斐爾桑斯克暗殺案中槍殺了一個德國隊員的人為有罪，而替替他辯護等等。

我看了非常滿意，因為，我想，現在事情總算解決了。但在第二天，我們接到漢斯一封非常可怕的信，從這封信裏，我們知道他已決心自殺。另一方面，他又以不能再從我這裏獲得消息而大為困惑，也許他以為我停止次晤面以後便也被捕了。瑪哥脫立刻到史班道去，假如可能時，去見他一面，並請他安靜。我們希望他可以見到他，因為她和那督察很談得來。

但當她到了集中營時，剛好看見救傷車把我的兒子載到摩亞比脫的犯人病院去。她被引到督察的房間內，在那裏，由於官員們底緊張的情形，以及他們在電話上的談論，她得出了如下的事實：

漢斯被訊問回來之後，神情非常沮喪。他立刻對格殺打撲作了一個報告，說他是被迫作供的，他的供詞與事實完全不符，他現在加以否認。他生怕這樣否認之後所將召致的後果，因之想到自殺。他既然被關在隔離着的房子裏，所以能夠不被注意地作必要的準備。

第二天，人們發覺他沒有了血色和沒有了知覺，開初以為他是死的了，但一個醫生却把他救活過來。他服了我們從牛油裏偷帶進去的毒劑，當毒性開始發作時，他用剃刀

片把他腕上的脈管割破了四處。他之所以沒有流血至死，是因為脈管收縮和血液凝結的關係。

漢斯寫過一封向我訣別的信，格殺打撲一定把它沒收了，我沒有見到。他還寫了一封信給督察，對他所引起的麻煩表示歉意。督察本來預備在兩天之內開始他的假期，漢斯生怕他的自殺會搞亂了督察的計劃，他本來可以展緩自殺的日子，但因為必須立即表示對供狀底否認，沒法延緩。他又告訴督察說他的毒藥是在被捕的時候便帶在身上的，沒有給搜查出來。他之所以這樣說，是怕這事會被累到那些官員。但事實上他已經波累到他們了。上頭命令他們每晚上都為漢斯上鎖鑰，他們因為不願意使漢斯受罪，並沒有照辦。

我立即打電話給摩亞比脫病院，院長史勒格說我可以去探望我的兒子，但必須有格殺打撲的許可證。我一分錢也不就攔。

祕密警察局似乎已經知道我們要來，他們把我和瑪哥騰帶到刑事法官瑪羅維斯基那裏去。瑪羅維斯基就是主持訊問漢斯的，他說：「當然，你立刻就可以去會見他，為節

省時間，我用我的車子送你去。」我想，他之所以這樣慷慨，固不是因為良心有愧，也不是出之於人道主義的動機，而是希望在路上可以詳細地對我閒話。

他開始問我那些毒藥是不是我拿給我的兒子底。有人竟能夠設想到一個母親可能拿毒藥給她的兒子，這使我非常詫異。

接着他又問我：「你想你兒子底試行自殺，是因為報上的記載對他的名譽有關嗎？」

「在這一點上，」我說，「是完全没有問題的。我相信我的兒子和我一樣的想法，就是說，只有他自己才能毀壞他的名譽。」

「這倒使我放心了，」瑪羅維斯基說，「我真正因為讓報紙發表了那些消息而自感不安。」

接着他又說下去：「很久以來我和你的兒子中間就存在着惡感了，在許多問題上面，我們都針鋒相對。但這樣下去不會有結果的，這並不能使我轉變態度……現在，關於那個案子你知道些什麼呢？」

「我全無所知。」我回答。

「但你一定是有所知的，」他說，「你告訴過嗎？」無論如何，你是沒有法子可以援助那個人的！」假如你全無所知，你就不會說那樣的話。」

「不，」我堅持着，「我全無所知。我認爲你之所以要訊問我的兒子，是因為他不願意告訴你某些你所想知道的事。我說「那個人，」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全沒想到有問題的是一個女人。而，假如我由這個訊問立刻聯想到斐爾桑聶克案，這也是自然之至，因為最近在外間引起許多反感的正是這個案。」

「不過，你的兒子一定把他的祕密告訴過你的，他自然會把斐爾桑聶克案審訊的經過告訴你。」當我說不時，他又喊着說：「我不相信你們不會談起這種事！」

我告訴他我和我的兒子是分開在兩個地方住着的，我的兒子在柏林，我則在珂尼希堡。而且，我的兒子因爲政治上的意見，和他的父親感情並不好，因之我只有到柏林來的時候才碰見我的兒子。」

那麼，你們在柏林不會談論到那個案子嗎？」

「從不，」我說，「第一，我討厭政治；第二，我看到了政治怎樣毒化了我們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從納粹得勢了以後。我們見面的時間並不長，我們甯可談論那些更爲愉快的事物。」

到了病院的時候，院長史勒格對我說：「請不要吃驚，你的兒子底樣子是很可怕的。」

「你能夠救回他的生命嗎？」我問他。

他鄭重地說：「你可以放心我會盡力來救活他的，爲了法庭，因爲法庭還得從他獲得佐證。」

「要是這樣的話，」我說，「那我寧可我的兒子就此死掉。」

「當我們從他獲得了佐證之後，」史勒格說，「他對他自己可以高興怎樣便怎樣，我們對他再沒有什麼興趣了。」

我的兒子像一具死屍。他還不大省人事，開初時連我和瑪哥脫都不認得。當他漸漸恢复了知覺之後，瑪羅維斯基和他的助手便挨近床邊來對我的兒子說：「你覺得有力氣



可以回答幾個問題嗎？」

漢斯掙扎說：「我可以試一試看。」我本來想抗議，但又想到在我的跟前被訊問，還在漢斯也許好過一點。而且我也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爲什麼要自殺呢？」瑪羅維斯基問。

「因爲我所供的證據都是假的，我必須加以否認。但我又知道我受不起這種否認所將引起的後果。我寫信告訴格羅打撲就是這樣說的。」

瑪羅維斯基顯然有些恐懼的樣子，他問：「你在信裏提起過我的名字嗎？」

「提起過。」漢斯說。

瑪羅維斯基憤怒起來了，他喊着：「但你要應過我的，你答應過我不把我們私自晤談的情形告訴人。」

「我只提及那些你叫秘書記下來的事。」

男看護看見漢斯又快昏過去了，便宣佈問話必須終止。瑪羅維斯基在離開房間的時候說：「幾天之內，我還有話要問。」漢斯沈迷地說：「不，請在這裏問吧！」

後來有一次我到病院去探望備時，我問他那句「請在這裏開吧」底意義，他說：「這裏是病院，假如他們在訊問時施刑，我可以叫喊，看護就會跑出來，讓訊問停止，但在格殺打撲那裏我却得全由他們處置。」另一次，他又說：「假如他們把我毆辱了，倒也沒有什麼；但我實在再受不了那些處刑。」至於格殺打撲在訊問他時嚴厲虐待他，他却不肯說出。

離開了病院，我直闖到格殺打撲那裏，新的檢察官康拉提博士接見了我。他個子很高，照納粹的標準來說，樣子很不錯，眼睛嚴峻而冷酷，在發怒時簡直變成青色，顯然的，他想恐嚇我，當我站在他桌前時，他對我直視着。但我也直視着他，表示我並不是這種小技倆所能夠嚇退的。當時的情形很滑稽，因為我們誰都不肯把眼光收縮回來。

後來，他終於說話了：「你有什麼事？」

我告訴他我對於整個事件都得抗議。他却宣稱他對於我所說的一點兒也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那是不可能的，」我說，「你這樣地位的人，會不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你一定

看過我的兒子寫給秘密警察局的信。」

「沒有，」康拉提說，「我沒有讀過。」

「一封這樣重要的信你會沒有看見，那是不可能的。」

「噢，」他說，「你必須想到我有多少事要辦。我就還沒有理到你的兒子底事情。」

「我想不到人們會不先把這種重要的事情告訴你。」康拉提當然是熟知案情的，要不然他就不會延見我。他不過願意先看我怎麼說吧了。

「那麼，」他說，「告訴我你所談着的是些什麼事情吧。」

我只好把情形簡單地告訴他。「首先，」我說，「我抗議由瑪羅維斯基主持訊問，因為他對我兒子的惡感很深，這是他親自告訴過我的。我的兒子前此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指訴這位法官訊問的方法不正當。顯然的，這個人在政變以前已經那樣凶橫，現在自然更會把我的兒子來洩忿了。」

「這不是你所能夠抗議的事，」康拉提說。

「但當一個人相信審問他的法官是不公正的時候，他可以拒絕受審。」

「對平常的推事，可以，但你却不能反對一位刑事裁判官。」

「其次。」我說，「我絕對地抗議這一類的訊問。」

康拉提只是微笑而已，他沒想到這種可笑的抗議有答復的價值。「你的兒子，」他說，「還將這樣地被訊問下去，直到他吐出實情為止。」

「可是你現在已經知道實情了，」我說。

「不，」他說，「我相信他的供詞是真的，而後來的否認則是假的。」

「你怎麼敢這樣說，」我囁了起來，「假如我的鬼子的供狀是實，他為什麼又必須加以否認以至於試行自殺呢？」

康拉提仍然堅持着說他相信供詞是真的，於是我再對他說，我的兒子是篤信上帝的，帶着一個謊話離世，這在他是不可能的，相信上帝的人是不肯這樣做的。

「你好像是在說我不相信上帝，」康拉提說，「但我却是相信的。」

這樣，我只好說：「那麼，我對你的行為委實驚異。我只能對你說——我希望和你

面對面粘在「最後審判」之前，那時我們的地位將會和此刻的相反——假如上帝存在的話。」

「我一點兒也不相信你的兒子底自殺是真的，他不過假裝着吧了。」康拉提又說。  
 「笑話，」我說，「你以為這樣的事情是可以假裝的嗎？當他們發現他時都以為他是死了的。」

「假如真的死了他也無所謂，只要能夠引起我們底麻煩，他就一死也所不惜。我見過他，在斐爾桑站克案開庭時我見過他的。」說時，他眼裏閃着憤怒的青光。

我繼續指責訊問時所用的方法，後來他終於說：「你所有的這些假定都是無稽的，在我一方面，我主張你自己去看這些訊問底進行，明天訊問時你可以到場去看。」

第二天上午，當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去看瑪羅維斯基時，他說他絕沒有讓我觀審的意思，還有，他必須多搜集些證件，目前還不開審。

我又去找康拉提。我知道，在我面前的訊問，不過將是一場話劇而已，隨後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訊問底。但我想我必須到場才能夠知道一些內幕的情形。康拉提說他不

能夠遠遠地觀察我觀看。他答應我的以瑪羅維斯基底同意爲條件。

我請文德讓我和我的兒子會面，我相信他不會在我的兒子生死一髮之際，禁阻我去  
請他。

「可以。」他說，「我並不是一個怪物。你今天就可以去看他。但我必須警告你，根據這裏的規則，你必須在三個月後才能再見他一次。」

「但下個禮拜的今天，我還必須再看他一次。」

「這是不可能的。」

「難道你忍心在我的生日這一天，禁止我去看我的兒子嗎？」

他懷疑地看着我。

「你以爲我在扯謊，我說，『好心，當我來請求許可證時，我會把我出生證帶來了。』」

「好的，在這個星期內你可以再見他一次，但這祇定地是最後一次。」

一星 後，當我再來時，我默然將出生證拿給他。『這倒並不是必須的。』他說，有些不好意思。過了一會，他又說：『關於你的兒子，我們都覺得非常麻煩。天曉得，他目前所處的地位是很可憐的；他實在無須乎再使他自己更吃些苦了。』

『他現在做了些什麼？』我說。

『他繼續扯謊，無論什麼時候都在說謊。我們就快忍不下去了！』

『你仍然以為他前此的供詞是真的，你仍然在欺騙你自己。我的兒子現在所說的話才是真的！』

『你知道的，』康拉提說，『你的兒子固執她在扯謊。我們已經有了證據了。』

『證據有時是靠不住的，』我說。『兩個月前，我從報上讀到這樣的消息，說是那個在斐爾森語克事件中被殺了挺進隊員史華茲的兒子已經被發現了。他已在集中營裏供招懺悔了。但他的名字和你們目前另行發現的人底名字却不一樣。你們當時假如不認為那證據可靠，就不會在所有的報紙上發表那些消息。』

『你是一個普通女人，對這種事不能夠下判斷的，』康拉提說，『我們所想知道的

這只是事實，迫他供出虛偽的話，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表示懷疑我猜想是這樣。你們認爲一個叫亞密爾脫的是案中的兇手，但你們又不能夠使他自招。對一個沒有認罪的人加以判決，這到底是否不過去的，所以你們想使我的兒子承認亞密爾脫會同他招認自己是殺死了史華茲底兇手，這樣你們就可以判定亞密爾脫的罪了。這怎麼裏，吾等的人民，到了貴門，並非不想將此道弄明。吾等無與謀立限線去查

「我們要知道事實的真相，由一處拉提用帶着惡毒的語調說：『我們將繼續審問你的兒子，直到他吐出事實為止。』中實圖爾哥特德德德人。」

「我悲哀的願以聽我把我們談話的內容告訴我的兒子嗎？」我說：「也許我可以得出事情時的究竟，而對此門容長，此道即此道。我亦，貴門西更將繼續審問長非常可憐的，此道。這道由康提德德重地說：『可以，可以，你這樣做吧。』」

「我告訴那男，這道說我帶了結提提博士，這道說給我的兒子，這樣我便能纏和我的兒子暢談。我下了自找怨切地，我的兒子，那些人，我聽他說話，什麼他就說什麼，因為無論他怎樣做都難，亞密爾脫的，對面，他目前這種態度所引起的後果他是知道的。他們一定會繼



硬磨待他，直到他們捺得了度變態東西為止。

但漢斯不同意：「我所說的是事實。我的主顧從不會對我說他槍殺了史華茲。我相信他沒有槍殺他。說些違背事實的話是沒有用的。你已經見過當我第一次因毒刑而作出虛假的供詞時結果是怎樣了。這不會再來第二次的。假如我一次說了謊話，以後便會自相矛盾，而使他們容易地證明我說謊話。還有，他們所要我說的話是非常可怕的。你認得沙克律師嗎？」

「就是那個在國會大火案中為圖爾格勒辯護的人麼？」

「是的，你只須去找他，問他知道些關於我的什麼。在那事件裏我也給牽連着。」談到這裏，看守的人打斷了我們，說我們不該談那些事情。我答應漢斯立刻就去看法克。

我打電話給康拉提，問他要不要我去告訴他我的兒子說了些什麼，他第一次地對我表示歡迎，要我立刻就去，顯然的，他希望我勸服了漢斯重新作供。但當我把我的兒子底話一字不漏告訴他時，他非常生氣，對我嚷着說：

「你怎麼敢勸你的兒子扯謊！假如你告訴他說是我派了你去勸他說謊時，那麼，你想你把我放在一個什麼地位？」

「但你怎麼能夠責問我呢？」我說，「事實上這就是你所要我幹的。」

「不，」他說，「我所要的是事實，沒有別的。我非常奇怪你爲什麼這樣做。從今以後，我不能再讓你去探望你的兒子了。」

「我承認我做錯，」我說，「不過，當我和我的兒子談話時，我總看見你那句燃燒着的話「我們就快忍不下去了！」我想像得出在格殺打撲方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繼續責罵我。我告訴他，要我的兒子扯謊的顯然是我自己，而爲使這一點更加明白起見，我必須再見我的兒子一次，向他解釋。康拉提不答應，只是吸他的烟。

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兒子，向他說明我已體會到教他說謊之錯誤，請他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以後有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接到他的消息，雖則他在病院的期間內，本來我們每星期都可以通訊一次。我向康拉提訴說我長久沒有接到我的兒子底信時，這才發現我們來往的信件都得經由康拉提自己檢查。在同時期內，我的兒子也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去拜訪了沙克博士，告訴他我兒子的話。他說那裏面一定有什麼誤會。因為他逼著我，把我國會大火案卷宗，都沒有提起過我的兒子底名字。我問他要是我的兒子被指控時他肯不肯爲我的兒子辯護。『當然可以。』他說。『但你的兒子必須能夠自己證明他是沒有罪的。』沙克博士是一個和善的人物。

當漢斯給送到病院去時，他的書籍都被沒收了，繳給秘密警察局。有一次，我去探訪時，發現我們來往信件都不會銷燬，這使我非常擔心，因為這些信裏隱藏着各種各樣的消息。舉例說，那些毒藥是怎樣得來的——又是用極易理解的暗號寫成的。而且，往後我們不能再用那種密碼了。我們必須編一種新的密碼給漢斯，否則在嚴密的檢查之下，我們所有重要的消息都將無從傳達了。

新的密碼必須比較艱深，但又得顧及獄中的情況，因為犯人是沒有很多的空閒來寫或讀信的，而且，在監視之下，他又不能應用圖表之類。因之，我們決定了在原則上仍沿用前此那種密碼的方法，就是說，每一句的第四個字底第一個字母可以組成所要傳遞

的消息，但又另外用 DENKMALFIGUR 這個字以爲變化的關鍵。用法是這樣，每個有用的字母都必須依照 DENKMALFIGUR 這一個字排列的次序，譯成下一個字母，D 譯成 E，E 譯成 N，N 譯成 K，這樣類推到 R，（R 則譯成 D）。在這個字裏所沒有的字母則不必譯。這樣譯成了之後，再把每個字母在造句的時候用爲每一句話的第四個字底第一個字母。

我們把這種密碼的用法寫在一張薄紙上，預備我去探望漢斯的時候遞給他。這種困難而危險的任務使我非常激動不安。在火車上我覺得有人在暗中監視我。當我下車時，一個在車上十分注意我的女人也下了車，在獄房裏消失了去。

我在大門外差不多等了一個鐘頭才被引進去見漢斯。我自己打算：要是有什麼人看見了我這條子給漢斯，這結果一定對他很糟糕，而我以後也永不能再來探望他了。即使他能夠安全地接到我的條子，也還必須加以研究，和他同房的那個犯人又不見得可靠，說不定會被人發覺。

我站在那裏愈想心裏愈慌，愈覺得遞條子給他這事不合理。事實上，這時單只身上

帶着那張密碼這件事就使我惶急無措了。我又沒有勇氣拿出來撕爛了而把碎片拋開，終於把它放進口裏，愁着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咽得下去。

後來，紙片終於讓我吞到肚子裏去了。但現在我將怎麼辦呢？漢斯必須有密碼，我必須把密碼給他之後才敢回家去；海恩茲和瑪哥脫兩個費了很多的工夫才想出來的。我覺得要我安靜地把這個密碼的用法解釋出來已經不易，怎樣能夠用隱語來說明它呢？

但『必需』是『發明』的母親，『必需』激發了心靈。漢斯睡在床上，仍然很疲乏，我彎下身來吻他的時候，在他的耳旁中輕輕地說：「D||E, E|N, N||K。」他詫異地望着我，莫明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繼續下去。我坐在他的床邊，撫摩着他的手。

看守人並不反對我這樣做。每回我來時，總是把我的雙手張開讓他看，表示裏面並沒有隱藏什麼。這回我甚至故意把我的手袋放在我不能隨手拿到的地方。我第一次來時，看守人曾預先警告我：『不要遞任何東西給你的兒子，假如你那樣做時，我將不得不報告上去，而你以後就不能再來探監他了。』

我開始說：「有一件怪事我今天必須告訴你。我們的朋友庫德正在寫一本書叫『DENKMAISFIGUR』。(註)

「什麼？」漢斯說，「難道他瘋了嗎？」

「我也這樣問他，」我說，「我告訴他，像 DENKMAISFIGUR 這樣一個題目是不值得寫的，但他認為 DENKMAISFIGUR 這個題目是完全歷史的，客觀的，而且這件工作和他的專門學識完全適合。」

每次提到 DENKMAISFIGUR 這個字時，我便用手指在他手上按了一下。當我第二次按時，漢斯已經領會到有重要的東西要傳達給他了。從他那緊張的表情看來，我知道他的腦筋在竭力思索。

我繼續說下去：「庫德說，他這本 DENKMAISFIGUR 裏面將專門探討哥狄的問題。事實上每第四個字都是哥狄的。」說到「第四個字」這句話時，我又按一下他的手。漢斯顯然在極力探索，但一點也領會不到我的意思，只好繼續着話柄談下去：「是的，我可以想像得出他會寫些關於朋伯格和馬德堡底騎士紀念碑。」

『對了。』我說，『他在這個時期發見了『四』個最完美的騎士紀念碑，他答應給你那『四』張照片，他以為你比我更能夠了解他這種工作。』

正在這個時候，看守人被喚到門邊去，但沒有離開房間。我趕快用細微到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說：『D||E, E||N, N||K, K||M, M||A。』這樣說時，他容易看出我的嘴唇底動作。這時，看守人已經回到我們身邊，而漢斯的表情則鬆弛下去了。他笑了出來說：『請多多拜候庫德，告訴他我瞭解他的意思，並且十分希望再聽到他的消息。』

漢斯的下一封信就是用這種密碼寫的。

註：德文，養爲紀念象

## 五 呼籲無門

漢斯的體力並沒有恢復，流血過多使他疲弱不堪，毒劑傷害了他的肚腹，不斷的訊問又使他非常煩惱。東西一咽了下去便又吐出來。

這倒也好，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健康稍為恢復之後，就得離開病院，重回集中營，也許得再遭虐待。我們用密碼告訴他少吃些東西，因為他底衰弱是他底保障。他回信說他沒法絕食，他吃多少和吐出來多少都給嚴格地紀錄下來。

我會見下史勒洛，請求他注意我兒子的腦神經，不斷的訊問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史勒洛說他沒有辦法。漢斯是非常執拗的，假如漢斯有一天發瘋了他也不以為異。但我的兒子並不是一個傻瓜，應該知道怎樣來解救他自己的。不過，他終於答應我在我的兒子底健康狀態還沒有進步以前，他不讓他出病院。



在史勒格方面固然無可爲力。我便設法找其他的腦病醫生，希望獲得一張我兒子的底病狀證明書。這些醫生必須是著名的，或則是腦病專家的囑醫。

我去找蓬合麥醫生，他告訴我只有當局要求這樣的證明書時他才可以發給。但他介紹我去見史篤謨醫生，一個有某種關係可以利用的人物。

史篤謨醫生對我非常好，但他不相信我所說的事情。他說據他所知，那些官員要是有點兇暴虐的行爲，不被開除就得受重罰。所以，假如前此真有點亂子的話，那種事情是不會再碰到第二次的。

「那麼，我兒子那種情形是怎麼來的呢？」我問。

「我想他也許是想了一種監獄精神病。」

監獄精神病，這正是我所要他說的。

「當然，你比我更知道這些。但那一定是一種非常厲害的監獄精神病，我相信假如你檢驗過他時，你會主張把他送入精神病院的。因爲，要是我的兒子所犯的是精神病時，這種精神病一定已到了瘋狂的程度。因爲他有着一隻瞎了的眼，一隻壞了的耳朵，

一條拆了肉體，一塊拆了的下體骨和一條神經，這總不是由於虐待，而只是由於  
「屬神經病！」

「不，這些病狀是不能由於神經病的。」

「但這些病狀是現存的，有的是我親眼所見，有的是負責的醫生所證實。假如既不是由於虐待，又不是由於神經有病，那這些病狀是怎麼來的呢？」

當然，史篤讓不能解釋。他叫我去投訴格殺打撲，格殺打撲將我非常客氣，他們會打一個電話給病院，一切就可以如意了。

「你這蠢才！」我禁不住自己，讓這句話衝口而出，並且說得清晰而響亮。但幸而他正在稱讚格殺打撲，稱讚得非常有力，沒有注意到這句話。

這樣，我只好把設法使漢斯被送入精神病院底念頭打消了。

由於白倫伯格的介紹，我會見了司法部部長葛德納。一位秘書告訴我，部長是在兩個重要的會議中間撥冗來見我的，時間很短，我得扼要陳述，並準備好了一個誓面節略，裏面包括那些酷刑迫供的事實，請求禁止這一類的訊問，請求由我的兒子自擇律師辯護等

等。我這樣做了。葛德納顯然為我那簡單明確的陳述所動。當我說完時，他要求我把剛才所說的作成一個書面報告，我立刻便把預備好的拿了出來遞給他，使他頗為驚異。他問我一個問題：「你要求見我，真正原因在那裏？弗蘭克和弗萊塞勒不就具有足夠的權力可以處理你的事嗎？」

「我有三個理由，」我說，「第一，我不容易見到弗蘭克先生和弗萊塞勒先生，因為我只和一些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來往，不和和國賊黨人周旋。第二，我對你比對那兩位先生更有信心，第三，我認為司法部長必須知道一下子在第三帝國中法律是怎樣地被施行着的。這到底是司法部長的責任。」

他沉靜地看着我，不是生氣，也不是駭異。我聽得你所說的原因，我將把你的請求轉達給當局。

一個星期後，我因為沒有得到回音，便打電話給葛德納的秘書。他說他已把我的請求遞向葛德納的候一道發出去。他答應向他的上司提醒這件事。後來他又這樣的答應了兩次。接着他說他們不能再有所為力了，並他們權力內所可做的事情他們已經做了。

後來我從葛納德的朋友那裏聽說葛納德對我兒子的案情非常注意，但却無從爲力。

在司法部和陸軍部裏，肅穆的空氣籠罩着一切，從守門者到部長，每個人都是彬彬有禮；但在格殺打撲那裏却只有喧震與咒罵。

有一次，我碰到一個來請求會面而被拒絕了的女人，她一邊走一邊痛哭着，然後面還跟着一陣咒罵。有一個挺進隊員問那個罵她的人是什麼一回事，後者回答說：「這屬屍不肯開口說希特勒萬歲，所以我把她趕跑，她不久就會學得乖一點的。」

我自己也不願意喊「希特勒萬歲」，直到現在爲止，我總是默然舉手完畢。但從此以後，當我去訪問格殺打撲一類的機關時，總是勉強喊一聲的。不過，不管我想怎樣喊得鎮定些，自然些，我發出來的聲音總像戰場上底喊殺一樣；時常把對方嚇了一跳。

格殺打撲裏面的人物並不一定對我咆哮，但總是不很和善。我時常得等候了大半個鐘頭之後，他們才肯傳見。有一次，當康拉提約我來見時，我要求他給我以書面的證據。他覺得很詫異，說這並不是必要的。我告訴他那呈必要的，每次我來時都得和那些人糾纏了好些時候，他們要看書面的約會證件。那些人是非常討厭的，他們好像把我

看成一個麻煩的叫化子；但我却是一個爲固有的權利而鬥爭着底人，他們必須把我當成人來看待。後來他說：『我會命令他們的，以後你不會再受麻煩了。』

在柏林，我會去找一些我的丈夫底朋友，他們都對我竭誠幫助。每次都抽出時間來見我，告訴我什麼人可以爲力，什麼事應該避免。他們檢視我所寫的各种文件是不是公式而不會得罪人。

這些朋友中的一個有一天對我說：『我真不知道爲什麼我得這樣細心囑咐你，每次你和他們晤談時，你所做的事總是和我們贊成你做的恰好相反，而後來我又覺得還是你所做對。正如夢行人正確地行走着一樣。』不管我怎樣能夠像夢行人一樣的行得正確，我有事時總得和他們商量了才放心。

由於魯德納的介紹，我得有機會去會見弗萊塞勒。在一切高級官員中，對我最無禮的就是他。當我爲我的兒子申訴了一番之後，他說：『當然，所有這些都是絕對不確的。你怎麼能夠說你的兒子是純爲道義而替人辯護呢？我有證件在這裏。』（一位官員肅立在一旁，展開文卷給他看。）在斐爾桑最克案中，你的兒子軍銜獲得希爾非那裏證

得——我承認了他所說的數目，但那是非常小數的。

『這正證實了我的話，』我說，『那個數目簡直微細得可笑。他當時日夜爲這個案工作，以至於別的案件都不能受理。』

弗萊塞勒又把那個數目說了一遍，用拳打在那些文件上說：『就在這裏，所以你不能說你的兒子是盡義務的。』

我說：『我告訴你，我的兒子在這個案子裏是賠錢的。你自己也當過律師，你知道辦事處的費用是多麼大的。我的兒子被捕以後，我還得去爲他償付數目很大的房租。他書記告訴我，當這個案子在進行時，我的兒子不能夠接受其他的委託，還得另請一位助手來應付那些已經接受了案子，他付給這位助手底薪水已經超過了他在斐爾桑昂克案中底進款。他用光了他微小的積蓄，向人舉債，以至於差不多把生命都犧牲了。你能說他不是純爲道義而替人辯護嗎？』

在我的眼光看來，『弗萊塞勒嚴厲地說，』他是一個全無良心的人，爲了這樣的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不肯爲他出動一個指頭的。』

「那麼，我說。」在這裏我得不到什麼，我很抱歉我來找過你，再會。」  
事實上，弗萊塞勒却曾為我的兒子向希特勒說項。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說：「誰也幫不了李登的忙底，希特勒一聽見他的名字臉孔就發青。」

我又想求助於皇太子，打電話到博茲丹去請求會面。他臥病在床，不能親自接待我，但我可以見他的副官。

這位副官非常和藹，他告訴我全盤的事情講給他聽，因為無論皇太子將怎麼做都得經過他的手裏。但他不能答應我一定會有什麼效果。皇太子在目前是一點權力也沒有的。

我問他知不知道人民的情緒。當皇太子在新聞片上出現時，他所要講的場采比第三帝國元首還要多？他說他們並非不知道這種情形。

「那麼，希特勒也一定知道的。」我說：「你想想一個為國人這樣愛戴的人物，不能對希特勒有點兒影響嗎？」

「皇太子陛下，必須十分小心。」副官講。

「你不是曾說過皇太子陛下怕干涉到我兒子底事情嗎？我就想不出一個霍亨索倫會懂得什麼是怕。」

「當然不是怕，你說得對，他會試着來幫助你兒子底，但我想不到他能夠成功。」  
我有了一個確定的印象：皇太子是無能為力的。

不久以後，我聽見一位東普魯士的貴族談起：皇太子據說曾爲了我的兒子去見過希特勒，希特勒對他嘆着說：「誰敢來干涉李臺的事，誰就會被送入集中營，就是和你一樣！」

有人告訴我，希特勒對一個名叫福特萬格勒的很看得起，他們中間的友誼很不錯。這位福特萬格勒雖然也是一個納粹黨徒，却很喜欢幫忙別人。我寫了一封急信給他，請求他讓我會見幾分鐘，他非常忙，叫我到歌劇院去見他，我將在他的房間內等着。一直到他所指揮的演奏暫停時才有機會。



當我把一切告訴了他之後，他奮興地踱來踱去，憤怒地說：『人道何在？』接着他帶着詫異的神氣問我：爲什麼許多人都不去找而偏來找他。我告訴他我聽說他和希特勒的交誼很厚，聽說他爲人很仁慈，並且說：『當然，我來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求助，這是很冒昧的，我替我自己的行動這樣解釋，我相信一個這樣偉大的藝術家一定同時是一個偉大的人。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在特殊的情況之下，請求他採取非常的步驟。』顯然，他並非不喜歡我這種說法，他點點頭：『是的，我可以，我可以。不錯，我喜歡援助別人，但我所幫助的人都是和我同種職業的，比方說，我幫助一個音樂家使他不失業。至於政治上的事情呢？人們會對我說：『管你自己的事情吧，政治你是完全不懂的，不要攪在裏面！』』

『你以爲把一個人從酷刑中拯救出來是一件政治的事情嗎？我以爲這是一件純粹關於人道的事情。人們既然尊重你是一個藝術家，自然得讓你表示維護人道。』

『是的，』福特萬格勒沉思地說，也許我可以做到。對了：我去試試看，我答應你去試試看。首先我將和希特勒副官布留克納談談。我隨時可以見到他。

誠特、謝裕勸的說辭打過了幾次電話給我，勸我不要着急，事情並沒有進行得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快。後來的電話則告訴我事情的困難出乎他的想像以外；實在很難有所爲力。

人們儘管熱心幫忙我，但結果總是失敗。

## 六 伯蘭登堡

我和瑪哥脫第一次到病院去探望之後，康拉提便不准瑪哥脫再去。可是，在第二次我去探望時，她又偷偷跟着進去了。她請我裝得衰弱不堪的樣子，於是守門人便讓她扶着我去到監房的門口。監房的看守者又毫不遲疑的讓她進去。但康拉提終於知道了這件事，第二次我看見他時，他通知我要是瑪哥脫再不經准許而擅自跟着去時，他將不再讓我

我去探望。

我把這些告訴了瑪哥脫，她說：『這樣時，我將和漢斯結婚，他們不能阻止他的妻去看他的。』她的丈夫也表示同意，說：『只要能夠幫漢斯的忙，什麼都可以。』

同時瑪哥脫又發現人們可以直接向亞比脫病院請求許可證，而那裏負責發給許可證的人又不嚴格，所以瑪哥脫按照手續發得了一張。

因當他在第二天到那裏去時，那位官員說他只好取銷了她的許可證，因為漢斯就快離開那病院。她焦急地問傷者知道漢斯將被送往哥倫比亞監獄的事實上，她總隨時都會來把他提去的。

瑪哥脫惶急地跑來找我，並借來了一輛汽車。我們知道必須趕快設法。史勒格已經違背他的諾言，他讓漢斯被提出病院，雖則漢斯還是十分衰弱，並且每食必吐。

首先，他打電話給格殺打撲，無論康拉提或狄爾斯都找不着。白倫伯格則正在參加一個會議，他的副官告訴我，在警備鐘頭內他插不得身，而蓋他也並不能幫助我，因為報紙上早就發表過這樣的命令，所有的官員，假期是和他的職權範圍內決都不准過問被拘捕者底事情。

「我怎麼辦呢？」

「直接請求戈林的副官吧，戈林是有權過問這事的。」

我生怕戈林的副官不肯不經過介紹而接見我，但白倫伯條的副官說他可以介紹。

當我把我的來意告訴了戈林年輕的副官，請他轉達漢斯從哥倫比亞監獄救出來時，他

反轉來問我：「夫人，你真的相信總理肯援救你的兒子嗎？」

我用拳頭拍案大聲對他說：「無論如何，我相信一件事。那裏先生時常修書德國的榮譽。假如戈林先生也關心到德國的榮譽時，他就必須使這一類的事情不再發生。像這類不斷發生的事情，特別是我的兒子底事情，足夠使一條狗都不願意嗜德國人的骨頭底。這就是我們德國的榮譽！」

他氣得臉孔發青，直跳了起來，這回，我想，我將被捕了。但出我意料之外，他叫着說：「你對的！」便走了出去。一會兒又回來，說：「我剛才打過電話給狄爾斯博士，他答應我立刻把你的兒子從哥倫比亞監獄送到史班道去。」狄爾斯是格殺打撲的首腦之一。一點鐘以後——因為我估計那段路程需要一點鐘——我打電話到史班道去問我的兒子是不是已經在那裏，他們回話說不在，並且說受保護式底羈押底犯人已不再送往史班道了。

我又打電話給家裏，告訴他們我為什麼在外面耽了這麼久，簡括說是那裏發到一封漢斯寄來的快信，裏面說他將被提到別的地方去，但不知道是那裏，要我一定設法來

止這回事。這封信寫得，使我覺得痛癢難耐，至少過得一個良善的人。

我立即打電話給摩亞比脫醫院，一個支吾錯亂的聲音告訴我，不能從電話裏傳遞消息給我。我們便驅車到了摩亞比脫，設法和那些比較可敬的官員談話，據說他們起先接到命令要把李登移到哥倫比亞監獄去。但到最後一分鐘，命令給取銷了——無疑的。這是我

我和戈林的副官晤面底結果——他們正在等候新的命令。有一位官員答應代我遞一張條子給漢斯，在那裏面，我告訴漢斯我曾整天爲他奔走，並且希望我底奔走已證明成功。

第二天早上，瑪哥脫又到摩亞比脫去，那位官員秘密地告訴她，說是漢斯已經給移往伯蘭登堡。我又打電話給康拉提，他說他全不知道。我說這真是一樁可恥的事情，當一個人還病得那麼利害的時候便把他送回集中營裏去。他答應我，漢斯要不是被送往一家醫院，便是被送往集中營裏的病房。

「我知道我那兒子已經不再在病院裏了，」我說，「我相信你們已經把他送到伯蘭登堡，而伯蘭登堡這個集中營的聲名是特別壞的。」

他急迫地想知道我怎樣打聽出來了漢斯已經被送往伯蘭登堡。

我說我不過是價廉物美吧了。無論如何，我知道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他不肯再說什麼，只答應我的兒子到達了目的地時，他會把他的住址告訴我。

幾天以後，我果然接到漢斯的信，他的新住址果然是伯蘭登堡。他又用密碼告訴我：「我在這裏每個鐘頭都被殘酷地虐待。」

我又打電話給康拉提，責罵他沒有履行把漢斯送入集中營病院底諾諾，並且拒絕發給我探望的許可證，只有在犯人到了集中營若干時候以後才准人去探望。

漢斯的下一封信要我給他送去一雙用扣子的鞋，因為裏面不准用有帶子的鞋或靴。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他們怕犯人們會用鞋帶自縊？

我到伯蘭登堡去，但不能和我的兒子會面，甚至要見一見那裏的營長都不能夠。我寫封信給營長，說我必須見他，請他約定時間。他回信說他非常忙，不能夠約定鐘點，他不願意約定時間而屆時又不能見我，使我不高興。

同時，我又接到漢斯一封債，說他不堪虐待，要再轉信給某人。這回他指定要氣

化銀錢並且要很多。他叫我們縫一套衣服給他，把毒劑藏在左邊口袋的裏。不幾時我們花了一個星期的工夫才獲得了那毒劑，但把它縫進去了之後，氫酸的氣息無論如何都消除不了。這被為檢核的檢查者都可以立刻發現出來，而發現出來之後，一切和漢斯的接觸便都隔絕了。所以，衣服縫好之後我們並不敢送進去。漢斯也知道這一點。因為營裏的情形又稍為改良了些，我們便把這事情暫擱起來。

「後來當他被移到列希登堡，待遇稍好的時候，我們又慶幸着沒有把毒劑送進去。漢斯的朋友們都相信他是被命定來擔當大事的，因為他每次想自殺都沒有成功。」

「這事我又艱難地獲得了。一次和康拉提會面的機會，我告訴他我確切地知道我的兒子是被虐待的。想了一會，雖然他聽着，他終於是一面飛跑去找編者，一面告訴他這事。」

「這事是你聽的兒子從信裏告訴你的嗎？」他問我。

「非他的信裏面沒有什麼，一點什麼都沒有。單這一點就證明了他在裏面的情形很壞。這事就完了。」

「但你既然這樣肯定地說『你一定會從什麼地方得到消息。』」



「不，」我說，「我沒有接到什麼確切的消息，但我是有透視力的。」  
他錯愕地看了我一下：「你相信透視這類的東西嗎？」他終於問我。

「我並不相信，」我說，「但我有的時候的確有這種第六覺。」我告訴他我從我的兒子底信上嗅到血腥味。

他沉思了一會，顯然的，他在想，或者我是一個無恥的扯謊者，或者我所說的也有一點理由。後來他說：

「可是，你不能教我去究問這些事。」

「我實在希望你對這事調查一下。」

「你的兒子，」康拉提說，「是黑衛隊之所深惡痛絕的，難怪他會受人糟踐。無論如何，我不能什麼事都親自過問。」

「當我的兒子在松甯堡被虐待時，以前的S博士也這樣說過，但他終於把我的兒子移開。」

康拉提露出了牙齒對我說：「我却不一樣做。」我知道他心裏正在想：對的，不過

他却爲此而去職。

「要是我站在你的地位的話，」我說，「即使我不能事事親臨，我也將恢復營裏的秩序。」

「噢，假如你穩穩的地位，你將怎麼做呢？」

「我將進行調查，」我說，「並把頭一個確曾虐待犯人的人槍斃。假如這還不能生效，我將槍斃十個，假如這仍然不能生效，」康拉提臉上浮現着輕蔑的微笑，這更把我激動了，我繼續說下去：「我將把五百個一齊絞死，掛在集中營的廊邊，讓他們在那裏腐爛發臭。你可相信這一定會生效了！」

他不安地摸着他的頸兒，就像他看見自己給吊在那裏一樣，接着又露出輕蔑的微笑。

第二天，我接到一封匿名信，用打字機寫的。裏面說：「親愛的李登夫人，你的兒子在伯蘭登堡集中營裏每日都受酷刑。我們知道你有許多有力的關係底，爲什麼不設法救助你的兒子呢？是不是因爲儒怯？或者全不知道呢？」

當時和現在，我都認爲這封信是朋友故意寫給我，而我有所藉口的，但我始終沒有發現寫者是誰。

我打電話給蘇拉提，知道他因公外出，我又把這封信寄給格殺拜漢的查爾斯爵士，請他立刻對伯爾登保底這種情況加以調查。

當天我又趕到伯爾登保去，要求會見中營的營長。我說營長不能夠定時見我，但他說我可以來瞧瞧看軍備備了只是笑。我說：「我着在這裏坐着等他，除非已經會見了營長我決不走。要是他今天不來，我將等候明天。」我直筆和備護過士和話爲止。」

「這封信會到個人手中，這封信是代表來見這個人的人去對談他，我必須會見營長本人。」我對蘇拉提說。結果她約我見面，營長對我說：「這封信是封匿名信的抄本，拿給蘇拉提，他對我說：『你真是絕對的無恥。你』」我直筆和備護過士和話爲止。這簡直是種種證據說我說的集中營裏還有這種醜聞。蘇拉提對我說：「我同意。」我說：「我也認爲這和你的名譽有關，不過我相信你必須感謝我對你

提這這件事，使你能夠進行調查，對這一類的事情加以防止。」

他嘆着說：「我做夢也不會去進行調查，這樣的事情橋本與淺澤幹的。」

「但這樣的事情是有的，」我說，「我已經聽說過在別國警察中有這樣的事例，殺掉嫌疑裏，他們公開地承認有這種事情，爲什麼在你的警察就不會發生呢？」

「別的管我不管，」他照舊咆哮着，「這是我的管。我決不進行調查。」

經過了一陣猶豫之後，他終於說：「在我一方面，我是歡迎你來看你的兒子底，這樣他自己可以告訴他沒有被虐待。」

「非常感謝，」我說，「但我必須請求你讓我單獨和他見面，在一個守衛之前儘永不會對我吐實的。」

「這又是你的杜撰，」他說，「你知道得非常清楚，一切的談話都必須在守衛之前進行。」

你也知道得同樣清楚，我的兒子不能夠在一個守衛之前自由說話，比方說，也許那個守衛就是虐待他的人。」

「好吧，」他說，「我可以親自去監視你們的談話。」

對於這，我不能再拒絕了。只好感謝地接受他的建議。

後來有一位被釋放出來的人告訴我：當時營長會先跑去看看李登，問他說：「李登，你將告訴你的母親你受虐待嗎？」李登說不。「你將告訴她說這裏對你的待遇很好嗎？」李登說是。「那麼，你可以見她。」

漢斯跟着營長進了來。他的樣子非常可怕，眼睛像被獵獲了的禽獸底一樣，頸子上有鮮紅的條紋，從圍巾裏露了出來。

「我非常焦急地想見你，」我說，「因為我接過一封匿名信，使我非常不安。」

「是的，我也聽說過這封信，」漢斯勉強鼓起笑容來說，「你怎麼能夠相信那些無稽之談呢？我在這裏很好。」

「我還是不放心，」我說，「我看你並不怎樣好。我很擔心你的健康。當你離開病院時，你本來就還病得厲害。驕縱的，康拉提博士並沒有履行他把你放在病房裏的諾

言。」

營長在這裏插進來說：「我們起初不曉得，讓你的兒子和其他的人一樣的去工作。但當我們發覺他並未痊癒的時候，就非常小心的照顧他。」他迴身對着我的兒子和亂地說：「不是這樣嗎？你現在很舒服了，是不是？」

「是的，我很舒適。」漢斯說。

「那麼，你的頸上爲什麼又佈滿了紅條紋呢？」我問他。

「我真笨，」漢斯說，「當我刮鬍子時，我，再割傷了我自己。」

「一個從這裏釋放出去的犯人告訴我，你在這裏的工作是覆臥在天井裏，用指甲挖出石地中間的泥土。」

漢斯急忙地嚷着說：「你怎麼能夠相信這種廢話呢！」

「那麼讓我看你的手罷。你的指甲爲什麼這樣意想不到的短呢？它們從來不是這樣的。」

我的兒子的指甲正像被嚙去的一樣。

「噢，你真是可笑！今天早上我才剪了指甲，所以短了。」

『那麼，你的工作是什麼呢？』我問。

營長又咆哮起來：『夠了，你問了夠多的怪話了。』我的兒子便被帶了開去。

在談話的時候，我小心地注意營長和我的兒子底神情。在某一剎那間，當營長朝我這邊微笑着，想使我相信漢斯確是很舒服底時候，漢斯則向營長做了一個極可怖的表情，這使我立刻領悟到這營長本身就是一個極兇殘的人物。

當漢斯被帶走後，我正想向營長謙和地道謝時，他却突然氣得滿臉發紫，搖着拳頭，咬着牙關說：『我一定得向那些犯人算賬。』

我驚得心跳起來，試着來請他息怒。一切是我的過失，犯人們是無辜的。我可以向他道歉，我現在已經相信那些謠言是無稽的了，我的兒子底話就已否定了那些傳說。營長先生對我的兒子底態度是很動人的，足夠證明他對犯人們很和善，他必須相信我這一次探望對大家都有益，因為我現在可以去否定那些滿佈的謠言了。

我焦急地盡我所能說的都說了。好像真的把他平靜了下來。我們道別時都很客氣。但我知道我幹了一樁蠢事，那些犯人都將爲我而受罪，無論如何我必須設法加以救

解。

康拉提博士回來了。但他是以拒絕接見犯人底戚友著名的，每次我都得花了很多唇舌才能見他一面。這回我打電話給他說：

『康拉提先生，我必須立刻和你會談，關於伯蘭登堡的情形，我已有了你所要求的證據了。』

這使他感到興趣。『立刻來吧。』他說。

半點鐘後，我到了他的辦公室裏。一聲不響，我把那封匿名信的抄本遞給他。他讀了一遍，翻過來看了一下，又拿起來向亮處照了一照。我打斷他說。

『你無須加以檢驗，這是我自己的紙和打字機寫的。』他困惑地看着我。『原信我已經寄給了狄爾斯博士，這是副本。』

他憤然笑了起來，說：『你知道這裏的人以爲那封信是你自己偽造的嗎？』

『我爲什麼要假造一封匿名信呢？』我說，『我不是常常把我的意見直說出來，比這封信所說的還要清楚得多麼？』



「我也這樣說。」他說，「既然這樣，我們已經發現了寫者是誰了。」  
我嚇了一下。「是誰呢？」

「你爲什麼這樣關切看？」

「因爲我爲他擔心。」我說，「而且也因爲我做了一樁蠢事，我以爲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是沒有法子找出作者是誰的。無論如何，他不曾是我的朋友。」

「噢，爲什麼呢？」

「認得我的人又何必用這種懦怯的方法來通知我呢？」

他笑了一下。不久之後，瑪哥脫他們的打字機給沒收了去。因之我斷定他們並沒有發現寫者是誰。

「現在。」我說，「我帶來了你所要的證據。但在我未說出之前，我必須要求你用人格保證你不和那供給證據的人爲難。」

「你不能要求我用我的人格來保證。」他說。

「爲什麼不呢？」我問，「沒有這種保證我就不能說，我就絕不相信你不會去爲難

那個有關係的人。」

「李登夫人，」他說，「你對一位官員說話的態度不該如此，這是我所從未碰見過  
的。」

「你無須生氣，」我說，「我從來不會有過和官員們接觸的經驗。除了在社交的場  
合以外。在社交上假如你去查問一下，他們就都會告訴你我的行為總是合理的，而且  
總是和善的。至於和他們中間正式的交易，我却還沒有經驗。你必須告訴我我該怎樣  
做。」

康拉提的怒氣多半平息下去了：「李登夫人，真的，你自己必須留心，你常常責罵  
我和查問我。而現在你又叫我用人格來保證！」

「那麼，請你告訴我，」我說，「我該怎麼辦呢？你要我拿證據來，但沒有你的保  
證我又不敢說出。我該怎麼辦呢！」

康拉提溫和地勸誘地說：「把你所知道的都說出來就是。你從集中營裏聽到些什麼

嗎？」

『你知道的，假如你的態度這樣時，我是不能夠把證據給你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到營裏去的情形。我曾經和營長會談，他們把我的兒子帶出來見我。我的兒子和營長兩方面都向我證明他在那裏面很好。』

『那麼，你還能要求什麼呢？』他說。『這位營長是很可靠的。他是一個很有地位的人物。在大戰時得過許多勳章。』

『我並不看他的肩章或他的勳章，我只是看他的臉孔，我可以告訴你：他是一頭野獸！』

我把我們會見的經過全告訴了他，並且把營長那句『我一定得向那些犯人算賬』的話特別着重。

康拉提說我過於敏感，那位營長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人物。

『假如你真的這樣想時，』我說，『你可以說是對於人性全無所知。而，這在你這樣地位的人是非常之可惜的。我知道我是不能從你這裏獲得公道了。』說着，我制不住我自己。我一個字一個字的，緩緩地，清晰地說下去：『地球上最卑劣最怯懦最可恥的

罪行是對於一個沒有抵抗的人加以虐待，而——我指着他說——「對這種行為加以縱容的人也和他差不多。」

他臉孔變得蒼白，並且跳了起來。「現在完了，」我想，「但我在營裏既然闖下了禍，現在無論如何都得引他牽干涉。」我知道沉靜和愉快的態度是沒有用的，最有效的武器還是勃然大怒。因之我不給他以說謊的時間，只是嘆下去：「我終將設法使法律有靈，我決不停止。我什麼也不怕。假如我一時不能成功，我將設法子去見希特勒，告訴他那些人所犯的罪行。但在我未這樣做之先，我將站在街路上向人民演說！」

康拉提已經壓制住自己，並且好像覺得好笑似的，說：「我勸你不要這樣做，你在五分鐘之內就會被抓去的。」

「那麼，我就會被處罰是不是？」

「自然。」

「那麼，我不是就可以在法官之前和公衆之前把我控訴你們的集中營底理由說出來了嗎？直到那時，我才可以使人們對集中營加以調查！」

「你錯了，」康拉提說，「人們將不會對集中營加以調查，而你却將因為謠報而判處長期的監禁。」

「謝謝你的警告，」我說，「我還不懂得新的法律，我是一個法律學者之妻，所以腦筋不容易轉變過來。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將小心不說話，我不願意被監禁起來，因為我還得為我的兒子奮鬥。無論如何，我將不給你以監禁我的藉口。自然，你能夠不根據法律而逮捕我，你能夠虐待我，我至於把我打死。我明白得很。不過，你遲早會後悔的，而我則將以這種事件在國外所引起底公憤為快慰。我很抱歉，對你我完全無可如何，但我是決不讓我自己失敗的。再見。」

「李登夫人，」康拉提說，「請你放心，我向你保證，你的兒子將不再被虐待了。」

「現在你自己也說我的兒子將不再被虐待，你也承認他曾被虐待了。」

「不，不！」康拉提嚷着說，「當我這樣說時，我不過暫時順着你的口氣罷了。我將注意你的兒子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再受虐待。」

「那麼，我想我應該遺憾感激而歸了。但不幸的是——我必須直說——你的諾言並不能使我相信。我也曾從別人那裏獲得這種了諾言，不過一點兒結果也沒有。他們不過是想把我打發開去罷了！」

「你曾把我的命令將不被遵從嗎？」康拉提問。

我直瞪着他。「事實上，」我說，「你的命令會被遵守的，我的印像是你底下屬都怕你。不過，我不相信你真的能終止那些對犯人底虐待。」

「李維夫人，我只能重複一遍我的諾言，虐待將終止。」

憑良心說，康拉提這個人有時也可以有一種仁慈的衝動底。有一天，我又劇烈地責斥他時，他眼裏竟閃爍着可怕的光。我道歉說：「當我這樣暴躁地說話時，請你不要怪我。你想，一個母親碰到這樣的事情又如何能夠安靜着呢？」

他輕輕地鞠躬，說：「要是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將以有一個這樣的母親為幸。」

另一天，當我壓制不住我自己，用最嚴厲的詞句來咒罵格殺打撲時，他用帶着威嚇

意味的口調說：『李登夫人，我佩服你的勇氣。』

我驚奇地問他：『你怎麼知道我有勇氣呢？』

『要說你剛才所說的話是需要勇氣的。』

『我不過告訴你事實吧了。』我說，『我一生都在說實話，並不覺得這需要勇氣。難道現在在第三帝國裏面說實話需要勇氣嗎！』

『你的勇氣使我驚奇！』他用更帶着恐嚇意味的口氣說。

『而，作為一個國社黨員，你自然高興看見一個德國的婦女有勇氣！』我說。

說到這裏，他站了起來，鞠了一下躬。我把他這種姿態作為一種送別她表示，立刻就辭了出來。

實際上，漢斯的下一封信用密碼告訴我他裏面的情形已大見改善。我相信是康拉提履行了諾言，營裏的犯人則認為我那天的探望很能夠給那位營長以良好的影響。也許這兩種解釋都對。

從庫爾脫希勒那裏，我聽到一些關於這事的經過。他說營裏會接到格殺打撲的命

令，禁止再虐待李登。從這層時候起，營長對李登便有說有笑。他告訴漢斯說我那天給他的印象很深。

我又從希勒那裏聽到許多關於伯蘭登堡裏面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和其他另外一批人給抓了進去。伯蘭登堡本來是一個老監獄，因衛生設備不足而被封閉起來了的，現在却又認為儘夠招待那些「受保護」的犯人了。這種犯人一共有二千一百個，兩個人佔一個房間。但漢斯却獨佔一間，因為沒有人肯和他住在一起。他被其他的犯人看成一個病疫者，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們特別憎恨的目標。怕和他同房以至於和他認識會連累了他們。這自然使漢斯十分難過。

新到的犯人總是受了特別糟蹋。他們都被兇殘地虐待，又不准他們在房裏工作或讀書。這些監房的光線都很壞，從薄暮到第二天早晨都是漆黑一團。他們沒有水可飲，也沒有水可供洗濯，又不准剃刮。目的是在使這些政治犯看去非常可憐，因而使他們自己感覺到是個墮落的人。

犯人們穿他們自己的衣服。他們經過院子時，得用競走的速度跑過，落在後面的便



被叱罵或毆踢。他們用來運動的院子是最髒的一個，他們得臥倒下去又爬了起來，一再不已，或者自己摔身在泥水上面，爬行，臥倒以至停在那裏，一直到不省人事為止。

漢斯這時正當十分衰弱，因為他流了過多的血，而毒藥又傷害了他的腸胃。他時常發生癱瘓或昏迷。

當犯人們不被禁攔來體操時，便被鎖在房裏，在強迫的閒惰裏度過他們的時光。但對於漢斯，他們却從不讓他有空閒的時候，總是對他訊問關於斐爾桑森克案的事情以及毆打他。

有一個犯人前次曾和漢斯同在摩亞比脫病院住過的，希望由於認陪他人來解救自己。說漢斯會私下告訴他，「國會縱火案」的犯人契德魯貝是漢斯的朋友，在縱火案未發生以前曾寄居在漢斯那裏一些時候。他造作了許多詳細的情節，就如真的一樣，因為那些都是根據他所讀過的報紙上底記載。這後漢斯便被詢問，直到警察們查明了當時契德魯貝並不在柏林而在普魯爲止。

希勒被捕了幾天，一個叫做許華茨的黑衛隊員跑到他的監房裏來，問他肯不肯和華登住在一起，監視後者不要自殺。希勒雖然知道這很困難。但是答應了。他把他的使命坦白地告訴了漢斯，說是要是漢斯自殺時他得負責。漢斯是很慈悲的，他向來從不讓別人因為他的行為而受罪。所以在考慮了幾個鐘頭之後，答應了他決不在監房裏自殺，但在不必希勒負責的地方，他是要設法終結他的生命底。

可是，希勒却逐漸地勸他放棄了這個念頭，反復地提醒他，說他應該保存生命來和國社主義繼續作戰。漢斯告訴他，說他是沒有力氣也沒有勇氣來這樣做了；即使他終於不獲得自由之一天，他也不再是一個有用的鬥士了。

他們兩個都被叫去做最艱難和最困難的工作。他們得擦洗監房的地板。沒有人教他們怎麼做，但他們的後面却都站着一個挺進隊員，叱罵着，踢着，打他們耳光、用長劍的平面毆打他們的手臂，背着和臀部，好像這樣便可以使他們做得好一點和快一點一樣。這種毆打有一次把漢斯的手腕割傷了；流了很多血。受傷之後，他還得照舊工作。他們替他紮傷底綁帶非常髒，而且又沒有換過，所以漢斯希望那傷口會造成血毒，使他

得以被送入醫院、或者，更好的，把他送進另一個世界。他受傷之後，要是營長問他爲什麼纏着綁帶時，他得說是他自己在地板上擦傷的。每一個受傷的犯人都得這樣答復詢問。

在那些犯人裏面，有十一個是史脫拉賽的黑衣隊員，他們被禁在一個特別的角色，待遇比其他的犯人都好。漢斯和希勒都得去替他們那裏做清除的工作。但這些人却是可敬的。他們說：『這些事我們自己會做的，你們歇一歇吧。』於是他們只做擦窗門的工作，因爲這是從外面可以看見的。

我的兒子從前的主顧們，被抓進來的，都得被迫敬我兒子幾拳，以表『謝意』。他們都那樣做了，因爲，要是拒絕時，他們自己就會被毒打。其中只有一個說：『把我打死吧，我決不那樣做！』

有一次，我的兒子體操回來，惶惑而疲竭。他不肯說出碰到什麼事。但下面是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底報告：

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起，我和其他約莫三十五個犯人給禁在老伯蘭登監獄底

第八區裏，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備受虐待，瘦甲如年。

有一天，一個黑衛隊的隊長問我們這一區的人說：「有誰認得李登？」大家遲疑了一下，終於有兩個人承認認得他：「備是我自己，一個是從明興來的青年工人。當那位隊長問：『你怎樣認得他？』時，那位青年工人坦白地承認李登曾在一些小案件裏面爲他獲得勝訴。又沒有收取他的訴訟費用，言下之意，不禁對李登表示同情。我和李登底認識則屬於一般的性質。因爲我是刑法的學生，常常在摩亞比脫法庭上看見他。」

兩點鐘以後，一個守兵喊着說：「那兩個認得李登的到走廊上來。」我們立即應命而至，心裏後悔着不該多說話。……：我們給帶到病院的院子裏。我不願意回想到當時的情況。我們向來所受的種種苦痛，比起我們當時眼前所見的，都顯得完全不足道了。

在拳毆腳踢與叱罵之下，襤褸和汗穢得完全認不出的漢斯，匍匐着經過了院子。這可憐的受難者被迫着用手和膝頭在院子中爬來爬去，兩個納粹輪流着發命

令，其中有一個叫阿欽伯松，是一個學生。

李登快要昏過去的樣子。伯松命令他爬向左邊的角落。那裏，大家都知道的，是一個小便匯成的泥窪。李登用手和膝頭爬了進去，只是把頭昂了起來。爲使他身子不能垂彎，伯松把刺刀仰插着抵着他的腹部。然後那兩個納粹便輪流用刺刀的平面擊打他的脊背和臀部，一直到李登暈了過去，把臉伏到小便上面去爲止。叱罵和腳踢都不能够使他打反應了，於是他們把他從院子裏拖過去。

我和那位青年工人不能不無目的地正着。注目前視……當李登被拖開後，那兩個黑衛隊又回轉身來對付我們。

G · S C H ·

在去訪問過了那位營長以後，各種情況都改善了些。他們不許他從事笨重的勞作和懲罰式的體操。營區本來分爲幾個部分，有兩個部分是專門收容那些病殘和年老的犯人的，享有特別保護的犯人們也常常給移到那裏去。

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一日，漢斯和希勒便被移進去。漢斯變得快樂些，虐待終止之後，胃口也有了進步。有時他簡直很高興，因爲他相信我把每一分鐘都用在他的身上。

他好像相信我會造成奇蹟。

當我接到我的兒子在營裏受罪底消息時，我曾去找過著名的女伶宋尼曼夫人。當時我因為不知道康拉提是否會履行他的諾言，所以我寫信給宋尼曼，請求和她見面。她在我接到我的信後立刻打電話給我，說是在兩個鐘頭之內她便將動身去旅行。假如我立刻去看她，她還有一點時間和我談談。

她是一個苗條，婉麗而可敬的女人。我對他第一眼的印象是，這樣一個高貴的女人怎麼肯降格和戈林相愛！

當我告訴她我底來意，並把一些事實描述給她聽時，她頗覺爲難。她以爲我之所以來看她，是爲了我那個從事戲劇工作的兒子海恩茲，她是有點兒認得海恩茲的。她的教師李奧波耶斯納會對她說：『我得請求你一件事，我要你保證我的學生海恩茲重被任爲舞臺監督，一個這樣有天分的人被棄置着是很可惜的，而他又向來不和政治發生關係。』

她顯然感動了，甚至流下淚來。她憤慨地說：「這真是可怕，這一類事情不斷地發生着，雖則戈林曾絕對地加以禁止。當然，你的兒子必須離開那裏，我將盡力幫忙你。不過你不能希望一點兒也沒有耽擱。我得離開這裏一個星期，以後我又必須找到和戈林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才能談這件事。這種機會是不多的，他的事情非常之忙。你從想不到他是怎樣地把他全部的精力貢獻給德國。我又必須等他脾氣好的時候才對他說。

我相信她是誠懇的，她的確認為戈林是一個好人。德國人對戈林還抱着好感，而許多外國人也認戈林是納粹裏面的溫和派。還是很奇異的，他們都忘記了戈林就是「國會大火」底主使人，史萊徹將軍夫婦之被暗殺也得由他負責，若干集中營裏的暗殺案和自殺案都由於他底授意，使德國的劊子手們忙得不可開交的也就是這個人！

難道他們忘記了他和宋尼曼舉行婚禮時，曾以兩個死剩底執行爲點綴品這回事麼？

## 七 逃獄不成

嗎哥脫三番兩次地說我們應該設法使漢斯逃脫，用賄賂，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但我則以為這種嘗試是沒有希望的。還有，我覺得我必須永遠不用任何不合法的手段。因為那些一被發覺就會使我和漢斯永被隔絕。

嗎哥脫知道了我的意見之後，便不再和我討論這種計畫底可能性。但後來我發覺了她曾和一個反納粹團體的團員討論過。這個團員希望能夠幫助她，他派來了兩個挺進隊員同她合作。這種挺進隊員是一些反納粹的人物，爲了便於援救反對派的領袖們才加入挺進隊裏去的。

這兩個挺進隊員向嗎哥脫要了一點錢，又要了一套我的兒子的底衣服。他們根據這套衣服的尺寸縫了一套挺進隊的制服，以便漢斯能夠隨時穿上，在逃出了集中營之後容易



於潛逃到其他地方。

一切的準備都齊全了，可能時並且把希勒也救出。但我並不知道。這時已經到了聖誕節的前幾天，也就是預定實行逃獄的日子。在這幾天，我本來應該可以接到漢斯的一封信，可是信並沒有到。我打電話給瑪哥脫，想告訴她我沒有接到漢斯的信，但沒有回音。

瑪哥脫和她的丈夫已經在幾個鐘頭之前被捕了。

外面風傳福斯脫夫婦曾試着想救出漢斯，但沒有成功；漢斯已經在圖逃時被擊斃；又說漢斯已經逃出了邊界，而瑪哥脫和她的丈夫則被捕。

唯一確定的事是漢斯的信沒有到，再加上謠言紛紛，使我愈感不安。我打電話給康拉提，他不在，問他的一位秘書，他說：「李登夫人，你應該早知道你為什麼接不到信了。」

「不，」我說，「我為什麼應該知道？假如我知道了時，我又何必打這個電話呢？」

他：「但你一定已經聽到了福斯脫夫婦被捕的消息！」

我：「是的，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他：「噢，你就會知道，你自己也有着重大的嫌疑。」

我：「這我是第一次聽到的。我可以問你我有什麼嫌疑嗎？」

他：「那倒實在沒有什麼；人們很快就知道了你並沒有關係。」

我：「那麼，我以問你福斯脫夫婦為什麼被捕嗎？我實在全不知道為什麼。」

他：「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但你沒有接你兒子底信這一事實顯然是和他們底被捕有關係的。」

當我能夠和康拉提通話時，我又問他我為什麼不能接到我的兒子底信。

「你不能教我看住你的兒子按期寫信給你，」他說，「顯然於這一次他不想寫。」

「你知道的，我的兒子從不漏一次信期。他之所以沒有寫，這裏面一定有原因。」

我又設法去見康拉提，告訴他外邊關於漢斯的謠言，並向他福斯脫夫婦之所以被捕

是不是和這些謠言有關係。我看出他用懷疑的眼光注視着我。

「你為什麼想到他們底被抓和那些謠言有關係

「第一，」我說，「是因為這些謠言的性質。第二，因為你們繼續搜查他們的住

所。我常常以為你一定會注意福斯脫夫人，因為她是我兒子的書記，又因為我兒子在她家寄居。」

這似乎使他相信了我並不知道那回事。他終於告訴我無須為我的兒子擔心。漢斯還好，但某一種調查正在進行着，在這個期間內，漢斯必須和外界隔絕。

有好幾個星期我都不能和我的兒子通音問。一切的請求和努力都歸無效。他們告訴我，調查完結時我可以得到漢斯的消息，我沒法知道這話是真是假。我又想到也許漢斯真是在逃走時被槍殺，而當局不願意把實情公佈出來。同時，我又在盼望着從國外來消息。因為也許漢斯已經真地逃脫，漢斯果真逃脫時，當局也不會公佈的。

對於福斯脫夫婦我沒有盡什麼力，因為我怕我這方面底任何活動都會對我們全部不利。還有，他們的父母會打理他們，會為他們找一位律師。

三四個月之後，當福斯脫被釋放出來的時候，我才知道一切的經過。

兩個格殺打撲間諜潛入了那個反動粹的團體裏面。漢斯逃獄的計畫正是出自這兩人之手。舉例來說，他的假護照就是格殺打撲為他準備的。

當福斯脫被送到格殺打撲那裏去時，他頭部被打了幾拳。那些打他的人中，有一個是曾經和瑪哥脫商量過救脫澳斯的計畫底。這種計畫的醒悟了起來，他們計畫問底底當了。瑪哥脫被捕後却沒有碰到過疑進隊員，總還否認會和他們來往，當局是總保護他們！

福斯脫被訊審過，並且照例受過酷刑。他把所有的過失都推在他自己身上，以便解脫他的妻子。結果是被重重地管撲。當瑪哥脫聽說她的丈夫已經完全供招。她只須說明一些細節時，她喊着說：『我的丈夫是一個傻瓜！他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到他自己身上來解救我。其實他什麼都不知道。就是說，他知道我想幹些什麼，但他極端反對。詳細的情形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人們不相信她，於是她說：『把某些事情問他吧，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毫無所知的。』

他們真的這樣做了。福斯脫勇敢地說謊，但格殺打撲們却知道他所說的話無稽，因此知道了他實在毫無所知。他先前因供招而受懷疑，現在又因那些供招是假的又再受痛苦一次。他們既然發現了他和澳斯逃獄的計畫無關，為警誡計，便把他送到奧蘭尼安堡

的集中營去關了幾個月。他被關了起來後，一點也得不到瑪哥脫的消息，種種的謠言使他更加焦心。

當福斯脫被囚在格殺打撲那裏時，康拉提居然屈尊來看他，這實在是一種殊榮。

「你的職業是什麼？」康拉提問他。

「細木匠。」

「猶太人向來是不肯做手工工人的。你怎麼會成爲細木匠呢？」

「就是因爲猶太人向來不肯做手工工人，所以我想總應該有一個做做細木匠。」

「答得很好。」康拉提說着就走開了。

格殺打撲們想誘使瑪哥脫反對漢斯，他們教她承認說漢斯是一隻豬彘，是一個她再也不想和他有什麼關係的人。她劇烈地反對，並且時常在信裏和談話中鬧起漢斯的消息。她生怕她會使漢斯情形更糟，使他更受虐待。每次她看見她母親時，她總鬧起我，怕我因她使漢斯更受罪而生她底氣。我設法轉告她我不但不責備她，而且佩服她的勇氣和對我的兒子底忠誠。

和其他許多婦女不同，瑪哥脫在被格殺打擾訊問時並沒有受虐待。由於她底勇敢與滿不在乎的態度，他們甚至敬重她。她和她的丈夫交換着快樂而親密的信札，一位檢查那些信札的官員對她說：「我就不懂爲什麼像你和你丈夫這樣有涵養的人物，肯爲漢斯那樣卑賤的傢伙而犧牲！」這使她異常生氣，因爲她底智識大部分是從漢斯得來的。

有一次，一位刑事推事問她爲什麼居然敢試着計畫使漢斯逃獄，她答說：「你們想使這樣的一個反對派不能夠做反對你們的工作。這我是了解的。假如你們對他底處置只是到這一點爲止，我不會做什麼的。但你們既然虐待他，所以我必須設法救他。」她熱情地續說下去：「你們這樣恨他，只是因爲你們嫉忌他，可惜他這樣一個好人竟然站在反對你們的地位。要是他肯站在你們這邊時，你們高興都來不及！」那位官員說：「不錯，但他並不是在我們這一邊。」

後來，一位律師私下告訴她，除非她和我的兒子斷絕一切的關係，她永不會被釋放的。

她便寫信給她丈夫，說在被囚時期內，她已經感覺到她的第一個責任是在於照顧她的兒女。她莊嚴地答應她此後不再關心漢斯的命運，雖則她對於他底敬愛是不變的。

一九三四年『興登堡大赦』時，她被釋放了。但他們的生計却因為這一場不幸而斬絕了。他們覺得隨時都被監視着和威脅着，又不能再幫助漢斯，便離開了德國。

在這幾個星期中，我不能得到漢斯的信息，直到後來希勒才把整個經過告訴我。一天——我想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的兒子所保存的信都被沒收去了。他本人則和希勒同被移禁地窖，地窖底防衛是極嚴密的，只有營裏的高級官員才准行近。犯人的飲食也得由他們親自送去。

他們立刻猜想到移禁的原因和他們逃獄的計畫有關，逃獄的計畫是由瑪哥脫用密碼通知了漢斯底。漢斯還沒有復信的機會。他不能夠構想出整個的計畫是怎樣，所以他認為那是靠不住的。

漢斯和希勒給縛在同一個地窖裏過了三天。那裏非常冰冷，只有極微弱的燭光從外面透進來。他們兩個商量好了應對的辦法：希勒對逃獄的事表示絕對不知道；漢斯則表示知道，但他沒有表示接受或拒絕，他可以把密碼公開出來，證明他在這個計畫裏是絕對被動的。

希勒先被訊問，訊問者是格殺打撲官員中最壞之一個，營長也在場，監視着訊問是否依照合法的形式進行。

第一個問題是：「漢斯在伯蘭登堡集中營中曾和某一團黑衛隊員接觸過嗎？」

「會。」

訊問者面有喜色。

「把當時的情形實說出來。」

希勒便告訴他們，當時有一個黑衛隊員，因為他的父親被糾纏在一樁麻煩的民事訴訟案裏，他聽說營裏有一位有名的律師，便跑來請教。李登告訴了他該怎麼辦。這時營長便插進來說明這一次會談曾得他的許可，並且在他底監視之下進行。此外李登和那位



黑衛隊員就不會再會過面。營長的說明使那位訊問者大為掃興。

接着他又提出一個有暗示性的問題：「李登那時相信他將被長期禁錮呢還是不久就可以自由？」

「他希望他不久就可以恢復自由，因為有些有力的人物，像陸軍部長白倫伯格等正在爲他設法。」

「你們平時談些什麼事情呢？」

希勒說他們平時談些關於哲學上和文學上的問題。於是那位格殺打撲不再問下去了。

經過這次訊問之後，希勒便被移到別區裏去。漢斯則在地窖裏留了三個星期之久，絕對與外面隔絕。

在這個期間，我堅忍不拔地繼續援救我的兒子，但一點結果都沒有。我所有的請求都被忽視。

有一位和奧拜堡極接近的人——我有理由可以相信那是梅斯納——間接警告我不該

再那樣毫無忌憚地營救我的兒子。我兒子既然自釀了苦杯，便得自己喝了下去。我的活動只會給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帶來不幸而已。我是被緊緊地監視着的。關於漢斯逃獄的計畫，我是被認為有重大嫌疑的，雖則他們找不到證據。

我寄語感謝他的好意，但我也告訴他我很驚異他給我這樣的勸告，要我放棄照顧我的兒子。這是違反倫理觀念的。假如我得因之而陷家庭於不幸，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而我的其他兩個兒子也聲稱我無須顧慮到他們，他們天然地認為他們的哥哥處命運應該放在第一位。

但他們終於遭受了不幸。

## 八 難兄難弟

我最小的兒子雷納耳已經和萊伯齊希的劇院解除了契約，來在柏林工作。在阿爾伯格的『衝突』一劇中，他將和巴斯曼和杜麗魚夫人配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納粹的報紙總是抨擊他的哥哥，所以他想起一個舞台上的假名字；但劇院的經理不肯，他認為全劇的演員都是有名氣的，他方以獲得雷納耳來擔任劇裏的少年角色為幸。

當『衝突』一劇底廣告詳細地刊佈出來時，『福西希報』刊出了這樣的消息：

「漢斯李登，律師，在『國會大火』之夜被捕

「海恩茲李登博士，希謨尼茲戲院的舞台監督，前此業被突然解職。

「雷納耳李登則將在『衝突』一劇中扮演克里斯都夫。」

戲院的經理後悔他不讓雷納耳起一個假名，但現在太遲了。

演了「衝突」一劇之後，雷納耳又在「烏發」製片公司的「逃犯」一片中扮演彼得。雷納耳又想改名，他們又不肯。理由還是一樣，因為雷納耳已經稍有名聲。

在這張片還未公映以前，他又在拍第二張片子了。他開始吸引了人們的注意，認為他是一個突飛猛進的青年明星。報紙上時常見到讚美他的文字，說他是「日耳曼靈魂磨造求的最高模型」，是「日耳曼青年的化身」。批評家們以爭先發現他為榮。

但來訪問者中間的一個，知道了他和漢斯李登的關係，便報告給「烏發」製片公司。這一來，他的事業便斷送了。他們沒有法子把他從「逃犯」一片中剪出，但却還來得及改去了他的名字。至於第二個片子呢，他們不讓他再拍下去。他向法院起訴，要求照付薪金。結果是勝了，但那位法官却因此而去職。

雷納耳接受了一家私家劇院底聘，雙方以為沒有人會來干涉的，但是開演的那一天，挺進隊員們却站在劇院的門口，用「國社黨的名義」，叫人們不要進去看。人們問為什麼時，他們說，「因為李登律師的兄弟在劇裏。」

無論如何，劇院還是滿場。但到了第三天，經理跑來對雷納耳說，「納粹們表示要

雷納耳再出現在舞台上時，劇院便會被查封，所以他不能再容留雷納耳了。但假如雷納耳肯爲契約中的薪水而對他起訴時，他將十分高興，因爲雷納耳一定可以勝訴，而他則可以向黨要求賠償損失。

但雷納耳的律師却告訴他：「我不敢再代表你了，並且我勸告你，要是你願意保全性命時，你得立即離開德國。」

雷納耳接受了他的勸告。

我第二個兒子海恩茲離開了希謨尼茲後，連夜趕到柏林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在開初幾個星期中，他每晚都睡在一個不同的地方，但在柏林他是顯然可以平安地過下去的。在希謨尼茲，納粹們拿着鞭子四處找他，並且派人守住車站，要是他想離開那裏時就立即把他扣下。他並未從事政治，也不屬於任何政黨，可是他却犯了一樁大過失。

演員中有一個叫史坦恩的，和海恩茲的感情很好。但史坦恩並不爲經理所重視，他生怕在第二個戲劇季節來時不會再被聘用下去。他必須設法。

經理前此就會根據藝術的立場，對某一個納粹黨員發出了解雇通知書。假若黨部就告訴他，要是他不收回那封通知書，他們便將和他過不去。他爲了他自己的聲望，決不能因這種恐嚇而收回成命，可是他也知道，在希謨尼茲這種納粹佔上風的國家，假如他想保全他的地位，就不敢再把任何納粹演員解雇了。

這結果是許多怕被解雇的演員都加入了納粹黨，史坦恩甚至加入了挺進隊，並且不久就在本地的政治上成爲一個重要的角色。海恩茲知道了時，便對他說：「你是一頭蠢驢，從今以後。我不再和你來往了。」

這以後，納粹的機關報以及其他同情納粹的報紙，便對他極力詆譭，雖則前此他們對他都曾熱烈捧場。

納粹取得政權以後，史坦恩變成劇院的經理。他就職後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所不歡喜的職員立刻解雇。這當然是他報復私人賬目的好機會。他在戲院的外面貼上了一張條子：「海恩茲李登博士不准進入此院。」同時納粹黨員到處行兇，以「自衛」爲理由，槍殺了「民衆之聲」的編者，一個衰殘的老人。

海恩茲知道不能夠再留在喬讓尼茲了。他也曾對劇院起訴，要求照合同發給薪水，但他所延聘的是一個普通的律師，而史坦恩出庭時則是穿着挺進隊隊長的制服，這場官司的勝負也就不必說了。他竟然找不到人爲他作證。

法官判海恩茲敗訴時，心中很是不安，所以他建議雙方在外面進行和解。但史坦恩却非常強硬。「決不能這樣辦！」他嚷着說，「這樣辦了之後，李登又可以在別的地方受雇了，這是我無論如何都必須加以阻撓的。」

史坦恩的目的達到了。海恩茲現在還不想離開德國。他覺得他必須留着來幫忙我營救漢斯。他暗中以授徒爲活，有些就教者是國立劇院的演員。

## 九 在醫院裏

到了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我終於接到了漢斯的信，說他已給移到愛斯德維根，信裏的一段使我感到不安：

「在這曠野裏的工作是非常吃力的，但十天以來，我的印象是在體力上我還可以應付，只不知我的心臟能支持多久。（請再寄給我心痛藥。）我贊成我們這種工作的意義，這對我多少是一點安慰。而，最使我高興的是這裏風景底奇麗：一幅廣闊的平原，差不多一棵樹也沒有，四面都是一望無際。許多人都因這種蕭條而感到鬱悶，但我則剛好喜歡這樣的地方——它使我憶起了我們東普魯士的平原——自然，在這裏我不能夠繼續研究的工作，我太疲倦了。我最多只能在晚上讀一點赫爾德林或莎士比亞的詩。」

我立刻請康拉提博士給我探蜜的許可證。他顯然以為我想到愛斯德維根去的念頭是



非常可笑的。他一點兒也不想把許可證給我，因為那裏向來很少准許人去探望。但我提醒他，他答應過我『訊問一完結，你就可以再和你的兒子見面了。』所以我終於得了許可。

我在晚上趕到了巴本堡，恰好碰警察局的門還沒有關，一位官員對我底態度很好，他告訴我，明天我得坐汽車去，路程相當遠，他可以陪我去，為我雇車，還有以便宜些。他甚至勸我晚上應該找一個有爐子的旅館，因為那裏的天氣嚴冷而又多雲。

第二天我去找他時，他已經打電話到集中營裏去問過，知道漢斯曾碰到一個小小的意外。這更好，因為人們再不必把他從工作中帶回來，我可以立即見到他。

我們到達了集中營。漢斯獨臥在病房裏，熱度很高。他告訴我說：『最近以來，我常常因為心痛而暈倒。有一次，在卡車上，我的心病又發作了。以後的事我通通不知道。我醒覺過來才知道我的一隻腿受傷了，一個輪子從上面軋了過去。』

我問他是不是可以因為心病的原故，請求免去笨重的勞役，他說：『不，我相信請求是無效的。』

這時候，一個年輕的醫士跑了進來，漢斯立刻筆直地睡着，在醫士巡視的整個時

問：怕得他手持「看病的藥」。

醫士把床板揭開，他身上一條腿用布裹扎着。醫士看着那條腿，問：「怎麼樣？」

「我痛得難受。」漢斯說。

「那你得移到醫院去，也許能好轉了。」

漢斯已經在這裏睡了五天，痛苦異常，熱度也很高，但一直等到這個時候醫士才想到把他送入醫院。

「對不起，」我說，「我可以請你注意到我的兒子是得着嚴重的心病麼？入獄以來，這病更重了。他實在不能夠做笨重的工作。他所遇的事務就證明了他不能。」

醫士向我笑着說：「你說什麼？他當然能夠做工。」說完就跑了出去。漢斯望着我，意思是說：你現在真明白我為什麼不報病了！

那位帶我來的官員也一聽在那裏，他細心地在檢查我帶進來的十大包食物。我以為他不會注意我們底談話了，但漢斯却用手擋托着嘴唇，暗示我應該小心。我直率地問他

在那裏面是不是受虐待，漢斯說除了初來時被「歡迎」了一次之外，沒有什麼，我沒有法子辨明這話是真是假。

那位官員把那包食物給了漢斯，並告訴我應該是我回去的時候了。他讓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頭。

在歸途上，我對於我那句關於「虐待」的話覺得很難為情，雖則那位官員當時並沒有抗議我那樣問。我對他說：「請你原諒我，我不該問我的兒子在那裏是否受虐待，但假如你知道他過去一再受過虐待，你就不會怪我了。」

他表示他還是第一次聽見這種話，他決不相信，他們那裏是絕沒有那種事情的，犯人們都很舒服。我說他不能這樣斷定，因為他並不住在營裏，他便告訴我一個動人的故事。一位有名的教授論送入這個集中營裏，他的家人用盡方法來為他獲得自由，因為人們已經為他在外國找到一個好位置。但他因為營裏很舒服，不願離開。

後來我問過這位教授的朋友們，才知道他會儘可能脫離愛斯德維根，他聲稱那裏面非常可怕。

回到巴本堡，我還來得及趕上夜車。但當火車一開動時，我便開始覺得我無法去那醫院的職員？我該不該在第二站下車呢？可是我又必須趕到柏林，去調查關於醫生和醫院的事，必要時再去格殺打撲那裏辦交涉。

兩天以後，我接到漢斯一封信，在我去探監那天，他就給移入醫院去了。信裏說：「據X光的照片所示，我的腿骨並沒有折，但還照樣痛，所以不能如心所願地多寫。目前無須再送食物給我，這裏的食物又好又多，比我未入獄以前幾年間所能自供的還要好得多。」

以後就沒有接到他的信息。

我由調查所得，知道那所醫院的主任從前是陸軍裏面的外科醫生，在醫學界的聲望極好，所以漢斯一定會受到小心而精到的治療。

我寫一封信給那所醫院的醫生，附着一張漢斯犯心痛病底專家證明書，要求他當漢斯在醫院的期間內為漢斯治療心病，並且不准他在出院之後從事不適宜於他的健康狀態的勞動。沒幾回音。後來漢斯在一封信裏說，那位醫生要漢斯轉告我，他已檢驗過漢斯

的心腹，「並不怎樣壞。」

當我得不到漢斯的消息時，我寫信到那裏的祕密警察局去問，沒有回答，我又寫信到那所醫院，醫院簡單地回信說他們不能夠把犯人的消息傳出去，但信封裏面却附着一張小條子：

看完後立即撕毀，並不要告訴任何人，你的兒子現被小心地照顧着，我們盡我們所能夠的來減少他的痛苦

看護——

她居然簽了名。

但我仍然因為接不到漢斯的信而深感不安。海恩茲對我說：「在正午的時分，打個電話給醫院吧，問李登律師的情況怎樣，語氣要裝得好像他不是一個犯人，而是一個普遍的病者。碰巧看守者不在時，醫院中的人便會告訴你的。」

事情正如他所預料，那位寫條子給我的看護來接電話，她把漢斯的情形全告訴我。他熱度很高，受傷的地方已經化膿，但沒有什麼危險。

當我問她爲什麼我絕對不能得到他的信底時候，我從電話裏覺察到她那方面好像突

給受了什麼威脅，牠變換了口氣，嚴峻地大聲說：「不，我絕對不能夠給你以任何消息。」

後來 逐漸地，我和我的兒子又恢復了通訊。他的情況仍然不大好。但「待遇和食物却是非常好的。」這句話的下面給畫了一條藍線，顯然是檢查者畫下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也就是說，在醫院裏差不多過了三個月以後，漢斯重又被送入愛斯德維根集中營。他來信說他別的都還好，就只是一個膝頭不能彎曲。醫生告訴他，那必須用電療、按摩、以及特製的運動儀器等等作長期的調治才有復原的希望。但在集中營裏自然做不到。

## 十 律師畏避

漢斯從愛斯德維根寄來的第一封信裏，曾教我去問康拉提是不是當局對他提起了刑事訴訟；因為在伯爾登堡訊問他底推事會說過，要是當局沒有對他提起刑事訴訟，他便可以請一個律師來爲他辯護。他信裏附了一張委託書。

我把這事情告訴了康拉提，他說：『你還是不要自找麻煩的好，你的兒子是不能把他的案子交給任何律師的。不錯，人們並沒有對他提起刑事訴訟，但他却不准聘延律師！』我說我將到更上層的機關去請求，也許我可以得到准許。他輕藐地笑着說：『即使你獲得了准許，但在全德國裏面也找不到一個律師肯來爲你的兒子辯護。』

我的兒子指定聘請的律師叫帝脫里希，他顯然以被選中爲榮幸。但我立刻看出他是一個才具很低的人，他之獲行那樣的地位，是因為他是勳章黨員。我和他談話的時候，

他好奇地望著我，終於說：「對不起，我打斷你的話頭，但僅僅不是猶太人嗎？不，你不會是猶太種的，這一點該沒有問題。」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不是猶太人。」

「但這怎麼可能呢？」

「我相信，你這樣說是因為戈貝爾先生常常提起猶太人李登。戈貝爾先生自備有權力可以杜絕一切的反駁，但他的權力却還不夠來改變我血管中的血。」

帝脫里希變得窘氣了些。他表示他很樂意幫我的忙，但他必須先向黨方面請示是否可以接受我的委託。

自然，他最後的答復——六個星期以後——是他非常抱歉，黨方面不准他接受這個案子。

當康拉提用帶着輕蔑的意味問我有沒有找到了律師時，我說：「我嘗試一次之後就不再嘗試了。要做我們的律師得有勇氣，而目前沒有一個德國人是有勇氣的！」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這並不僅是我的斷言，」我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第三帝國的人民都因為恐懼而發抖！」

自然，我還在找別的律師，其中有一位，平時對黨斯非常好，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態度是很穩健的，因之不會有什麼危險，他願意嘗試一下。但他所得到的答復是，黨斯不准有律師替他說話。

其他的律師大都立即告訴我沒有人能夠或被許可幫助我的兒子。他們可以暗地裏和我商量，但這種會晤必須不讓人家知道；我打電話給他們時也不許說出我的名字。他們都不要我付費。

有一個告訴我，我必須向英國方面活動，並引起外國有名的人物對我兒子的命運加以注意。

一九三四年六月間，康拉提去職了，繼任的是戴斯麥。後者固執地不肯見我。一位律師替我這樣的解釋：「因為他知道和你接觸是危險的，他的兩個前任就是為你而去職。」我劇烈地否認我會害過任何人，他說：「但你當當去見他，羅爾德並不肯見則

人，你以為這對他沒有害處嗎？」

不久以後，當我再去見這位律師時，他惶恐地望著我說：「請你立刻離開，我正想動身去旅行。他們今天在格殺打撲那裏告訴我，說他們知道了我在過問李登的案子。他們問我是不是願意進集中營！」

另外一位律師叫我去見一個叫做嘉伯先生的，請他設法。這是一樁非常奇異而又神祕的事情。我必須不對嘉伯先生提起誰教我來的，而嘉伯先生對這一點則極想知道。他答應我去阿戈林說情，但他以為他不能夠有多大的幫助，他平時所能夠幫助人們底案子比這要容易得多。

很久以後，那位律師方告訴我嘉伯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是一個美國金融家，替戈林把大量的金錢移到外國去——也許同時還替別個納粹頭目這樣做。每次他把錢移出去後便要求釋放一個囚犯。所以嘉伯先生同時是為納粹和反納粹的人們服役。

我還和一位維也納的律師叫伯朗斯丹登斯脫的有過一段來往。

維也納的朋友們寫信告訴我說伯朗博士可以救脫我的兒子。他們並不高興他；不過

他們知道他曾在集中營裏救出來了不少的人。他不久將來柏林，我至少得和他見見面。

自然，我這樣做了。他自己太忙！不來見我，却派了他的兄弟做代表。他的兄弟這樣說：伯胡博士是一個在奧國很有力的納粹黨人，希特勒自然對他特別好，他的請求希特勒是不會拒絕的。他已經在前一天見過希特勒，在會面的時候，他用奧國納粹黨的名義，把一個拿破崙用過的價值連城的時鐘獻給他，這種忠誠的表示使希特勒非常歡喜。伯胡博士便利用這個機會請求他把漢斯李登釋放，希特勒和藹地拍着他的肩膀說：『再說吧，我自然可以為你做這點小事情的。』

『他的兄弟又說，這事情需要一點兒時間，但實際上是等於解決了一樣。而，這當然得花一點小錢——大概得六千馬克——另一千馬克的保證金。』

我們把在家裏一時所能湊集的錢先給了他，其餘的下次來時再說。他是常到柏林來的。

不久之後，我們接到一封信，說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一位駐在維也納的要人正在打理這樁事——那只能指巴本——我必須問我的兒子答應以後永不再做律師，也不做其他

任何政治活動。

我剛信說，關於這種事情，他可以通過槍殺打撲，和我的兒子直接談判。隔着不久，就有一位叫登哈特先生的來找我——是一個跳降落傘者！——伯朗博士以前曾替我介紹過，說登哈特先生是他的代表。他收取了上次未付的費用，告訴我一切都進行得很好，不過事情底進行得通過另一種關係而已。一個在納粹黨中地位很高的神經學者將檢驗漢斯的腦筋，他將證明漢斯腦筋有病，並容許漢斯到他的病院裏去，為漢斯治療，一直到漢斯被宣告釋放的時候為止。

不久，我到瑞士去過幾個星期。從那裏我寫信給伯朗博士，說現在我們可以自由通訊討論那樁事了。但雖然去過幾次信，他都不復，只是告訴我，在維也納的朋友說事情進行得很好。此外就再沒有別的消息。事情進行得很好！

伯朗博士確曾救出許多囚犯，但那些都是被禁在羽勒斯道夫集中營的納粹！

## 十一 不准探望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漢斯突被移到列希登堡去。我探詢出來了這是一個比較可以容忍的集中營，被移到那裏去的都是病殘的人犯。

我要求探望的許可證，但被無禮地拒絕了。

漢斯寄來了一封信，要我們給送去一付新的眼鏡，這使我非常焦灼。每次當他受虐待時，他的眼鏡總是被打破，所以我以爲他是告訴我他又被虐待了。他信裏又說他常常想起蓬伯格教堂裏那幅『報知』畫，這幅畫和其他地方所用同樣題材畫出的不同，天使不是把『極樂的消息』帶給聖母瑪利亞，而是用手按着瑪利亞的前額，正如把全世界的悲哀都放在他的頭上一樣。

我確切地覺得這裏面一定包含着什麼消息，立刻請求康拉提帶着我往見。他還在假期

中沒有回來。這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以後不久的事。康拉提和狄爾斯都被免職，希謨勒成爲格殺打撲的領袖。

繼康拉提之職的昂戴斯麥博士。他不肯見我。在電話中，他告訴我，只有在緊急的經濟上底需要時，才准發給探望的許可證，我的兒子底情況很好，不必去探望。我說我非常擔心我兒子的健康和他那沒有痊癒的腿。他說：「你可以相信他在營裏會被照例看顧的。」

「不錯，」我說，「看顧到成爲一個殘廢者！」

他非常生氣，嚷着說：「你怎敢在電話裏說這種話？」

我說：「你既然不肯見我，我不說這些話又說些什麼呢？」

但我終於有一次見到了他。爲了對他申訴一件事。他不管我所申訴的，却只是迫我講出我從那裏獲得了那種消息。我對他說：「戴斯麥先生，你還沒有認識我。我知道你的時間很寶貴，而你也正因時間寶貴而老不肯見我。爲了使你不至在無用的究問中花費了寶貴的時間，我得鄭重地告訴你，我甯可被斬成碎片，也不願意出賣那些幫助我的人。現在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他臉變紅了，但沉着地說：「沒有！」

此後他就從不肯再見我。

我寫了一封信給白倫伯格，親自帶到陸軍部去，希望可以見他一面，但守門者告訴我白倫伯格正在瑞典渡假。這位守門人是很喜歡談話的，他奮興地對我談及六月三十日大屠殺之夜陸軍部裏面的情形。我表示聽得非常有興趣，我們便立刻成爲好朋友。他答應把我的信偷偷地投入寄給白倫伯格底郵包裹。幾天以後，我接到白倫伯格的副官從海新福爾寄來的明信片：

夫人，陸軍部長在旅途中接到了你的信。他將在八月中間返抵柏林。那時請你打個電話來。希特勒萬歲。

這使我覺得白倫伯格的態度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好。

我的丈夫許久都照着我的願望留在外國，但現在因爲匯錢到外國去越來越不容易，所以回來了。我想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關於漢斯的事情，他決不出面，他們也不願意他因漢斯的事情而冒着被取銷養老金底危險。我時常和他討論怎樣去接近白倫伯格。

他說：『只要我能夠和他談一次話，就可以使他爲澳斯出力。我們開來的交情很好，他的一些有秘密性質的事情都常常拿來請教我，我權信他一定肯幫我的忙。』

我就說：『那你就去看他吧。我相信你的話。而且他這樣做也不會有危險，你不過去看一個老朋友而已。』

因爲興登堡總統逝世之故，白倫伯格回來得比預期底早。我的丈夫寫了一封信給他。他的副官回信這樣說：

因爲總統逝世及其他種種事情，陸軍部長非常忙，沒有時間見客。假如你願意將事情對我說，我將樂意於在部裏延見你，但我們所談的必須與政治無關。

我的丈夫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不能去見他。那顯然是沒有用的。他回信給那位副官說，既然這樣，他也不要會晤了。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那位副官說：『我聽說我的丈夫會寫信給你表示不必會晤。他對我說，他會是一個軍官，不能讓人家把他趕出來。但我的意見不一樣，他所要談的事情實在與政治無關。我請你讓我代表他去見你。你可以很自在地把趕出來，假如你願意的



話。這將不傷及我的名譽。我將認爲我們對什麼是政治什麼不是政治底意見不同而已。」

「你接到我從瑞典寄來的明信片嗎？」他說，「我當然願意見你，你立即來就是。」

他坐在桌旁，一身白制服，顯得瘦長而瀟灑；手裏拿着一根馬鞭，輕輕的揮動着，一如表示他不願意談得太深一樣。但無論如何，我總把我的心事說了出來，他注意地聽着，然後照例說：「你知道的，白倫伯格先生儘管熱心幫忙，却並不是站在一個可以爲力底地位。你是懂得法律的，我相信，一部不能干涉別部的事。」

「噢，」我說，「一樣的，只要白倫伯格先生肯於相助，他是可以做到的。」

「你想他能夠做什麼呢？」他問，「我們是絕對與政治無關的，而我們也不准去過問政治。感謝上帝，我們對政治可以毫不關心。我們只須跟在我們的元首後面，這就是我們所應該關心的一切。」

「要是我是白倫伯格先生時，」我說，「在下一次的開議席上，我將用拳頭拍着桌子說，我白倫伯格是不願意遺棄萬年齡。我是內閣的一員。在國外的人們是認爲我有一部分力量的，現在國內所常常發生的令人憎惡的事件，他們也一樣的教我負責。除非你

們應該使這些事件終止，我是不和你倒轉下去的！」

那位副官笑了起來：「是的，夫人，你一定會這樣做的。我一點也不懷疑。但白魯伯格先生却永不會做這一類的事。」

「那麼，假如我在這裏不能獲得援助時，請你至少也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直接向希謨勒想辦法吧，」他說，「直接寫信給他，請求會面，寫得和氣些，有禮貌些。不要觸怒他，否則他永不會見你的。一旦見面時，你便可以熱切地訴說，一如你在我面前所做的一樣，也許你能夠多少感動他。」

我便寫了一封極和氣極有禮貌的信給希謨勒，裏面提到赫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人民觀察報」上面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特別提到下面的這一段：「對於不法無行的納粹黨人，任職人均可向我具名告發，要求保護。」。我說我有一樁重要的事情向他指陳，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得讓我陳述的機會。

我轉信到總領事後，希謨勒的副官便打電話來說希謨勒本人現在不在城裏，但他自己可以接見我。

我得到格總打機那裏去會見了這位副官，H上尉。他的態度很好，很有禮貌。我先對他說我得告訴他一些事情，也許他不大愛聽，因而對我存着壞的印象。但他假如願意對我所說的諸加以調查，那他可以去問白倫伯格將軍，白倫伯格將軍同我是很熟的。

——我希望這樣一說之後，我的話他才聽得進去——我又說我相信希謨勒正是我所應該向之投訴的人，那麼，我是不是可以根據赫斯的文告，把應該向希謨勒投訴的話向他直說呢？

他說我儘管直說，不必有所顧慮；而他既然是希謨勒的副官，也就和希謨勒一樣的有資格來聽我的話。

我便一口氣把要說的諸說了出來。我告訴他現在我特別焦灼，第一是因為他們不肯給我探理的許可證，第二是因為我的兒子要我替他送去一架新的眼鏡，這使我想到他那副眼鏡又被打碎了，第三則因為最近有一位英國籍的女士來向我問起我的兒子底情況，他的英國同胞們已經很久聽不到關於他的消息，有人說他折了一隻腿，有人又說他已經死去。

他告訴我不要聽信那些謠言，那些都是謊話。我說外面的謠言倒常常證明是實，相反的，格殺打撲裏面的先生們却常常說謊。

於是他使說我的焦灼是作爲母親者所常有的過份的擔心。但我現在是可以放心的，因爲那些事情即使有過，到了希謨勒的手裏，那些濫用權力的人們就會被嚴厲地懲處了。

我說可惜這並不能使我放心，因爲剛好在希謨勒上台之後，格殺打撲便又犯了一樁最可怕的罪行：謀殺了繆賽謨。我聽人家說：那個殺害了繆賽謨的兇手說過這樣的話：「好了，他算完了！要輪到李登這豬羅了！」

他自然說我不應該相信這種無稽的謠言，而且，繆賽謨之爲自縊，這是我在報上所可讀到的。我說我與其相信報紙的記載，無甯相信我所獲得的情報。我從可靠的來源，纔知道繆賽謨是被殺的，連他彼殺詳細的經過我都知道。還有繆賽謨是極端反對自縊的，假如他在受了十八個月的酷刑之後終於不得不自殺，那史足以證明集中營裏情形處

可怕

那位副官試着來解釋繆賽謀自殺底可能。繆賽謀年紀老了，靜夜思量，他會對他自己說：『你永不會獲得自由了。』於是便出於自殺，儘管他的待遇很好。——但我不相信他這種說法；他終於說：『我得消除你的焦灼，讓你自己親自去證明你的兒子底腿是無恙的吧！』

他在我當前打電話給戴斯麥。從他們的對話裏，我聽出戴斯麥是極端反對給我以許可證的；但後來希謨勒的副官却命令式地叫他發一張給我。

我便去找戴斯麥，可是他拒絕接見我，他顯然因為我另有辦法而非常生氣。

那位填寫許可證給我的秘書告訴我：『你得給我一個去探望的經濟上底理由，這是發給許可證必須的條件。』我憤然地說我沒有什麼經濟上的理由。他和氣地說：『不要自苦，我們必須想出一個理由來。』後來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真的理由。關於我的兒子蘇受理的案件底。

一直到八月二十日我才能夠去探望我的兒子。他告訴我他的情況很好；他跑幾步路

我看，證明他的腿還在，雖然不能夠伸屈自如。我又仔細檢驗他的腳套，看不出有受刑的痕跡。

漢斯告訴我，在巴本堡的時候，有人對他說他已被判處死刑的噩耗。

一剎鐘的會晤不能談好多話，不過我的印象是使我放心了。時間到了時我將離開那間會談的房間，而漢斯則留在那裏等人家來把他帶走。有一位在隔壁的官員却對我說：「你又何必這樣快便走開呢。你可以留在那裏，直到他們來把他帶走的時候。」他准許我又去和漢斯在一起。這時沒有人監視着我，我得以知道他的確沒有受什麼虐待，那裏的情形比以前的集中營要好得多。我乘機偷偷地告訴他：「假如你受虐待時，在給我的信上，只簽「漢斯」一個字。」他給我贈價回來是簽「漢斯阿欽」的。

回來之後，我寫信向希騰勒的副官道謝。

## 十二 思想自由

漢斯從營裏寄來的信都表示他很滿意目前的情形。我告訴一位快要回國的英國朋友說漢斯很好，他的腿雖然不能夠彎曲，但還沒有給砍了去。

當我正在掛念漢斯的時候，有一個被釋放出來了的青年來看我。他褲圍污穢的上衣，指着他的羊毛背心給我看。好使我信任他。這羊毛背心是我給了漢斯的。漢斯給他的時候，要他在獲得了溫暖的寢物時，把這個羊毛背心再寄回去，我立即把我的羊毛衣和他交換。

這位青年的車資也是漢斯給他的。他告訴我漢斯怎樣儘他所有的錢幫助其他的犯人。這時人們每星期可以寄給犯人十五個馬克。漢斯開初雖然讓我們寄得少些，但不久之後就非常願意收到最高的數目，因為他把大部分給了別人。

「這位青年告訴我據說有些犯人將被移往大橋，我必須竭力防止這種被移去。」

我便又去找希謨勒的副官，事免我在這書中詳述他與我談話的經過，只請不要求發給探望的許可證。見面時，我告訴他據說有些犯人將被移往大橋，他聽後，大橋集中營是被認為特別可怕的。

「不，」他說，「假如你的兒子將被移往大橋，那我一定早已知道。當然，我不能保證將來不會有這種命令，但目前卻不會有這樣的事。而且，移到大橋去也並不壞，大橋是一個模範集中營，裏面有着完善的衛生設備。」

「當一個人被虐待至死時，衛生設備對他又有什麼用處呢？」我說。

「不，不！」他說，「絕對的，那面並沒有虐待犯人底情事。」

「但你是知道了我的兒子受過了怎樣的酷刑底，」我說，「而關於大橋的謠言，那是再可怕沒有的了。」

「我真的不相信那裏有過虐待犯人底事。但假如過去有，現在也不再會有了。兩星期前我才去檢查過，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一切自然可以非常好，」我反駁他說，「因為營裏在幾天之前便接到了要來檢查底通知。他們自然有時間可以把受虐待的犯人藏起來。假如你底檢查是突如其來的，那你就見不到裏面的真相。」

「不，不！」他喊着說，「虐待的事情是決不再會有的。你不是自己證實過列希登堡裏面很好嗎？我問過一個大橋的犯人，他說他在那裏非常舒服。」

「你也許知道，」我說，「我的兒子也時常告訴我他的待遇很好，但誰都可以看出他受過虐待底痕迹。」

後來我又提起了列希登堡，再度感謝他爲我獲得了探視底許可證：「讓我去探望是非常對的，人們知道犯人們很舒服，也就不會有謠言了。我立刻寄語到英國去，說我的兒子並沒有喪失了他的腿，他目前的待遇是很好的。」

想起了英國好像使他生氣，他用手指敲擊桌面，帶着查究的神氣注視着我。我有點後悔不該說出我和英國方面的關係，對他解釋說：「我想我這樣做是對的，我個人相信暴虐的傳說決不能讓它傳播到國外去，我得隨時準備着來否認那些謠言。」

突然間，他露出非常和悅的笑容，說，「你有多久沒有看見你的兒子了？」

我說三個月。他問我是不是願意再去看我的兒子，他可以給我許可證。

當我把許可證接過來之後，我笑着說：「在電話裏我曾答應你我不是來請求許可證的，現在你自動地把它給了我，可是我得聲明我並不會破壞我自己的諾言，怕往後人們會說我是用虛偽的藉口來獲得晤見你底機會底。」

在我告辭的時候，他答應我每三個月發給我一張許可證。

這回，我居然和漢斯晤對了整整一個鐘頭。在接着的兩年中，我們晤面時也總是這樣。他的情況使我很滿意。那裏來了一個新的營長，名字叫萊希，是一個很高尚的人。

從監獄釋放出來的人們陸續來看我，有的和漢斯是同監房的。從他們的口裏，我這才知道監獄是在裝訂書籍底部分工作。因為關於工作的情形，在探望的時候是不准談起的。監獄裏，營裏所有的犯人對漢斯都非常敬愛，就是那些比較有人性的暴徒也都敬愛他的。監獄裏有些把法律上的難題來請教他，有一個甚至請教他關於一樁不幸的戀愛事件。

我才剛知道親朋的書札對於犯人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對於漢斯。漢斯把我的信讀

了一遍又一遍，從不肯加以毀棄。在列希登堡集中營時，他和他的朋友們時常把我的信研讀了幾個鐘頭，把每一句話都仔細思索過，看是不是含有特別的意義。

因之，寫信給漢斯變成了一種慘淡經營的工作，特別是在海恩茲方面，他比我更長於用掩蔽的方法來傳遞消息。

寄到列希登堡去的信，據說規定每信最多是四張紙。但我聽說那裏的檢查員因為我的信寫得非常有趣而伶俐，很喜歡讀它，所以我便逐漸增加到八張紙之多。為使檢查者易於閱讀，我並且用打字機。不幸的是這位先生走了，繼任的對我的信全無興趣。我寫去的信有一封被退回來了，理由是「太長」。

漢斯在營裏還時常設法來幫助那些情況特別難堪的犯人，請求把這種犯人調派到裝訂部來。他自己就是這一部的主管人，負責如期完成他們被分派的工作。沒有人打理他的時間是怎樣分配的，所以他得以在正式的休息時間之外，還找出時間來從事他的研究工作。他要求我們寄給他大批的書，有些極難購得，有的則價錢極昂。同時他又要求大批的偵探小說，這使我很詫異，但後來就知道這些是用來「賄賂」那班黑衛隊的。漢

斯自己所熱心研究的則是中古世紀的文學，他在寫一本以十四歲的孩子爲讀者的關於中古世紀文學底教科書。

漢斯在營裏總是鼓勵其他的犯人繼續研求學問。他們有的被釋放了出來，漢斯又要求我照顧他們，不要讓他們已經醒覺過來了的對於學問的興趣又復消沉了下去。有一個被釋放了的人在經過柏林時，到我家裏來住了幾天。他對我說：「我真不願意被放了出來。現在有誰在照料着漢斯呢？他總需要有人照料他，使他的好意不至過份爲人所踴躍。比方說，當他從獄裏的小食店買得了食物，或在星期日請人家乾糕餅和喝咖啡時，他自己總是一點也不食，因爲錢不夠。我總是設法使漢斯自己享用過一點之後才教別人吃。」

他常常私下爲漢斯做一點咖啡或者其他可口的東西，現在，他怕離「離開了之後便沒有人再像他這樣做。」假如當時他們曾問我願不願意出去，我一定會說不。漢斯在那裏一區就留在那裏一天。」

當這位青年向我告辭時，他的手抖顫着，以至於不能夠收拾他的小箱子。我帶得出

來他是怎樣的情於走上世途。也許他早就時常想到一個出獄的人怎樣的難以過活。

他第二次經過柏林時，告訴我：「當我對人家說我在營裏是和漢斯在一起時，他們都傾聽我的話。而當我對他們說我和漢斯很親密時，他們簡直把我管壞了。我每天都可以吃到一餐熟食，因為總是有人請客。又有人送給我一件溫暖的大衣和其他我所需要的東西。但我知道這完全是因為漢斯看我得起底原故。」

有一天，一個女人來看我。她過去常為漢斯補衣服，漢斯還有一件襯衣存在她那裏，她便以送還那件襯衣為藉口來向我打聽關於漢斯的消息。那時外面的謠言很多，有的說漢斯已經被殺。我告訴她漢斯沒有什麼，我剛接到他的信，我把那封信拿給她看，並請她向別人解釋漢斯並沒有被殺，因為我不願意我的兒子成爲一種虛偽宣傳底對象。

她坐談了整個下午，所談的都是關於漢斯的事，她很愛漢斯。我提起了我時常聽見人家說，在柏林的北區，很多人都崇拜漢斯，好像他是一位「聖人」；她用帶着責備的

眼光看了我一眼，鄭重地說：「他本來就是一位聖人！」

我還聽到另一種描述，在那裏面，漢斯所表現的是一個鬥士。下面所述的是S. W. 先生的筆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所有奧爾尼堡集中營的犯人都給移到列希登堡來。據說那裏面有幾個我們的老相識，有幾個頗有聲名的人物。但大家都以為李登還在愛斯德維根——巴本堡。可是這時他却已來在列希登堡，雖則我們直到在集合的場所才見到他。他的樣子真使人傷心。在伯爾登堡見過他的人，這時簡直認他不出，而我們這些從未見過他的，則覺得很難過。他頭皮剃光，左右扶着兩根杖，容顏慘白，直像一個瘦削的幽靈。只有眼睛還是活的，穿過了眼鏡，注意地望着我們。在我們中間，他有的完全陌生，有的有點兒認識。有的很熟，但他客氣地和所有的人都握手為禮，一如大家都是朋友。他立刻成爲人羣中的中心。他從不向人訴說他所遭受過的苦難。他的背有點兒彎——但他的精神是決不屈的。」

「在列希登堡他比較的舒服。他在書籍裝訂部工作，並且管理圖書館，這於他非常適宜。他可以勸我們讀某一本書，而不要讀另一本……」

「我們爲他的狀貌所驚，却又喜歡看見他，時常以他爲談論的資料。他愉快地工作着，這是他在獄裏幾年中最快樂的時候，前此他曾受過種種的虐待。」

「他在伯蘭登堡和愛斯德維根既然有了那樣可怖的經驗，人們真奇怪他爲什麼還有力氣來和他的敵人作對。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次，營裏的犯人給驅集在一個大廳上來紀念納粹底某一個紀念日，犯人們得想出些節目來，並且得表演這些節目。這實在是很使他們爲難的事，他們既不敢不用納粹的材料，可是不願那樣做。漢斯終於想出了辦法，他從圖書館裏找出了幾本詩集，選出了一些詩來給大家朗誦。輪到了漢斯自己時，我們都傾聽着他所誦的是什麼。當他誦完了時我們都非常感動。他居然敢於在黑衛隊面前誦出這一首詩：

思想本自由，

冥冥不可猜。

彷彿夜間影，  
太空任飛迴。  
有箭不能射，  
有身不能裁。  
一事君記取：  
思想自去來。

我心之所樂，  
我思自悠悠，  
猶如林中水，  
清清自在流。  
我願不可阻，  
我念不可囚，



一事君記取。

思想任自由。

或我被幽囚，

獄牆高於天；

但欲囚我心，

牆高亦枉然。

思想奮身起，

牢獄搖且顛，

牆崩鎖亦落，

思想自翱翔！

『那些黑衛隊一時抓不到這首詩底意義以及誦讀者底用意，或者，當他們知道了時已經太遲了。』

「試想一想吧，四週是一些瘦人不眨眼的黑衛隊，而在我們面前則站着一個爲酷刑所殘廢了的囚徒，他居然讀出了這樣的一首詩，一首在當時的環境對照之下是滿含着革命意義底詩，煽動我們胸頭的火餓底詩，這實在給我們以一個永遠不能忘記的印象。這喚起了人們的勇氣，而正是這種勇氣使李登那樣爲納粹黨人所痛恨，他們痛恨他，因爲他的靈魂是不可屈服的。」

## 十三 友誼

有一次 漢斯想翻譯『摩斯比麗』這篇詩，要我把原本找給他。我找不到，有一位研究德國古文學的專家情願把這篇詩從一本價值極大的書上拆下來，交給海恩茲。海恩茲很驚異，因為這位學者和漢斯並不相識，却肯於拆毀了他那本珍貴的書。但這位學者說：『我告訴你，爲了你的兄弟，只要對他有所裨補，我即使從身上割下來一片肉，也是樂意的。那麼，爲他而割散一本珍貴的書，我這用得着猶豫麼？』

當我把這種陌生人的友誼告訴漢斯時，他感到極大的安慰。我聽說犯人在入獄之後，即使爲期不久，也便感覺到爲人所忘記和遺棄。我希望我的兒子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當我到商店裏去買東西給漢斯時，那些商人的反應常常使我感動。在一家書店裏，一

位店員總是不怕麻煩，極力爲我搜集那些不易搜集的書，碰到絕版的書時，甚至不惜把他們自己保存的孤本讓給我：『要不是爲了你的兒子，我是永捨不得這本書的。』他會說。

在聖誕節之前不久，廣播電台發出了一篇宣傳性的演說，劇烈地攻擊人民公敵漢斯李登。我聽說有些商店的店員當聽到李登的名字底時候，立刻停止了工作，一直傾聽到演詞終了。

我向一門專賣舊書的人搜購漢斯所要的書，當我把一張書表遞給他時，他說：『編排這張書表的，一定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這個人，』我說，『現在被禁在集中營裏，他這張表是在營裏擬成的，並沒有什麼參考。』他注意地聽着，我便接下去告訴他：『也許你願意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我的兒子，漢斯李登律師。』

聽見了這句話之後，他不自覺地奮興起來說：『我不賺你的錢！』他除了本錢之外，把其餘的錢都退還給我，並且說：『你要是需要什麼，一定得到我這裏來拿。我將極力爲你搜尋最難得的珍本，不賺你一文錢。』

我們中間產生了一種真正的友誼。但，有一天，他的書店關門了，從此再也聽不到

關於他的消息。

有一次，一個推着書車到處兜賣的書販在我屋前停住了，對我說：「有人告訴我漢斯李登想找些文學書給集中營裏的人讀，我這裏有幾本書送給他。」他給了我二百本左右的書。

我問過一位出版業者肯不肯把某一本值錢的書照批發給同業的價格賣給我，結果他不單給了我這本書，並且附帶送來了二十本左右其他有趣味的書，作為給漢斯底禮物。

有一家水果店陳列得非常吸引人，我進去想買一籃水果送給我的兒子。他在列希登堡的時候，每逢聖誕節、復活節以及他的生辰時，我們可以送食物給他，重量規定為十磅以下。但檢查者對這一點並不十分嚴格，所以我逐漸把送去的東西增加到二十五磅。我知道漢斯常常把食物和他的朋友們分享，存下來給他自己的不會很多。有時我奇怪他為什麼要我給他買某一種最上等的捲烟——他自己是不吸煙的——和一些他自己從不想吃的精美的食品，但後來被釋放出來的人會對我說：「哦，那是送給我的。漢斯最能夠巧妙地發現別人所最喜歡的東西。」

在這家水果店裏，我說：「請替我挑些最好最不易腐爛的水果，我要它們能夠保持得長久些，因為這是送到集中營裏去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達到收受者的手裏。」女店員起初有些不願意的樣子，但當我告訴她這是送給漢斯李登底時，她高興地嚷着說：「好極了！他有一次幫忙過我的丈夫！」

她細心地爲我挑選，並且加上了特別好的幾種，算是她送的，店裏有一種甚，爲漢斯所特別喜歡吃。外邊已經不容易購得，她便把這些薑從架上取下來，替我保留着。

我的朋友認爲我這樣到處宣傳是愚蠢的，也許有一天會碰到一位納粹的信徒。但每次當我爲『集中營裏的漢斯李登』而購買東西時，從沒有人對我失敬。

## 十四 外國輿論

當然。一有機會，我便向政府的首腦們爲我的兒子說項，希特勒、戈林、希謨勒、奧登堡，我都求過。還請託過許多要人的侍從，以及赫斯一類的人物。我並且選擇了好日子才這樣做：像希特勒的生日，納粹的週年紀念，以及政府完成了一項大舉措的時候。我又用各種可能想像的請求方式，有的很詳盡，有的很懇切；當薩爾公民投票之後，我甚至用電報去請求。一般地說，我所得到的是有禮貌的拒絕，有的很簡明，有的則述說拒絕的理由；有的用書面，有的則經由電話。後來，他們告訴我，要是我請求得這樣頻仍，他們此後將置之不復。我只可以三個月請求一次。

有一次，格殺打撲辱我去。一位官員對我說他們不能夠把我的兒子釋放出來，怕他在外邊生命不安全。

我：「要是他給放了出來，我將負責他的安全。」

他：「也許有一天他會在街上給人殺死，外國方面就更會有人抱不平了。」

我：「要是你們怕外國憤怒時，我勸你甯可把我兒子釋放出來。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有人在街上被殺死。這不會成爲可以憤怒的理由。但你們那種把犯人們荼毒至死底事實，却正是使整個的文明世界憤怒底原因。」

他：「我沒有聽清楚你剛才說的是什麼。」

我：「那麼我再重複一遍。」

他：「不，你不要重複！我必須沒有聽見你剛才的話。還有，你的兒子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就是一個危險的敵人。要是他被釋放出來時，他又會做反對我們的工作底。」

我：「不會，只要他保證他自己不那樣做。但你們可以直接把他送出國境，那你們就不必再有害怕了。」

他：「他不會在外國做反對我們的工作嗎？我們已經有過不少的經驗了。」

我：「但假如我留在國內給你們作質呢？我的兒子知道我在你們的掌握中，他就不



會開口反對你們的。你們可以把我關起來以爲保證。」

他：（自傲地）「人質的辦法是中古世紀的，我們已經進步些了。」

我可以舉出一連串的例子來證明納粹並不比這進步，但我不願無謂地把他激怒，所以我只說：「假如一個人自己願意作質，這是完全另一回事的。」我又說，要是我的兒子不能夠釋放出來，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形式加以禁錮，比方說，關在砲台裏面。我特別提到漢斯所受過的酷刑。

他：「你不能說這些話！」

「但這是事實，」我說，「我把某些官員說過的話背了出來，他們都承認漢斯受過酷刑。」

他：（威嚇地）「假如人家詰問你時，你對那些話也記得這樣正確嗎？」

我：「當然，直到「最後的審判」之日爲止，我將不忘記他們所說的一句話和所做的一件事。至於那些官員是不是記得他們所說的話却是另一回事。」

他：（恐嚇地）「假如你被處決時你上和剛才一樣說嗎？」

「流到我最後一滴血我都那樣說。」

他站了起來。「我不能聽你說這些話。而且，你對我這樣說也沒有用處的。我對你不能有所幫助，在這樁事上，我不過是一種工具而已。我將忘記你所說的話，這就是我所能夠幫忙你的地方。」

他和我握手，我走了出來。

我的一位朋友曾勸總統府的祕書長梅斯納把我的請求呈給興登堡，並幫我說話。在那封請求書裏面，我詳細地說明我兒子的案情，並提醒總統他在大戰時和戰後對我的丈夫怎樣敬重。梅斯納回信說興登堡對我的請求非常同情，並且已經把那請求書轉給主管當局。但結果是被拒絕了，一如我其他的請求一樣。

在格殺打撲那裏，有一天，我提起了興登堡對我兒子這件案的態度，希謨勒的副官便說：「我很抱歉，但在這件事上，即使好爸爸興登堡也是無能為力的。」

「另一天，這位副官搔着頭說：『唉，假如我能夠告訴你你的兒子將被釋放時，我將多麼快樂啊！』」

一次，在談話中，當我提起我的兒子曾和希特勒在法庭上劇烈爭執時，這位副官驚愕地說，『那你休想他會被釋放出來了！』

『什麼！』我喊着說，『難道你也以為元首會這樣做嗎？那麼，人們說，我的兒子之所以受罪，就是因為有過那回事，這種說法是真的了嗎？我常常告訴他們：『你們不能侮辱德國的元首，說他會作這種小氣而卑鄙的報復！』』

『不，不！』他搶着說，『當然，這是沒有問題的，元首當然不會報復。我只是說種種的原因湊在一起，這就使你的兒子更難得被釋放出來。』

從別的方面，我聽說有些犯人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釋放的，除非得了希特勒底許准。漢斯李登的名字也在這張表上。

我又聽說在格殺打撲所沒收的我的兒子底文卷中，有一張照片，裏面是我的兒子和希特勒面對面站着，我的兒子是被告的辯護人，希特勒是證人。

希謨勒的副官時常喜歡聽我發表一點政治上的見解。他認為我的主張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底。』他也許認為我之所以不肯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是由於我個人所遭逢的事

件。有一次，當我不經意地發表了一個政治見解時，他和藹地，却又帶着威脅的意味說：『我相信我們應該也把這位可愛的小母親關了起來。』

這話使我聽了很舒服。我告訴他：『我不是時常請你們把我關起來而把我的兒子放出去麼？我既然把我的兒子養成了那樣一個高尚的人物，以至於你們都受不了，那麼應該由我來負責。』

他驚駭他嚷道：『看上帝的份上吧，你又在表演你那最拿手的一套了！我已經告訴過你一百次了，你不能這樣地說話！』

我寫信給宋妮曼，那時她正和戈林住在奧伯薩茲伯格。自從上次見過了她之後，我還不會聽到什麼消息。我很想再度請她幫忙。我在信裏告訴她我相信我所有的請求都沒有到達當局的手裏，請教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我的申訴書擺在戈林的眼前；還附了申訴書的草稿，問她那樣說是不是合式。

幾個星期之後，她打電話給我說：『親愛的李登夫人，請你不要見怪我這樣遲才回答你，也許你已經知道了我們在奧伯薩茲伯格汽車遇險這回事。我剛剛才回到柏林，膝

部的傷還沒有好呢。」

我對她表示了懇切的慰問——那完全是由衷的，因為我喜歡這位慈祥的夫人——她回答說：「哦，我倒沒有什麼。重要的是戈林，他的傷勢已經在減輕着了。」

「但報上說他並沒有什麼。」

「這不過在安慰大家而已，」她說，「不然的話大家會擔心死了。實際上他的傷勢要嚴重得多，胸部都撞破了，……我已經在一次早餐的時候把你的申訴書拿給戈林，他說你在扯謊，要不然就是不明瞭事實。他說你的兒子是劇烈地反對國社黨的，同座的人並且說你的兒子曾經是國會的議員，在國會中和戈林作對的。」

「他們弄錯了！」我說，「我的兒子要是做了議員，我不會不知道的。我可以證明他不曾。」

「不，不！」她說，「你不必去找證據，我相信你的話。我將立刻轉告戈林，雖則他禁止我在他面前再提起你的兒子。他對我說「要是你老是對李登的事喋喋不休，你往後的什麼我都不聽了。」所以，你知道，要是他真不再聽我的話，那是非常可惜的，我

將因之而不能再幫助他人。」

我從國會辦公處那裏討得了一張證書，證明我的兒子不是議員。

幾天之後，戈赫的副官打電話給我，說是我的請求已被拒絕。我告訴他這種拒絕一定是因為他們誤認我的兒子曾是國會的議員，但我却有了反證。可是他聽他們已經知道那是誤會，不過這和拒絕無關。

希謨勒的副官曾把我上給希謨勒的請求書親遞給後者，對於請求書的寫法，他並且貢獻了意見。在一次談話中，我告訴他我的兒子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而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我說明我的兒子所從事的文學工作底性質，他聽了說：「哦，日耳曼的藝術。希謨勒對此道是非常有興趣的，也許可以從這一點來引起他的注意。」

我便把我兒子翻譯的『樊蘇勃倫納禱告文』拿給他，附着我兒子所作的非常奧博的註解。他拿給希謨勒，後者也許看不懂，也許看了毫無印象，不久之後，那位副官便又打電話告訴我說：「夫人，我非常抱歉，你的請求又被拒絕了。但你要是在會讀過昨天的

報紙，你就會不以爲異。」

「是的。」我說，「昨天的新聞是很可怕的，一切看去好像那樣的絕望，我真願意能夠去看看我的兒子，安慰安慰他。」

他認爲我的要求是很自然的，立刻便答應給我探望的許可證，雖則按照規定時間還沒有到。

報上的新聞是，英國的阿倫爵士曾寄了一封申請書給希特勒，懇求將漢斯李登釋放。若干最著名的英國律師都簽名在這封申請書上。消息止此。但我知道內容是這樣，漢斯的案子使英國的律師界對他非常同情，因爲律師是應該保守職業上的祕密底，但現在納粹却想迫使漢斯破壞這種原則。申請書中對這一點顯然特別着重，並且堅認爲漢斯絕對無罪。

李登特羅甫對阿倫爵士作如下的答覆：

阿倫爵士閣下，

你十月三十一日給元首的信，已經由總理府轉來給我，着我就加考慮。我因爲

工作繁忙，直到今天才騰作答。

首先，我得告訴你，在仔細把案情研究了一番之後，我很抱歉我不能夠向元首進言接受你的建議。理由是這樣的：

漢斯·李察律師是德國裏面在國際上反對威爾遜底領袖之一。他之所以被囚，是因為他從事過叛國的活動。而他思想上的立場，使我們不能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把他釋放。

你的法律界的朋友們在請求書上所陳述的理由，半由於錯誤的假想，半與事實不符，不能不加以駁復。革命是不依正常的法律手續去進行的，也不是在法庭上進行的。其次呢，李察律師的待遇是絕對無可訾議的，我聽說他實際上還享有某些特權。

現在，阿倫爵士閣下，我自己方面想請教你：一個政府，以及這個政府的法律制度，它把那些不可救藥的敵人關了起來，恢復了六千五百萬人民幸福，這真的可能是一個壞的法律制度嗎？究竟是人道為法律而存在呢，還是法律為人道而存在呢？



在呢。這樣的法律制度難道必須打理世界的輿論對它怎樣麼？

我不能夠用一種白態度來接受你那些法律界的朋友們底要求，特別是因為我們在差不多同樣的案情中有過一個十分不幸的經驗。

前此一位著名的英國人曾告訴我，德國監禁了『國會大火案』底犯人第米特洛夫和他的同志們這一事件，實在是英德諒解上的大障礙。假如能夠把他們釋放出來，英國的輿論界將產生極端良好的反響。我本來知道我們當時所對付的是一羣不可救藥的人類社會的公敵，最好是不把他們再放出來，但爲了要促進英德中間底諒解，我終於主張釋放他們。那些保加利亞人給送到俄羅斯去。而今日呢，第米特洛夫變成了第三國際的書記長，在那裏高呼打倒希特勒！

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觀念和德國寬宏大度底結果！我以為這是我們兩個國家在未來的事件上所應該避免的。

親愛的阿倫爵士，你之反對凡爾賽條約是德國和全世界所共知的，你主張英德

友誼也正和我一樣，所以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們十月三十一日的請求書是完全出自高尚的動機。我希望在英倫和華的大道上，我仍將常常和你相見。請接受我的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友情。

李賓特羅甫

從李賓特羅甫這封信看來，好像我的兒子將被終身監禁。我寫了一封信給這位外交家，把他的話逐句加以駁斥，但沒有接到回音。

兩天之後，我到列希登堡去看我的兒子，他很詫異，因為這不是探望的時候。我告訴他我是來慰問他的，也許他見過了報上的記載。他說他倒是爲我而難過，他自己是知道一時不會有被釋放底希望的。但他要我繼續向國外求援。這一次的探望，大家對我都特別和藹。我想乘機會和營長晤談，因爲漢斯一位釋放出去了的朋友告訴過我，漢斯的心痛病非常嚴重。時常突發，以至於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寫通信給這位營長，請求他准我的兒子出外就醫，營長接到我的信後便教營裏的醫生對漢斯加以檢驗，並寫信回

管我漢斯還有什麼不適宜於羣禁底病狀。不過他可以找輕鬆的工作給漢斯做。

營長說他的身子不舒服。我要說的話可以對他的副官儘量地說。我告訴他我之所以來是因為讀了報上的記載，那些記載是沒有一句話不錯的，特別是說到我的兒子是人類社會危險的敵人底地方。我生拍營裏的人會受了這些話底影響。所以我急於來糾正這些話可能產生底印象。我把我寫給李賓特羅甫底信稿拿給他看。但他拒絕閱讀。他說一個集中營的營長並不問一個犯人做過什麼事和曾經是一個什麼人，他所問的是這個人底營裏的行為怎樣。還有，他對李賓特羅甫信裏所說的漢斯享有某些特權的這一段話非常不高興。他說在他底管理之下是無所謂特權的。所有的犯人都受同樣的待遇。是不是我的兒子告訴過我有什麼所謂特權這回事呢？是不是我把他所告訴我的又轉告別人呢？我說我從不曾聽見過所謂特權這回事，無論我的兒子以及被釋放了的人都不曾對我說過。但我却因為從李賓特羅甫的信中讀到了這一點而深懷感激；我以為一個人入獄既久，行為又那樣好的人，是應該享受一點特權的。——不，這位營長說，這是不會有的事。不過，這位營長是那樣的和氣，總使我相信營裏的官員們總會善視漢斯。

後來，從被釋放出來的人中，我聽說當時阿倫爵士的請求書曾使黑衛隊員們爲之感動，他們對待對漢斯應該特別看待。而當阿倫爵士來在紐倫堡做希特勒的士賓時，營裏的人都相信：漢斯既然是阿倫爵士最關切的人物，這回一定會有什麼結果。

除此以外，釋放出來的人好幾家都對我說，外國的輿論常常發生良好的效果，即使犯人不因之而得釋，至少也暫時獲得了較好的待遇。集中營當局生怕外國人會來探視某一個他們所關切底囚犯，因而對那個囚犯不得不加意善視。

## 十五 獄中投票

漢斯的腿好了些。他時常把他自己的腿用力按摩和試着使它彎曲。有一次，他告訴我：「巴本堡的那位醫生永不相信我能夠自己把這條腿治療到這樣。」

一天，漢斯向我要兩張嵌在畫框裏的畫，一張桌布和一張窗幔。這使我非常歡喜。被釋放出來的人告訴過我，那些久經監禁的囚犯都可以兩人住一間監房，並且可以把他們的房間弄得舒適一點。這對於漢斯特別便利，因為當他時間自由時，他可以回到自己的房裏來，靜心作文學上的研究。

但他不久就享不到這種福了。兩個月後，他給我的信說：「我最近便會把一些多餘的東西，包括桌布、畫、和一些用不着的書，通通寄回去。」並且叫我不再寄書給他。一切除他來要的東西都不必寄。

他又說，他已經被移到另一部分去了。下一此我去探監時，他的情況使我很擔心，却又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對，只是感到那裏面的空氣已經不同了而已。

這時恰好距大選的日子不久。我低聲對他說：「你必須投贊成票。」他望着我，一如我的要求是荒謬絕倫的一樣。我又再低聲地說：「你非投贊成票不可，我知道我的話是對的。」

漢斯沒有手杖了，這使我很難過。我問他爲什麼，他只說他的腿已經很好，再心不須手杖了。但我後來從釋放出來了的人那裏，才知道漢斯的手杖是給一個叫倫麥脫的拿去了的。倫麥脫就是在愛斯德維根虐待過漢斯的人，不久以前給調到列希登堡來，一來了又繼續把漢斯虐待，漢斯不敢向那位有人性的營長報告，因爲生怕倫麥脫在職的日子也許比那位營長底還長，萬一營長先走，那他可就只得吃盡倫麥脫底苦頭了。漢斯事實上非用手杖不可的，他的腿還是那樣的僵硬，在上樓梯的時候，那隻壞的只能拖着走，非用手杖不行。他告訴了醫生，可是醫生說他必須先向巴本堡醫院裏的醫生調查一下，再決定可不可以發給手杖。醫生的信是寫了，可是在營裏辦公廳上給壓了下來，

沒有發出去。醫生也就不再打理這回事。

漢斯接着寄出來的幾封信，使我相信他的情況更加惡化了。他給和他的好朋友們隔開，這使他十分痛苦。

我走遍柏林，尋訪新近從列希登堡釋放出來的人，終於知道了有一位，却是不容易碰到他，因為他非常驚怕和我接觸。我試着在他的未婚妻辦事的地方外面行走，但連她也碰不着；可能的，她也注意到我而有意躲開。不過，後來我終於因某種機緣使我到我家裏來看我。

他告訴我他是在監視之下的，非十分細心不可；他給自己定下了原則：永不提起營裏的「廢事」。但爲了漢斯李登的母親，他得做一次例外。

他說營裏因爲牙病而受罪。營裏的牙醫並不十分壞，就是要錢要得厲害。假如有一個犯人不再了去請教他，前者必須先交錢，沒有錢的話，他就把你的牙齒拔了，別的不管。拔牙是他該做的事，其他的治療則非錢不行。

我所要知道的是營裏的空氣爲什麼突然轉變。他說，首先，是營長已經換了人，新

來的粗淺得多。其次呢，他們在營裏找到了幾份不合法的報紙，裏面雖然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但也作爲一個向犯人們舉行嚴密搜查的藉口，並且限令犯人們將一切與房子的構造無關的東西都送出去：圖畫、桌布、窗帷、地氈，以及一切飾物。

他又說，當營裏舉行公民投票的時候，有些犯人投了反對票。但這種投票並非真的是秘密的，因之那些投反對票的人便被移到另一個施行懲罰的部分，大受迫害和做過量的苦工。

希謨勒曾親到那裏去巡視過，並且下令把那些第二次入獄的人都移到一個特殊的部分，備受虐待。漢斯有一位朋友不單已經入獄兩次，並且又投了反對票，自然給移到懲罰的部分去。至於漢斯自己却可以不必投票，因爲他們沒有發給他票紙，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向希謨勒詢問在豆上尉訴說列希登堡的情形又已經壞，我的兒子非常沮喪，健康也顯然退步。他承認營裏的紀律現在是更爲嚴酷些，因爲有些猶豫行動不軌之故。每逢有不軌的行動，便跟着來了嚴峻的措置。不幸的是那些無辜的也得和有罪的一道吃



苦，這是沒法避免的。我得鼓勵我的兒子。他又答應我兩個月可以去探望一次。

在兩月之內，我已經去探望了兩次。當我正走向格殺打樸的辦公廳要求發第三次或許可證時，在應接室裏，有一位我常看見却又未交談過的官員對我說：

『李登夫人，你去列希登堡去得太多了。』

『我當然要去，』我說，『當我被許可的時候。』

『普通人們最多是一季去一次，你却說法去得密得多，在我們裏面已經引起了麻煩了。我不能告訴你底細，並且不能讓人們知道我會和你談過話。但你聽着，——一季去一次，不要多去。』

『不過，』我說，『H上尉已經答應我下次可以在聖誕節日去探望，也就是說，在七個星期後。這我現在可不能變更了。』

『我勸你聽我的話，不要再在三個月以前去。』說着他自去了。

我無意於接受這種勸告，但我的丈夫却以為我最好還是接受。據他從前在軍營中生活的經驗，下級的軍官常常比上級的更能作威作福。要是我偏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可以

和我搗很多的麻煩。而且，他們在職的日子常常比上級底長。我終於明白了這裏面的關係，一直等到三個月後才再到格羅打樓那裏去。當他們把許可證遞給我時，我注意到裏面寫着只許我和我的兒子晤談三刻鐘，而兩年以來，我却總是被許給一個鐘頭的。我質問原因在那裏，一位官員說：『你要是老是兩個月便去一次，也許以後根本就不能獲得許可。』

我幸而懂得這樣替他解釋：『這裏面一定有什麼誤會。我總是三個月去一次的。過去的兩次，我因為特別的原因才被准許兩個月去一次。請你查一查案卷，就可以知道我没有說錯。』

他只好承認我的話沒有錯。不過，從此以後，我得三個月去一次，每次見面一小時。他說他不解為什麼我不能夠和其他的人一樣，以三個月一點鐘為足。

三個月後，我又打電話給格羅打樓，知道H上尉已經離開那裏，我得和一位叫伯羅道斐的接洽，而這位先生根本就不准我去探望。

我向希謨勒的另一位副官沙廉科克申訴，我說：

「且上尉因為我糾正了英國方面關於我的兒子底不正確的消息而頗為欣慰，所以他答應我三個月可以去營裏探望一次。我認為一個軍官的諾言是用他的榮譽來擔保的，現在且上尉既然已經不再站在可以履行諾言的地位，我自自然然地想到你應該代他履行。」他終於也答應了我准我三個月去一次，不過同時也警告我必須十分小心，不要干犯了即使極細微的規則，否則他就不再答應下去了。

他叫我去見伯恩道斐。後者當接到沙康耐克的命令時覺得非常詫異。他請我進去，和我攀談，態度變得非常和藹。從此以後，每次我去請求許可證時，伯恩道斐總是親自拿給我，再也沒有什麼麻煩了。

當漢斯最後變壞時，我又設法來引起國外輿論底注意。我得把每度的變化都寫達出去，讓謠言流播，又不讓真相被發覺，這並不是易事。當然，我還得用匿名的方式，我必須照舊在格殺打撲之前，扮演忠誠無害的角色。假如有一些兒差錯，那我不單會失却了自由，而漢斯也會完全和外界隔絕。

海恩茲必須一再到外國去，觀看去荷蘭，或者去捷克，從這些地方去援助外國的良。這是一種危險的工作，他決不想繼續。

我們的國外同情者常常主張奉一個廣泛的運動，要求把漢斯釋放。但我們總認為還是慎重點好，只要情形可以保證德蘇關係改善的態度為佳。人羣輿論已經準備好了材料，預備在著名的外國報上刊登，一些對德國頗有影響的外國要人們也準備發言，只要我們答應，立刻便會造成一個廣泛的援救運動的。不過，我們總認為尚機運沒有到。

一直到後來，我才體會到海恩茲的活動是怎樣的危險，也才知道他每次到於京潑拉格時，他的朋友們總是求他不要再回德國，他們生怕他回來後會被抓去。其實我當時即使知道，還是會讓他去的，我們好像都着了魔；漢斯必須救出，不管我們自己怎樣。甚至常我想到我是把所有最危險的工作都讓海恩茲去幹，我也覺得不能有所顧惜，因為我自己必須在柏林從事更重要的工作，那是別人所不能夠代替的。假如被抓的是我而不是海恩茲，那對漢斯就更糟了。

## 十六 黑院子

漢斯在列希登堡過了三年又兩個月，在這期間內，營裏換過了四次營長。可注意的是，營裏情形底好壞，完全視營長底好壞為移轉。

有一件事是確切的：第三帝國的領袖們和格殺打撲的頭目們從不曾想到對那些集中營的情況加以改良。一位營長要是意見殘忍的話，他便愈有被揀擢的希望，反之，比較有人性的營長却總是被認為無能力。但在事實上，那些比較有人性的營長們必須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因為他必須在嚴酷的規例和兇暴的官賈之下，為犯人們謀取較可忍受的生活。

列希登堡是一座宏麗復興時代的堡壘，十六世紀時，一位薩克遜的公主在那裏住過。後來才改成寫字獄。它四週圍着十二尺高的牆，牆上是通着高度電流的鐵絲網。犯

人在進牢時得被剃光頭，不過此後却可以蓄髮。

邁斯的頭總是剃光的。他的第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當可把頭剃光，第一，因為自從在松雷堡受傷之後，他的腦袋時時作痛，濃密的頭髮使他難受。其次，他曾經讓人家拔出了成把的頭髮，剃光了可以不必再受這痛苦。

每一個犯人交到時，醫生都得加以檢驗；除非是重病，否則醫生總是宣稱適合監禁。犯人住的是大房，每間可容納六十人至一百人。睡床分上下兩排，床墊是稻草做成的，上覆毛毯。電燈通夜亮着；守衛們時常故意在外面吵鬧，使犯人不能入睡。房裏沒有暖氣的設備，許多犯人都給凍壞了。

體操是犯人們主要的活動，大概無論在那一個集中營裏，體操總是在叫罵和鞭撻之下進行的。在羅希澤堡，他們體操的地點是「黑院子」，也譯做「死圈」；因為從前新犯人解送來時，總趕急在這個天井裏跑步，拳打腳踢，不讓他們停止，一直到有些倒斃算數。死屍埋在這個天井裏。到了後來，他們又在這些墳墓上建造了一間廁所。這主要的是為了犯人們爬，在爬的時候，腦袋絕對不許抬起。要是有人敢把

屬獨抬越時，他便會立刻給拋在穢草裏，被用帶着釘子的皮靴踐踏。

所有的體操式樣都非做得非常快不可。最可怕的一種是在尿水裏拚命的滾。許多犯人因為大雨大吐特吐。有一位參加過索姆河戰役，屢盡戰場上種種恐怖底軍官，也給抓來在營裏，他因為過去作戰受傷過重，不能夠參加「體操」。當他一看見那裏齷齪的樣子時，立刻嘔吐起來，並且像一個小孩子樣的哭泣着。

就是在日中休息的時候，犯人們也常常給叫出來作懲罰的體操，而所有的式樣又都是非常吃力的。其中最殘酷的玩意之一是所謂跳躍：犯人用一隻腳的脚尖着地，兩手捧住另一隻腳的腳踝，在一分鐘十五下的速度之下，繞着天井儘跳，跳上了兩個鐘頭。落後的又得被懲罰。

在這裏，漢斯那僵硬的腿却便宜了他，他可以不做這一類的運動。

大小便也成爲一樁可怕的事情。在一定的時候，犯人們成隊被驅往廁所，那是一個不蔽風雨底所在。犯人們，很快完事，守衛們不斷地叫罵着。有好些犯人很多天都沒有機會大便一次，因為他們才坐下去又被趕走了。

犯人們吃飯和消閒都同在一個大房間裏，那裏有長桌、凳子、電燈和一個爐灶。還有播音機，使犯人們可以恭聆領袖的講演。

在這裏，漢斯總是埋頭作研究的工作，忘却了他這國的世界。但犯人團體不能常常有這種安靜，每次一個黑衛隊員進來時，都有人大叫「立正！」他們就都得了站起來，一直到黑衛隊員說「稍息」或者出去了後為止。有些黑衛隊員却在進來了之後，隨意談笑，不叫「稍息」，讓犯人們整個休息的時間都在「立正」中過去，用這樣的方法來取樂。

每一個黑衛隊員都是營裏一位高級的軍官，他所要犯人做的事犯人都得做，他的命令不管怎樣荒謬犯人都得服從。對於犯人們底懲罰，最輕的是坐五天黑牢，每天只准吃麵包喝開水，只有在第四天才能獲得熱食。稍稍觸犯了營章，比方說，吸煙，便得受身體上的刑罰，在背脊上或臀部上打十五鞭。重刑則從一百五十鞭到絞殺槍斃不等。營長可以隨時執行死刑，無須經過任何法律手續。犯人的每一步行動都待在黑衛隊監視之下，即使上厕所也不能單獨去。守衛們奉有命令，犯人行近監牆時便格殺勿論。

鐵柵房在這座堡壘的西端，是一個慘酷無光陰寒刺骨的地窖。每間房只有一座磚



台，作為犯人的臥床。還加上一條毛毯。犯人要四天才吃得一餐熟食，睡得一晚草墊。被送進這種懲戒房的犯人們都沒有發給大便用的草紙，所以他們要是能夠偷得一張老報紙時，便視同珍品，仔細的收藏起來。

所有被這樣單獨禁閉起來的犯人，在禁閉的期間內，都沒有洗澡的機會。

被釋放出來的犯人，都得留下一紙聲明，聲明他在營裏的待遇很好。他們被這樣警告；營裏的情形不准說，說了的人會立刻就被再抓進去。

有一個犯人被釋放出來了之後，一位朋友問他說：「你的牙齒那裏去了？」

他回答說：「在列希登堡被打崩了。」

第二天，他又給抓進列希登堡去。

漢斯給移到列希登堡的時候，營長的名字叫英斯伯格，是一個綽號「黑魔」賦性殘忍的傢伙。犯人們提到他時總是懷着憎恨和恐怖。幸而漢斯到了不久之後他就去職，漢斯一到了就入病房，所以沒有引起他的注意。英斯伯格毒死了不少的犯人，每個星期

他都得叫木工做幾個棺材；而人們都預先知道那些棺材是爲誰而做的。

但英斯伯格却終於因爲一個死者而去職。和所有的黑衛隊員一樣，他和挺進隊員們惡感極深。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大流血那天，有一批挺進隊員給抓進列希登堡，「暫時加以看管」，其中有一位隊長，在挺進隊中的地位是等於陸軍中底上校的，在進去一個星期之後便死去了。兇手就是英斯伯格，處死的方法是十分殘酷而又遲慢的。

但死者既然是那樣有地位的人物，所以英斯伯格便被免職了。犯人們甚至希望他會被送入集中營以至被處若干年的徒刑。

繼任的是史密脫。下面所引的兩段報告足夠用來說明犯人們在他手頭所吃的苦是怎樣。作報告的都是受過教育的，所記的又是他們目擊的事，我相信他們決沒有故意誇張之處。

有一個犯人，五十左右了，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曾因作戰勇敢而被陞爲軍官。他受過第一等的鐵十字勳章和臂鎧，而這種臂鎧是受過五次傷以上的人才有的資格纔受的。這個人在珂倫比亞集中營時，曾因爲犯了「侮蔑黑衛隊員」底罪名而被打

了五十鞭子。現在到這裏來，又得因爲在珂倫比亞所犯的罪而被再打十五鞭和坐十六天黑牢。早上洗濯時，我還看見他背上佈滿了又黑又紫的舊傷痕。

天井中間放着一張木凳和四根鞭子。這個人想申說他已經在珂倫比亞被打過了，但沒有人理他。黑衛隊員們把他拉到木凳旁，其中有一個抓住了他的頸，把他按下去。他伏在凳子上，但他塊子太高了，輾轉了好一會才算合式。他的膝觸着地面，兩個黑衛隊員便一再踢他的膝節，使他伏得更貼實。接着，四個黑衛隊員分立在他兩邊，每個手裏都拿着一根四十英寸長的鞭子。在他們的後面則站着營長和黑衛隊的軍官們。

營長更密脫發出命令說：『打！』在未打之先，他們便早已把鞭子在空中揮舞着，咻咻作響，然後又高舉起來，身子向後彎着，一聲令下，便全力打了下去。跟着又來了劈二下。那個人不出聲。又打了兩下，那個人咬着牙齒。營長吐唾起頭：『這傢伙什麼也沒有感覺到！』

第六鞭。犯人還是一聲不出。營長激罵了起來：『狗東西，你還這樣頑

強麼？另外換兩個人！」兩個後備隊走上前去，同樣的身子彎向後，鞭子拿得高高的，同時打了下去。

八鞭——十鞭——十二鞭，犯人始終英雄地忍受着，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現在，隊長非尼克和伯羅尼希親自來動手了，一個打了一鞭，一個打了兩鞭，兩個放下鞭子時臉都漲紅了，但一直到最後的一鞭，犯人始終一點聲音也沒有。營長和黑衛隊長們都覺得受這個人侮辱了。

他們叫他站起來，他掙扎着，起來了，像一個在死亡着的人一樣。他得檢起地上的鞭子和拿起凳子。以後則去坐十六天黑牢。

他拿着鞭子和凳子，在一排屏息立正的犯人之前走過。營長叫他止步，並指着他對犯人們說今天所執行的只是一種很輕的笞刑，假如別人再犯同樣的過失時，休想這樣的便宜。

我在列希登堡所見過的笞刑是那樣的可怕，使我不得不詳細地加以描述。

三月的一個星期天，約莫是下午五點鐘，營裏的警笛突然響了起來。犯人們已經奉有命令，聽到這種笛聲時，便必須立即在大廳上集合。

我們這一隊剛好被帶去上廁。立即，黑衛隊員喊着說：「向後轉，到大廳去！」我們隊裏雖然有幾個獨腳的「殘廢軍人」，但還能夠在那些住在第一層樓上的黑衛隊員未離開他們的房間以前，搶着先到了樓梯口。可是那些頭戴鋼盔手拿步槍的黑衛隊員出來了，他們向樓梯衝下去，把當路的人都撞倒了。警笛還在叫着。幾分鐘後，隊長和黑衛隊員們出現了，點了名。可是，點完了名之後，他們便走了，讓我們在那裏站着，一直站到晚上七點鐘，又突然叫我們回房上床去睡，不給晚飯吃。

第二天，營裏一切都如常，大家都不明瞭昨天爲什麼那樣的緊張，也不懂爲什麼守衛忽而增加了些。後來消息才慢慢地傳了開來，原來那天有三個犯人逃出了集中營不見了。

據說這三個人因爲他們那號稱「職業犯罪者」底一夥將被移往最可怕的集中營

——巴本堡——愛斯德維根，所以他們決定了逃走。

整個集中營中，只有病院三層樓上的一個窗門是沒有欄着的，他們就從那裏逃了出去；但於來的報告又說是他們被派往修築監牆，把監牆鑽了一個洞逃出去的。營長氣得發昏，十三尺高的監牆，通過高度電流的鐵絲網，獄門的守衛，以及成羣的黑衛隊：這些居然都沒有用處！

到了星期二那天，犯人們便聽說逃犯之中有一個已被抓回來了。再過一天，又聽說其餘的兩個也給抓了回來，一起禁錮地窖裏。

星期四，點名的時間是在中午，所有的難人都集合來了。有幾個犯人把一張桌子搬到院子中間。桌子有七尺來長。忽然間，那三個給抓回來的逃犯出現在通向第一偶院子底門口，身上荷着鞭子的繩子，四週圍滿了黑衛隊員。

三人中，有兩個年紀較大，一個則是二十出頭的，個子很高，面色蒼白的青年。他們滿臉是血，踉蹌而走，年青的簡直走不動，落後了十來步。他們一定早已被打了一頓的。他們底棉質的囚衣已經撕破；只要一看到他們的樣子便不禁戰慄，

使人想到他們在逃走時是怎樣的辛苦，被抓時是怎樣的可怕，被抓後是怎樣的受盡荼毒。

他們站在桌前，等着。可怕的事情一定要來，可是還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會有半分鐘。史密脫出現了，帶着一大批扈從。他的臉紅得像龍蝦的一樣，走到院子中間，發表了如下的演說：

「你們知道的，有三個犯人試着想逃走，但我們却把他們抓回來了。上帝見憐，他們在逃走時沒有被槍殺。不過，我還有法子來彌補這種缺憾。」接着他轉身向黑衛隊員們做了一個手勢。十來個黑衛隊員便把那兩個年紀較大的，一個抓了拋到桌上。那個人因為害怕，掙扎着想抵抗，但被他們緊緊地按住了，綁了起來。

「現在，你可以嘗嘗這是什麼味道了。每一個想逃跑的人都可以嘗到這種滋味！打！營長咆哮着說。

這一次，同時舉鞭而打的不是三人而是四人。鞭數也不計算——但別的犯人忘記着的。在開始的二十鞭，被打的還忍着不出聲；但接着便嘶叫起來了。「打重

營長喊着說，「那傢伙還不知道痛呢！」

黑衛隊員們繼續更加用力地打下去。那個人呻吟着；可是一會兒又沒有聲息了，我們猜想他一定是昏了過去。剛在二三十鞭之後他又慘叫了起來。黑衛隊員們好像打得發狂了的樣子，當史密脫叫停止的時候，他們都聽不見，一直等到史密脫叫第三次時才罷手。

繩子鬆下來時，那個人墮在地下，可是營長還罵他假裝，接着又喊着說：「第二個！」

黑衛隊員們又把另一個年紀較大的逃犯拋在桌上，當這一個被綁着時，仆在地上的那個却被黑衛隊員拖到草地上去，就讓他躺在那裏。

犯人們對着這慘酷的情景，起初還很鎮靜；不過，當黑衛隊員儘管打下去時，他們有些便喃喃地表示不平。但黑衛隊們並不理這些。當時有兩個患癩癩的犯人突然病作，其餘的則開始嘔吐起來。

其時，第二個逃犯已經給綁好了，史密脫又叫開始打。那個人掙扎着，使黑衛隊



們不得不再扣緊繩子。

但他的掙扎使史密脫等更為生氣，他們搶着鞭子輪流地打，一如在表演絕技一樣。旁觀的犯人們開始騷動了。那些平時不敢譁語的人這時也嘩然起來了：「惡狗！殺人犯！罪人！」但這些聲音並不能使黑衛隊們停止。這種種慘狀的刺激而暈倒的犯人們一個個給從隊後抬到病房裏去。

被打的有好一會不省人事了，黑衛隊們還是打下去。終於，他也被解了下來。接上去的那位青年，他用牙齒和拳頭瘋狂地抵抗着，力氣非常之大，好幾次把黑衛隊們推開，自然後來也被制住了。

這回，黑衛隊們好像正打得興致淋漓一樣，他們只是打，不管打在那裏，也不管打了多少；並且一邊打，一邊罵。在他們的罵聲中，我們還聽得見那位青年的號叫聲。以前那兩個都沒有他叫得這樣厲害。從頭到尾，他都沒有暈過去；他的血流滿桌上，從桌沿滴了下去。這時我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昏黑，但我同伴的人把我挾住了，不至倒下去。我竭力忍住不嘔吐，可是眼淚卻直流到頰邊。

這位青年也給放下來了。於是史密脫接着手說：「誰想試着逃走的誰就得嘗這  
種滋味。你們記着！」

在昏暗中，我看見這些被打得半死的人抬着那張長桌走過了院子，桌子上放着打  
過他們的繩和綁過他們的繩。他們一面踉蹌地走着，一面滴着血，看去已不象人  
樣。後來我聽說第一個給打了一百八十六下，第二個一百七十五下，第三個一  
百五十下。

第二天早上，營裏的人都知道，他們三個中有一個在當天晚上死去，另一個在他  
的房裏自縊。至於第三個則永不會再聽到過。

第三天，營裏的騷擾和工作都停了，因為黑衛隊們都忙着把與逃犯同隊的犯人們  
送到巴本堡——愛斯德維根。我從一個窗洞裏望見，他們一羣被大隊的黑衛隊押  
送着到了車站。我只能默默地禱祝着：「上帝保佑你們的魂靈。」

在第二個星期中，黑衛隊的最高首領希謨勒親自到營裏來觀察過一遍。不久之後，

史密脫就被免職。許多犯人們都相信他是因爲暴虐而被懲處；要是這樣，那就可以證明最高當局並不准許虐待囚犯，但史密脫離開列希登堡之後却又到了別個集中營做營長。

這些事件證明了納粹的首領們——希特勒、希謨勒和戈林等，並非不知道集中營的罪行。但除了一些大受指摘的例子而外，他們對那些罪行都加以默許，只是不准喚開去而已。英斯伯格據說給判處了八年的徒刑，可是原因在於他殺害了一位納粹軍官。至於像史密脫這類的人，還常常會被提升。

我知道漢斯在列希登堡時並沒有受過上述的虐待，但他却得目擊那些慘酷的場面。漢斯是一個異樣慈悲的人。他不肯食肉，說是「不忍爲貪口腹而殺生。」他在兩歲的時候，便常常在雨後到花園裏去救蚯蚓，免得它們爲人所踐踏。當他目擊那些慘絕人寰的情景時，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有一次告訴我：「我自己並不受虐待，但我所目擊的却可怕到極點！」

## 十七 烏達郡王

列希登堡裏面的情況顯然漸趨惡劣，我知道羅斯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不過，以他過去所受底虐待而論，以及拿其他的集中營來比較，列希登堡的情形又好像還可以忍受。可是，使我萬分憂疑的事情發生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我打電話給伯恩道艾博士，告訴他該是我請求准許證去探望我的兒子底時候了。他讓我去看他，但當我到了他的辦公廳底時候，他却深深地表示歉意，說他不能夠把准許證給我，因為所有到列希登堡去底准許證都停止發給。他又表示歉意說不該讓我空跑一頓，他直到此刻才知道我的兒子是去在列希登堡。

他的話使我非常驚震，一顆淚珠從我眼裏流到頰上，這是我在格殺打撲的辦公廳從來沒有過的事。伯恩道驚駭着我，現出十分同情而又不知怎樣做好的樣子；我便任意放

縱起來，哭看說：『請你原諒我這種情不自禁的樣子，但你們底不肯發給准許證，常常是因為營裏有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他發誓這回禁止探望並不是因為有了任何可怕的事情。我的眼淚顯然感動了他，因為他終於說出：『好罷，我本來不能把原因告訴你，但你這種無謂的焦灼很使我難過，我告訴你，可是你不能告訴任何別人。列希登堡集中營解散了。犯人們給送到另一個地方去，離魏瑪爾不遠。在遷移的混亂狀態中，自然禁止探望。』

這解釋使我感到寬鬆。當伯恩道妻再次表示不該讓我空跑一趟時，我說：『我倒感謝你讓我來，因為在電話裏你一定不肯說真話。』

不久以後，我們接到了漢斯一封信，知道了他給移在布肯華特。信末的簽字不是通常的『漢斯阿欽。』而只是『漢斯』兩個字。也就是說：『我被虐待着』。

我立刻打電話給伯恩道妻。我說：『我的兒子現在既然已經來在新營裏，我想我應該可以去探望他了。』

不，我還得耐心地等一些時候。我不能在移動之後立刻就去探望。可以去探望時他

曾告訴我。

漢斯的下一封信很短，沒有說什麼，字迹很可怕，信末又只簽了「漢斯」兩個字。海恩茲設法去找那些和漢斯同營的犯人們底親戚，把各種消息互相參證來判斷布肯華特裏面的情形。

有一位向來並未謀過苦的犯人，這回却在給他太太底信裏叫苦連天。他的太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女人，不敢有所舉動，所以在下一次我晤見伯恩道妻時，我便把我和這位太太底談話講給他聽，告訴他布肯華特裏面的情形非常糟，而我的兒子最後的一封信也使我十分憂慮。

伯恩道妻再度安慰我，他說一個集中營正在組織起來的時候自然是不大舒服的，也許毛毯不夠，犯人們可能在夜裏挨凍，但不久就可以上軌道的。

我回說我決不這樣樂觀，我的預感非常銳敏，我懇切地請求他立即加以調查。我怕他們虐待了我那身體衰弱而又有着一條病腿底兒子。

他說可以，有便時他將加以調查。我強烈地反對他那「有便」兩個字，所謂「有

便『就是『永不』。我說：『除非你答應查看我兒子底情況怎樣，否則我決不離開這裏。』他答應了；但我看出來了，他是動搖於對我底同情和對營長底畏怖之間。

漢斯的下一封信又給我一個非常不安的印象，我又立刻打電話給伯恩道斐，請求發給探報的准許證，同時並問他會否對我兒子的情況加以查明。

已經查明，他說，我的兒子底情況很好，一切都在良好的秩序之中。不過，我相信他是不敢向營裏去查問的，他心地很好，很願意幫助我，可是沒有什麼力量，生怕多管閒事會危及他眼前的地位。從前祕密警察局的官員還可以對集中營的營長們發號施令，可是這種日子早已是過去的了。

有一個犯人在他近來寄出來的信上，曾一再提及他的集中營所在地那座樹林底美麗。因之他的親戚們說：『這裏面一定有什麼暗示。』好像是在說，你們來看看這座樹林吧，還沒有被隔絕起來呢！

我立刻想到，也許那個集中營還沒有佈置完成，圍牆還沒有築好，也許可以有機會趕這網時候把犯人救出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到這座『美麗的森林』那裏去巡視一下。

我到魏瑪爾去，找到了一個舊相識，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好人。他也贊成我去巡視。我們商量好了在週末組織一個郊遊團，我和海恩茲都參加。我們一共有兩部汽車可用。我們的目的是到森林裏去偵察集中營的所在地，同時向附近的人家探詢。

但我的一位懂得一點政治的女朋友却極端反對我參加週末的郊遊團，她說所有的汽車都會在路上給一再截住，而乘客和他們所帶的東西則會被過細點地檢查。假如漢斯的母親竟然在布肯華特附近底汽車中被發現，那她一定會有不少的麻煩。我笑她過於小心，這使她非常痛苦，以至於流下淚來，懇求我聽他的話。我只好讓步，同時並禁止海恩茲前往。

她是對的。郊遊團完全失敗了。兩部汽車中，一部坐着一位紳士和他的兩位女兒，另一部則坐着一位母親和她的兒子，他們在森林的邊緣上停了下來，便徒步向林裏走去。可是才走了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便被黑衛隊們截住了，帶往附近的警察局。他們辯說他們只是想到林裏散散步，但沒有用處。警察把他們的姓名地址寫了下來，把他們扣留了兩天，直到查明沒有可疑的地方之後才把他們放了出來，還暗中監視了很久。



沒有人能夠穿過那座林子。他們這次的嘗試，惟一的結果是發現了附近的人家都受過警告，不准說出任何關於集中營的消息，說了就得被抓。

漢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寄出來的明信片上面說：「我的地址是大橋。」簽名是「漢斯」而不是「漢斯阿欽。」

一個從列希登堡釋放出來了的人告訴我，假如漢斯在他的信裏提起了「烏達郡主」的時候，那指的就是他自己。

九月底的時候，漢斯會從布肯華特寄出來了一封信，裏面說：「我讀到一張舊日的『人民觀察報』底文學副刊，裏面有一篇書評，提起了幾本新出版的關於中古世紀日耳曼文化底書。從這篇書評裏，我知道人們新近發現了烏達郡主底史實，她自從和布卡特離開了之後，便給關在一個離她的祖先底堡壘不遠的修道院裏。後來又給移往一個巴黎安的作品院。據說她就死在那裏。我說不出這本評的書名和出版者，因為這張副刊是殘缺不全的，書評的頭部被撕去了。」

漢明頓的，所謂布卡特就是指那位在列希登堡和漢斯在一起的朋友，離祖先的堡壘不遠的修道院是指布普華特，而巴華里安修道院則是指大橋。接着漢斯就從大橋寄來了信。

我立刻去請求發給探險的許可證。理由是大橋是一個存在已久的集中營，一切都是已經上軌道了的。伯恩道斐雖答應我可以去探望，却仍然叫我等一等。

我復信給漢斯，說他在來信中所提及的那本書——那在實際上自然是不存在的——是一本歷史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書裏的記述不是事實而全憑想像。另一本英格羅撒克遜底原稿分明說烏達那主不久就離開了修道院而再和布卡特在一起。在離她的祖先底堡壘幾遠的地方，過着幸福而正常的生活。我這樣說是想鼓起他的勇氣，並且暗示有人在爲他向英國方面求援。

事實上，阿倫爵士又再度極力在爲漢斯想辦法。他向德國駐英大使館呼籲改善德國因難處待遇。

漢斯的下一封信裏提到一首民歌，這首民歌說當時阿爾庫恩曾突襲烏達那主所在的

修道院，想把後者救出；但他來得太遲了，只發現烏達郡主的屍首，因為她已經自縊。要我查查這民歌底來源怎樣。漢斯的意思是很顯明的。從他的信裏，我們相信他在布肯華特和大橋都會被命在三個月內自殺，否則他們也會來結束他的生命。繆賽謨之死就是這樣的。

漢斯的意思顯然是在求援。但阿爾庫恩又是什麼意思呢？倒是海恩茲想出來了。「阿爾庫恩」和「阿倫」底頭一個字母和末一個字母都是相同的。阿爾庫恩就是指阿倫爵士。漢斯領會了我上一封信的意思。他想說的是：「要是阿倫爵士不快点想辦法，我只有死而已。」

我把這消息傳遞到英國去，請求那裏的朋友們採取迅速有力的行動。一方面我不得不叫漢斯振作起來。我寫信給他，說他所說的民歌我不知道，也許是他弄錯了，他可能把烏達郡主的故事和麥德郡主的故事混在一起。在達安的「麥德郡主」那首歌裏，「勇敢的史華比安人」曾在危急之中救出了那位騎士。我的孩子們從前在取笑我的時候，總叫我「勇敢的史華比安人」。漢斯一定一看就知道我是怎樣用全力在救援他的。

## 十八 我扯了謊

有一天，一個偵探來找我，拿一些漢斯的像片給我看，問我『這是誰？』我立即答復：『是我的兒子。』再問下去時，我便告訴他漢斯一切生活的詳情。臨走時，他說：『謝謝你，沒有錯。』但我止住了他，反問他說：『我現在可以問你一句嗎？你這是什麼意思？』

『哦，這只是例行公事。』他說，『每個罪犯都給照下了像，我們把他的照片拿去給他的親戚們看，使後者辨認是不是他。因為罪犯們常常喜歡用假的名字和假的證件，而後來則可能發現一些無辜的人為他們而受罪。要是我們拿他們的照片向他們的親戚們證實一下，就不會有錯了。』

『你剛才用「罪犯」這個字。』我說，『我必須請你把這個字收回去。你好像不知

道：「你剛才所談論的是一個政治犯。我沒想到你會把一個政治犯看成一個刑事犯！」

他臉紅了，說：「不，我自然不是那種意思，我只是說罪犯們常常那樣做，所以我們對每一個犯人都得用同樣的手續。」

「可以請你再讓我看看我的兒子底照片嗎？」我問他。

他把像片朝着我，但用兩手掩住了下半。有一張照片是側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另外的兩張是正面的，却非常慘黯，眼睛一點神采都沒有。

「你掩住的是什麼？」我問。

「我不能讓你知道你的兒子在那裏。」

「但我已經知道他在大橋。」

「那麼我就不必再守秘密了。」他把手放開一點。像片的底下有一行字：「漢斯李登·大橋。」頂他仍然掩住了其他的一部分，說：「這你可不能看見，這是犯人的號碼。」

但我終於有機會瞥了一下。那個數字是三千幾百幾十，所以大橋那裏最少有三千個

犯人！

我的兒子底照片和他新近寄出來的信使我非常不安。而第二天底一個不速之客更使我難過萬分。

有人按鈴，我把門開了，一個人衝了進來，隨手又把門掩上。他沉着地用命令式的口調說：『第六段，第三號房，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兒子在大橋的地址。』我說。

『好，我知道你是羅斯李的母親了。』

接着，他更加沉着地但又迫切地告訴我：『他們正有計畫地，故意地，用殘暴的虐待來迫使你兒子自殺。盡你一切所能夠的援救他吧！』

『你是誰？』我問他，『你是從我的兒子那裏來的麼？』

『不，我不認得你的兒子。我從不曾做過囚犯。我是從另外一個圈子來的。』

『你可以再多告訴我一些嗎？』

『不，再告訴你多些在我是危險的。』

『我將到格殺打撲那裏去，但我將怎樣說呢？』

『說實話！』他說，突然把嗓子提高了起來。

我把門打開，他去了。

我把我們的談話記錄了下來；打電話叫海恩茲回家。我們決定了唯一正當的辦法是把剛才的情形報告給格殺打撲，請求在大橋採取嚴峻的措置。

我迫切地向沙康耐克上尉求見，他立即接見我。我把最近幾天來所碰到的事情告訴了他，並且告訴他一位從柏林經過的英國女人來訪問我時所說的話；她憤怒地提起了一些關於布肯華特集中營底流行的謠言，認為一天有這種傳聞存在，英德的友誼便一天建立不起。

『當然，』沙康耐克說，『外國方面又以德國底暴虐事件為藉口來發動另一次宣傳運動，這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並且也知道爲了什麼——這時德國正提出了收回殖民地的要求——我們所不知道的是他們又把你的兒子攪在裏面。』

『這並不是外國的什麼宣傳運動，這是事實。大橋那裏的情況是非常可怖的，你必須使之終止。』

『你不要誤信人們的話。』

『我從不誤信任何人的話，就是你的我也不誤信。要是大橋一切的秩序都很好，那麼，你該可以讓我去看我的兒子。爲什麼你們不發給我探望的許可證呢？這裏面一定有理由，一定有必須瞞着我的理由。』

他顯出不曉得怎樣置答的樣子，但聲調中却帶着威嚇：『你所說的話關係非常重大，我們必須把那些話報告給希謨勒。』

『我也認爲這是很必須的。但我請你讓我親自把這些話告訴希謨勒。我相信這樣可以使他獲得更深刻的印象。』

他跑了出去，約莫半點鐘後才回來。很可惜的。他並不會引我去見希謨勒，却只是說：『你在最近幾天之內便可以獲得探望的許可證，使你自己可以證明你的兒子底情況沒有什麼不好。不過，你剛才告訴過我的話是非常重要的，我得請你在刑事檢察官赫勒之前重複一遍。』

我照他的話做了。



「你怎樣能夠相信那些無稽之談呢！赫勒說，『那種事是決不會有的！』」

「但那種事是發生過了的。」我固執地說，「絕對地證明了是發生過了的。既然發生過，就可能再發生。」

「哦，你又想起了松雷堡。可是我和S博士去過了，立即加以糾正，現在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要是你果真這樣的相信，那麼證明了你的消息完全不靈通。那種事是繼續不斷地發生着的。你可以完全相信我的話。」

我告訴他一些我的兒子所遭受過的虐刑。

後來，他終於說：「我知道，你得自己到大橋去看一看。不過，你所說的話是十分嚴重的。我必須請你留下口供。」

他叫來了一位秘書，把我帶到一間更大點的房子裏，那裏有六個人在各自的檯上辦公。

一個速寫者等着把我的口供錄下。我知道他們所要我供出的是些什麼話，所以我故

意裝成一個很喜歡說話而頭腦却又不大清楚的老太婆。這可以說是我的拿手好戲。「什麼？」我說，「我得把剛才說過的話重述一遍嗎？可是我得怎樣說呢？你們得幫助我。」那位秘書真的幫助我。我一任他用他的字句紀錄下去。但當我說到我的兒子看去可怕地病殘時，他却毫不介意。我固執地說：「不，這正是最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我所以到這裏來的原因。」

「好的。」他說，「我們這樣寫吧，」我以為我的兒子看去臉色不很好。」」  
我只好板下臉孔說：「這不行。這個文件寫成時是必須我簽字的，那麼，請這樣寫：「我的兒子底臉色非常可怕，我知道他一定受過了非常殘酷的虐待。」」

現在，困難的問題來了。他們要我說出關於那位華裔女人的樣子。在這裏，我必須把事實歪曲了些。我說那個來找我的英國女人是一個陌生人。她當然把她的名字告訴過我，但我聽不清楚，又不好意思請她再說一遍。「你知道的，」我說，「英國人總是很不容易了解的，也許你們的英文好，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懂，但我却不然。」

「你們談些什麼呢？她的德文還好嗎？」

「我想我的英文比她的德文好。有一點我們是完全同意的，就是，我的兒子所受的處刑，一定使所有高尚的人類爲之駭震。她說，任何前此贊成英德協調的英國人，一聽到我的兒子受虐待的故事，就一定認爲和德國敦睦是不可能。」

現在，他們都急於想知道那位英國的女人是誰。首先，他們要我形容她的外表。那個女人本來是纖小而雅麗的，我却把她說成瘦長而富有女體育家的風度。是的，她的姿態正如一般的英國婦女底一樣。

她的職業呢？當然，我想像不出，但她顯然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精力豐盈的婦女，顯然是一個非常有力的人物，而且一定是一個極活躍的政治工作者。要不然的話，她就不會來注意到這種事了。

他們提出了好些英國女人的名字，有些是我所耳熟的。我所描述的很近似一個他們提起了的女人，但幸而有一位書記說這位女人的德文很好，和我所說的不同。

現在，我得來描述那位不速之客了，這是他們之所最注意的。

「這裏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我說，「因爲這是一樁異樣重要的事情，所以當那

位來訪者離開了之後，我便把我們底談話紀錄了下來，我可以唸給你們聽。」

我把那場談話描述得非常生動而富有戲劇意味。在結末上，我說那位來訪者最後的一句話是『說實話』，說完了便跑了出去。那位秘書聽了直跳起來，口裏說：『怪事，怪事！』

『好的，李登夫人，現在我們所想知道的就是這個人的樣子，請你說吧。』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哦，我是說，我們必須知道這個人的外表怎樣。』

『我到這裏來是來向你們申訴，可是你們却教我來告發別人，我不說。』

『你非說不可。』他的聲調中顯然帶着威嚇。

『這個人之所以來找我，是爲了要救我的兒子，而我現在却來描畫他的狀態，使他會墜入了你們的掌握？我要是做了這樣的事，便會成爲最可憎厭的豬羶了！』

『假如你說出了，你便是一個良好的德國人。』那位秘書鄭重地說。

『不，』我生氣地叫了起來，『我不可不懂，爲什麼我能夠同時是一隻可憎厭的豬』

灘，又是一個良好的德國人！我決不說出那個人的機密！」

那位秘書換了口氣，靜靜地却又堅決地說：「你必須說！」

大家靜默了一會。我思索着。顯然的，我非把那個人的模樣說出來不可。那些人到底還對我存着若干同情，我不能得罪他們。在我和格殺打撲接觸的經驗中，我知道他們底善意是怎樣的重要。即使是一個起碼的職員，當你得罪了他時，他也可能給你以極大的妨害。所以我必須保存他們對我的同情；而又不讓他們以為我容易應付。還有，假如我決不說出，他們就決不會給我搖籃的許可證，也不會再對我表示客氣了。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假如照實說出，那我也就和一般無脊骨的人一樣了。

我猶豫着，他們則焦急地望着我。當那位秘書再開口時，他的聲音已帶着急躁了：

「現在，說吧，李登夫人！」

我站了起來，來回地踱着，顯示出我正和我自己鬭爭着的樣子。「不，」我驕着說，「我不能夠使我自己告發那個人！」

「李登夫人，你非說不可！」

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氣。終於，我說：「好吧，我說吧，那位來訪者不也說我可以說實話麼？也許他已經預想到你們所將問我的話。好吧，你們儘管問吧！」

我告訴他們，那是「一個瘦長，漂亮而很有威儀的人物。」

「頭髮呢？」

「金色的。」

「眼睛呢？」

「哦，那是什麼顏色呢？它們是發亮的，簡直是光芒四射，把我都看透了；對的，一定是藍色的。」

「你以為他是屬於那一種職業的人？」

「這很難說。他像是一個很有地位的人。他進來的時候，我想：這一定是從格殺打撲那裏來的，也許是一位便裝的上校。另一方面，要是只看他的頭袋，那我會以為他是某一門類的極有智慧的人。」

「你以為他有多少高？」

「不是說了嗎，他是高個子。」

「不，不是籠統的說法，是問他有多少公分，一百六十分呢還是一百六十五公分。」

「那我可說不出，我從沒有用公分來計算過一個人底高度。比方說，我就不知道自己已有若干公分。」

他站了起來，帶着蠢笑問我說：「他是不是像我一樣高。」

我站到他旁邊比較了一下說：「哦，不，高得多。你看，我得仰着頭問他說話。」

「那麼，我們假定他是……」接着他說了一個用公分計算的高度，我忘記了他說的是多少。

「現在，說他的服裝吧。」

「那我必須誠實地說我一點兒印象也沒有。當他進來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啊，多麼堂皇的一個腦袋！其他的東西我簡直就不注意了。」

「他戴的是什麼帽子？」

「帽子麼？我記不清。不，他不會戴帽子的。我當時注意到過他的頭髮，非常光滑。也許他把帽子拿在手上，但我說不定。」

「他穿的是什麼衣服？」

「這我不知道。」我說。女顯出極力追想的樣子：「他穿着大衣，好像是解開着的。」

「怎麼樣的大衣？很講究的呢，還是便買的廉價貨？」

我天真地回答：「這我想我還是不隨便說的好。也許你們發現了這個人，他穿的大衣也許是講究的，也許是賤價的；假如我說得不對，你們會說我這個人靠不住，甚至於懲罰我。衣服是因入而異的，有些人雖然穿了高貴的衣服，看去仍然很猥屑，有的人即使穿得極為襤褸，但也仍然美觀。比方說，我從前對於那班常到我家來的穿了便裝的青年軍官們說：「上帝才知道你們是怎樣裝扮的，我相信你們的衣服都是在雜貨店裏賤賣的時候買來的，但却又穿得那樣好看。」」

聽着的人都抿着嘴笑了。從他們的眼睛裏，我可以看出他們正在想：「這老太婆倒



很有趣！」他們中間還有一個懷疑到我所說的完全是假的。

現在，他們又回頭來問關於那個偵探的樣子。我說：「我實在不能夠十分確定地說出他的樣子。那個人的相貌那樣的猥屑使我委實無從形容起。假如你把十個人非列在我面前，我相信我不能夠指出那一個就是那位偵探；可是我可以在一千個人裏面指出那個相貌堂堂的客人。爲使事情簡單點起見，我想你們可以打個電話給松甯堡的偵探處，問他們曾否派過人去訪問我，假如有，就叫那個人直接到這裏來。那你們就可以親自把他底樣子紀錄下來了。」

他們又笑了。

我站了起來，說：「完了嗎？唉，我不該把一切的底細都告訴了你們。我可真做了一樁可恨的事了，我真後悔那樣做。」

那位祕書對我鞠躬了一下，說：「你是一個良好的德國人！」

我一生人總是說老實話，不是因爲宗教上的齷齪，也不是因爲道德上的原則，而是

因爲保持我自己人格嚴嚴。可是我這陣却被迫說謊了；並且發現我說謊的本事非常高明。在良心上，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安的地方，我知道我是在罪人的面前爲了自衛的原因才說謊的。當我看見他們把我的謊話咽下去時，我感到一種滿足。

我會和一位牧師談起了這回事。他是一個我所敬佩的人，因爲他除了宗教的見解而外，還有着一顆真正的戰士底心。

「當然，對格殺打撲我也扯謊的，」他對我說，「不然的話，在這些罪人之前，我們又拿什麼來保護我們自己呢？不過，說謊時我心裏很不好過。」

「但假如我得發過誓然後再作口供呢？」

「假如扯謊可以從那些魔爪底下救出一個人底生命時，那你自然寧可犯偽誓罪。」  
是的，在第三帝國裏面，人們必須扯謊。

納粹得向人民扯謊 祇使後者服從。我們則得說謊以自保。德國底人心之墮落是無足爲驚的了。

## 十九 最後一面

在我在格殺打撲那裏扯謊底同一天，郵差送來了一個包裹，是從大橋集中營寄來的，裏面包括漢斯在被移往大橋時所能保留下來的一些簡單的用品，刷子和梳子，鉛筆和我的小照等，但沒有附着漢斯的信。

我大聲叫了起來：『他死了！』

他們試着來寬慰我。可是這不能有別的解釋。後來，在打開一個匣子時，我們發現了營裏辦事處的一張條子，上面寫着：『寄上的這些東西，是犯人在被釋放時所用不着的。』這又顯示出了一綫微弱的希望。許是他已經被放了出來，會不會他已經在回家的路上呢。但在感覺上我却以為他是死了的。無論如何，我想不明白。海恩茲打了電話給伯恩道夫，告訴他這件事，但沒有提起那張條子。他說我認為漢斯已經死了，以至於昏

迷不省人事，他要伯恩道斐把事實告訴他，以便安慰我。

他問伯恩道斐說：「我的兄弟是不是死了？」

伯恩道斐：「不，我沒有聽說這回事。」

海恩茲：「我想死亡在大橋不會是那樣的專一。至於可以不必通知你的吧？」

伯恩道斐：「有什麼理由可以假定他是死了的呢？要是他死了我一定知道的。」

海恩茲：「可不可以請你立即向大橋那邊打聽一下呢？」

伯恩道斐：「我不能這樣做。」

海恩茲：「那麼，我必須這樣做。可以請你把營業的電話號碼告訴我麼？」

伯恩道斐：「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怎樣和大橋那邊通話底方法。」

海恩茲終於由電話局接過了大橋。他請那位包裹底寄發人說話。那位寄發人輕快地說：「你知道的，我們這裏地方很窄，東西很多，所以大家都不准留着多餘的東西。」

海恩茲問他那張條子底意思，是不是說漢斯已經被放了出來？他說沒有這回事，也

許是他寫得不正確，他的意思是當犯人被釋放時可以不需要那些東西。

從這番對話看來，漢斯是一定還活着的。

約莫十天之後，我終於被准許再去探視。他們說希驕勒已經特別准許我此後又可以三個月去探望一次。所以，我是因為告發了別人而邀希驕勒底青睞的。

第二天我到大橋去。

海恩茲陪伴着我，因為自從受了這種種刺激以來，我時常會暈厥。

到了明興之後，我們立即到官辦的旅行社去詢問到大橋的方法。裏面的人粗魯地回說他們不管。一家商辦的旅行社也說不知道，但態度很謙和。我們所住的那家旅館裏的人也表示毫無所知，不過他們答應幫忙，當天就一定可以打聽出頭緒來。不久之後，旅館的一位職員便跑來告訴我們一些路上應該注意的事。

晚上，當我上床之後，白天來過的那位職員輕輕地敲着海恩茲的門。海恩茲讓他進去了。

『你的母親睡着了麼？』他問，『我的話不能讓她聽見。不過我得警告你，大橋那裏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要是她在那裏看見了什麼，她必須不露之於辭色，必須熟視無

無視，否則她立刻就會被拘捕起來。」

他開始咒罵起集中營裏的情形，並且咒罵起政府。漢斯回答說：「你又何必咒罵呢。難道這些不是你們的意料中事？納粹是從明興崛起的，從明興的啤酒開釀起的！」

「我們的意料中事？先生，你這簡直在坑死人！其實一切都是你們普魯士人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們便動身往大橋。當長途公共汽車在路上停止的時候，我們會向好幾個人問過關於大橋的消息，他們一聽見「集中營」這個字便青白了臉，說是從沒有一個高尚的人士會到過那裏去。就是一位鈕釦上掛着黨徽的人也憤慨地說：「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我就不願意聽到大橋這個字。」

海恩茲問那裏附近有沒有客舍呢？因為他得陪我到橋。在外面等我一個鐘頭，而天又恰好下雨。他得找一個地方歇一歇腳。沒有，附近沒有什麼客舍。而且人家還警告他：「你千萬不要在附近等待，任何人在那裏徘徊的立即就會給關了起來。」

入了大橋村之後，汽車還得駛過一條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那個孤立的集中營。營的

四週圍着高牆。牆上是鐵絲網。全城看去就像一個設防的小城市，中間貫穿着一條長而闊的街道，兩旁是低矮的營房，看去正像臨時的博覽會所。

我必須等候一個鐘頭。因為營長不在。沒有營長親自准許，任何人都不准進去。後來准許來了，我給從那條長街上帶到一個小辦公室裏來。全街寂靜如死，只有一個犯人正在那裏擦窗門，後面站着一個武裝的守衛。

但在我們未到達那個小辦公室之前，迎面却來了一架兩輪車，上面載着各種各色的食物，由一打左右的犯人推挽着。這些犯人的臉色慘白而憔悴，並且都佩着或紅或藍各種顏色的臂章。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他們都側頭向我注視着，一如我是一個不可能在那裏出現的鬼魂一樣。陪着我的守衛向他們大聲叱罵：「你們看什麼。向前看！」這以後便再沒有一個犯人敢於抬頭。

在辦公室裏，一位坐在案前的便衣官員向我背出一些我必須遵守的規則。這是我在其他的集中營裏所聽慣了的，但這裏的規則却更加嚴格。比方說，我不能和我的兒子接觸，在我們中間將放着一張大桌子。

「向來在我們初見時和告別時，我都可以吻我的兒子，爲什麼在這裏便不能夠呢？」我問他。

「當然，我懂得。」他說，「一個久沒有看見她的兒子底母親，自然想吻她的兒子，並不是我們沒有心肝，而是因爲這種接觸使探望者有把消息傳達給犯人底機會。」此外還有別的禁例：我無論如何都不准提起關於集中營的事；我們的談話必須是寬全可懂的；只要稍稍觸犯了這些禁例，會見便立即終止。

「你的兒子是猶太人嗎？」他問我。

我把我們的族譜書給他聽。

漢斯顯然不知道我是被禁止和他親吻的，當他向我行近來時，我叫看說：「不要行前牽，請你就坐在桌子的那一邊，這裏不准我們接觸。」

我們對坐在一張六尺長的桌子底兩端，桌子又異常的高，我只能看見漢斯的頭部和肩膀。守衛坐在另一張桌子的旁邊，位置在我們兩人中間，所以他距離我們中底任何一個都比我們中間底距離近。他紀錄下我們底談話，我們就想像說半句話或作一個手勢都



不可能。我所看到的漢斯只是一個瘦削而愁慘的臉孔和一雙非常黯淡而悲哀的眼睛。他的臉孔曬成了褐色，所以我斷定他所做的工作是露天的。我看不見他的手，因為給桌子遮住了。我只能看出他時不時地用手去壓着胸部，這證明他的心痛病又厲害了起來。

他穿着一套十分襤褸的灰色的囚衣，上面綴着紅條紋。每一條條紋上都有一個黃色的圓點。

我問他的健康怎樣。他看去像是在忍受着痛楚。但我的問話好像使他吃驚。他低低地說，他很好。

他的聲音異樣地枯靜，沒有餘韻。只有一兩次還聽出來裏面有一點兒生命。當我記起他往常的活潑和有趣，記起往常我來探望時他那種高興的樣子，我覺得他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過去我們的談話是非常暢快的，坦現在却不知從何說起，心裏有許多極端重要的話要說——却又不能說出。

「你當然知道我會來看你的。」我說。

「不。」漢斯望着我。

「爲什麼不呢？難道你沒有接到我的信？」

「有的。你說你要來，但我不相信。」

「但我信裏說我已經從希謨勒先生那裏獲得了准許證。你還用得着懷疑我會不會來？」

「不，你並沒有告訴我。」

我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我們都會意了，我的信給檢了去，因爲我們底通訊被認爲有嫌疑。被檢去的就是提起了「勇敢的史華比安人」底那一封。

「你接到我最近的一封信麼？」漢斯問。

「沒有，不過也許因爲我已經離開家裏。我相信我回去時一定可以收到。」

又是一會兒焦灼的沉默。

我告訴他我又可以每三個月來看他一次；接着又用別種字句來告訴他我在那封被檢的信裏所說的是些什麼話，告訴他人們將發動一個援救他底運動。以後便談到海恩茲在

寫作中的一本電影劇本底題材，問他的意見怎樣。他說：『很好，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動人底題材。』我懂得他的意思是說：『很好，請你盡力做去。』接着他又說：『我不相信那本英格羅撒克遜底原稿所說的是史實，倒是相信那篇書評底說法。』這是他不相信他會被釋放出來，而甯可相信他不久就會死去。

我問他現在讀些什麼。以前他可以自由選讀一種報紙，由我代訂。最近則只能選讀一種黨報，不是『人民觀察報』就是『攻擊報』，由營裏代訂；錢則由我寄給漢斯轉交。可是漢斯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收到我的錢了，我想知道他有沒有報紙看。

『我們讀的都是人民觀察報，』我說，『當我讀着的時候，我時時想到你是不是也在讀着同一的地方。』

他沒有答我，所以我知道他已經沒有報紙看了。

『你既然已經沒有書，那你又怎麼繼續研究的工作呢？我想你們這裏也許有一間圖書室？』

他非常勉強地說：『有的有的，我有工夫時就去唸。』

這不是說他們沒有餘閒，就是說他們不准看書。

但談到這裏，守衛插進來說：「李登夫人，你是知道你不准寄書進來的，爲什麼現在又談起這些來呢？」

「不，」我說，「我並沒有意思寄書來。」我立刻換了談話的題目。

我告訴漢斯一些關於他的朋友們底孩子們底故事，那是他之所最感興趣的。在敘述中，我雜進了安慰他的語句。比方說，我告訴他瑪哥脫最小的孩子叫愛爾尼斯的非常喜歡唱歌，他集合了一班小朋友一道唱，而自居指揮的地位。他所最喜歡的歌是『不要灰心，我的小人兒』他的姊姊璧魯德是一個早熟的女孩子，他曾被帶往看過秀蘭鄧波兒主演的一齣電影，現在她常常引用電影裏的一句話：『一年的悲哀，只是歡樂的大海裏之一滴。』漢斯是懂得我這些話的意思底，即使他並不相信。但守衛者却完全聽不出，因爲我把那些故事講得非常生動，吸引開了他的注意力。

當我和漢斯告別時，我們各自吻自己的手作爲是和對方親吻。漢斯微笑着，用一種無限親愛而又淒涼的眼光凝注着我。他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面。

我向守衛者道謝，說：「我希望我沒有做錯什麼事，但這裏的規例既然是那樣的嚴峻，我倒有一件事請教你。假如有人觸犯了這裏的規例——比方說，假如寄給犯人的信寫得不合式，結果會怎樣呢？」

「不一定，」他說，「假如完全是形式上的問題，我們把信退回去；假如內容有什麼毛病，我們便把信歸入犯人底案卷中。」

這樣我知道我末後一封信底命運了。

海恩茲在車裏等着我。因為據汽車夫說，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一看見我就示意我不要談起漢斯或者和車夫攀談。後來他告訴我，當時他會試着向車夫問話，但剛一談起，那位車夫便背出了一整篇的頌辭：營長羅利茲真是一個高尚的人物；黑衛隊員都是了不起的好漢，有些是他的朋友。囚徒們的生活是怎樣的舒適啊！噢，你可以放心！

到了家，漢斯所提起的信沒有到。所以我們來往的兩封信都被檢去了。我覺得我必須警告漢斯以後寫信非十分小心不可。我寫了一張明信片給他，本來片上可以寫十句話的，但我只說了三句。我告訴他這回能夠和他再見心中很快慰，一俟我接到他所說及的

那封信時我會再有信給他。這張明信片緣果又回到我手裏，上面蓋着『退回』的印子。我不懂是什麼原因。

我跑去找沙康耐克上尉，把這張明信片拿給他看。

「這片上有什麼毛病嗎？請你看看。」我說。

「沒有。」

「爲什麼給退回來了呢？」

「不知道。」

「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我發覺我們最後來往底兩封信都被檢了去。爲了希望能夠傳達一點消息，我才寫了這張簡短而無凝的明信片，但它却被退了回來。」

「你必須去請教伯恩道斐，集中營的事是他管的。我希望他可以向你解釋。順便問一句，你對你兒子底情形覺得怎樣？」

「我沒有看見什麼虐待底痕迹。」

沙康耐克顯然感到鬆暢：「現在在你知道你那樣焦灼是怎樣無謂的了。」

「我還沒有說完呢，」我說，「我沒有看見什麼虐待底痕迹，但我只看見過我的兒子底頭，而且是隔着一張長桌子看的。他的樣子非常憔悴，並且露出絕望的冷淡表情；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人。」

「哦，你過甚其詞了。總之，一個給在集中營裏關了五年的人自然是不大活潑有趣的。」

「在這五年中，」我說，「我的兒子經過種種不同的情況，我都見過。我知道當他變成這樣遲鈍而冷淡時是表示些什麼。還有一件事我得請教你：我的兒子不再穿那種表示是政治犯的有着純紅條子的囚服，他現在穿的是紅條子上都有着大黃點，並且腿上胸上都有這種黃點，這是什麼意思呢？」

「對於營裏犯人所穿的制服我是毫無所知，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什麼意思。」沙康耐克說。

「我想你也許知道黃點在中古世紀時是什麼意思。」

「不，」他說，「我一點也不知道。」

「重點是猶太人的標記，」我說，「他們現在又採用起來了。我在列希登堡已經見過有些犯人就縫着有黃點的囚服。爲什麼我的兒子突然被穿上這樣囚服呢？」

「我完全不知道這回事。」沙摩爾克說，「你必須去請教伯恩道斐。」

我和伯恩道斐底談話也差不多站一樣，不同的地方是他教我寫信去問集中營的營長，並且說：「你得寫得非常和氣而有禮。」

於是我和氣地，有禮地寫了一封信給那位營長。



## 二十 隔離禁閉

我們因為通過了在外國的猶太人，發表了關於大橋集中營裏面種種暴虐的情形，現在被隔離地禁閉着，並且在未奉命令以前，不准和外邊通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橋，漢斯李登。

這難道就是我那封和氣而有禮的信底回答嗎？

我覺得他們正在設法誘我入網。我和我的兒子底通訊被認為有可疑的地方，這從我們最近兩封信底被修改就可以知道了，也許他們想試試看上述的事實會不會再在外國的報上出現，假如辦壞了，那他們就可以加我以罪。所以我必須查問看有沒有別人也受到類似的通知。

海恩茲認得一個半猶太種的犯人底親戚，他便到那裏去問看，果然發現那個犯人也寄出來一張同樣的明信片

同時，我又接到漢斯底另一封通知：

在卡爾斯巴德出版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百二十九號的『前進報』，在巴黎出版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的『德國人民報』，在潑拉格出版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四十四號的『德國人民報』，以及在維也納出版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第六百九十三號的猶太報『呼聲』，均再度刊載關於德國集中營裏種種暴虐底謠言。這些無恥的謠言是那班從德國遷移出去的猶太人們所捏造的，大橋的猶太犯人又有偷漏這種消息底嫌疑。在犯罪者未被查出以前，我們猶太人都被關在和別部分隔離的地方。

我們通知你，在這種隔離禁閉的期間內，我們是絕對不准和外界接觸的。我們不能寄信，也不能收信，並且不准享有一切舒適的待遇。

請你勸告那些從德國移到潑拉格去底猶太人們，不要再發表一些關於德國集

中底無稽的謠言，因為他們在太橋的團圓的兄弟會因之而受罪。

澳斯李登。

我打電話給伯思遺孀，在電話中把電封信唸了一遍，並且說我自願照辦，但得先和他商量一下。他說他在第二天絕對沒有時間可以接見我，因為他得參加好幾個會議。當我固執地請求時，他說：『那麼，請來看我的代表珂尼格先生吧。』並且立即替我安排好了會晤的時間。顯然的，他看出來這回事可能給他造成種種的麻煩，而這種麻煩是他斷急於避免的。

我得準備好一封寄給那些國外的報紙底信，這信的措詞，必須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報紙知道大橋裏面可怕的情況，因而繼續它們的宣傳；另一方面又必須使格殺打撲們認為我眞的想使那種宣傳終止。

我如約去見珂尼格先生，告訴他我底來意，說我將寄信給國外的這些報紙，問他的意見怎樣。

『是的，』他說，『我想這樣很好。不過，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為什麼你必須

和我商量呢？你只須這樣寫：「我會過去看過我的兒子，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

「不，」我說，「我相信這不會有效果。我自自然知道你們希望我這樣說，而且我也願意這樣說，使那種宣傳得以終止。但有一點我必須立即聲明：我可以莊嚴地告訴你，我的兒子底健康和精神並不好，恰好相反，他的情況是很可怕的，我堅決地要求你們改善對他底待遇。我這樣說並不是有意得罪你，不過，我假如不預先這樣聲明一下，將來我再對你們申訴時，你們會反駁我說，「這是什麼回事呢，你自己不是在探望了你的兒子之後，公開聲明過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嗎？」所以，照我所能見到的，我不覺得作這樣的聲明於我有什麼好處。

「我極願意設法使國外報紙上底宣傳終止，以便減少我的兒子和其他犯人們底苦楚。但假如我只照你所說的寫出去，他們還是不會體會他們的文章對於這裏的犯人們是怎樣有害的。他們會說：『當然，她是一個老太婆，是很愚蠢的，她什麼也沒有注意到，自然不知道犯人們是否受了虐待。』他們甚至可以說：『她是一個亞利安女人，自然她所說的是謊話！』」

珂尼格嚇了一跳。『你怎麼能夠說一個亞利安女人就一定說謊話呢？』

『你們常常說猶太人都說謊者，所以猶太人方面也一定以為亞利安人都是說謊者。』

他沉思地望着我。我又接下去說：『我已經擬好了一封信，說的是我想我所應該說的話。但我願意經過你們核准。』

『真的，李登夫人，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做。你必須知道在這件事上我們是沒有置喙的餘地底。』

『是的，我知道，』我說，『但我對這種事沒有經驗，我不知道這樣做了會引起怎樣的後果。要是沒有格殺打撲底核准，我真甯可不寫。我不願事後有人說我搗鬼。』

『信經過你們核准了，那我就可以安心寄出。』

我把我的信稿拿給他看。內容是這樣：

『我的兒子寫給我如下的信』——接着便是漢斯簽字的那封信。

珂士格先生表示反對：『不，』你當然不能把原函抄上。』

「爲什麼呢？」我說，「爲什麼不可以呢？把原函給他們看了之後，他們就會知道這裏的詳情，他們可以自己去抽出結論而歸於沉默。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他們沉默。」

「不，」他說，「這封信裏提及了那些報紙的名字，我真的以爲這樣寄出去不很合式。」這樣，我又拿出了我的第二張信稿。我說：「我並不喜歡這一封底說法，但我恰好也帶了來，也許你會以爲寫得好些。」奇怪得很，他倒不覺得這一封有什麼毛病。這封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前進報編輯先生，

因爲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貴報，大橋集中營裏的猶太犯人們被疑會偷遞消息，因而遭隔離禁閉，直到將來犯罪者被查出時爲止。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通知他們的戚友們，說是在隔離禁閉的期間，他們絕對不許和外間接觸，不得享有舒適的待遇，不能寄信和收信。他們對戚友們說：「請告訴國外的猶太人不要再發表那些無稽的謠言，因爲他們在大橋的猶太同胞會因之而受罪。」

我特在這裏聲明，我曾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過大橋去看我的兒子，發

覺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他自己也說他很好。請你把我的兒子底意思轉告那些猶太移民。

伊讀嘉德 李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

珂尼格同意了這種寫法，但仍推說他不管這事，他之所以讀了這信是爲我固執地要和他商量，事實上我可以儘管按照我自己的意見做去的。

「一樣的，」我說，「現在謝謝你，請在這封信上蓋上格殺打撲底章。」  
這可要求得過份了。

「不，」他說，「這是辦不到的。你怎麼會想到這一層？」

「我恐怕沒有格殺打撲底章這封信便過不了邊境。你想想看，我的信是寄給那幾家宣傳德國的殘暴底報紙底，而信裏又說到集中營，這樣的信一定會在邊境被扣了下來。」

「不，不，」他說，「他們已安排好了讓這種信通過去的。」  
我不懂，惶惑地看着他。

「是的，」他說，「大橋的當局顯然願意你寫這種信，所以我相信他們會讓信通

還。還有一件事，你可以把這封信留在這裏麼？我相信你一定有副本。」

「當然，」我說，「我甯願意你確切地知道我寫了些什麼。」

在這次會晤中，我又提及了猶太人底問題。我對珂尼格說：「我的兒子給和猶太人編在一起，這一點我非常憤慨。我並不以為這是一種侮辱，第三帝國屢視猶太人底見解，我是不贊成的。我之所以憤慨是爲了另一種原因：在所有的集中營中，特別是在大橋，猶太人底部份總是特別受虐待。」

我說明我的兒子不該被編在猶太人底部分，這完全是違反法律的，假如格殺打撲不加以糾正，我得去找祕魯警察總監希謨勒先生。

「這不會有什麼用處，」珂尼格說，「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希謨勒先生會怎樣回答，他會說，格殺打撲是在法律之上的。格殺打撲決定了這樣，一個在集中營裏的犯人，只要有百分之二十五——事實上，即使只有一滴——底猶太血液，就可以被看成一個猶太人。」

回來後，我用打字機把那封信複寫了幾份，把複寫的寄給前述那些報紙，這樣可以



使那些報紙知道我這封信是一種通函。信是用雙掛號寄出的，不久之後便收到回條，證明那些信都已到達。

可是後來我們接到了一份在激拉格出版的德文報，上面有着這樣的大標題：

『希謨勒致前進報底恐嚇信』

李登律師的母親被迫簽字

以下是我那封信底照片，和漢斯整個案子底經過，那封信所產生的效力竟超過了我們的預期。

十八個月後，我才找到一些曾和我的兒子禁在一起的被釋放出來了的人們，才知道當時隔離禁閉底情形是怎樣。這些人即使來在國外，即使對着最親密的朋友，也還不敢談及當日的情況，因為他們都被警告過，假如他們敢於談及，那他們留在國內的親戚們便會受到最可怖的刑罰。而無論地球上的那一個角落，無論怎樣遙遠，格殺打撲的手都可以抓到他們。另有一些人則因為那種慘痛的記憶還是那樣尖銳，以至於使他們不願意再提起一個字。

據他們說，漢斯被禁在第六號牢房，那裏面一共有一百八十個猶太人：猶太人，半猶太人，以及四分之一的猶太人。他們有些是年輕的人，本來在國外謀生的，思鄉病把他們帶了回來，現在却被關在大橋來受『感化』；有些是犯了『種族褻瀆罪』的，甚至於七十歲的老人也給加上了這種罪名。此外還有二十個左右的政治犯以及幾個藝術家 and 思想家，他們迅速地便形成特殊的一羣。其中有些是聽過我的兒子底名字和他所受過的虐待底，因而對他特別敬慕與同情。

十一月二十四日，一道爲大橋的老犯人們所見慣的命令下來了：猶太人的部分受隔離禁閉底處置。

漢斯的一位朋友這樣告訴我：

所有的窗門都給緊緊地關了起來，塗上了白漆；門也鎖上了。我們得在灰黯的光綫裏把一封信照抄了若干份，以便寄給我們在國外的朋友。我們也樂得這樣做，因爲我們希望這也許可以第一次真正地使外界知道大橋裏面可怕的情況。

我不知道要一個外邊的人來領會禁閉室裏面底氣氛是不是可能。裏面的空氣是

使人作嘔的，鋪在地板上的草墊密得像魚鱗一樣，使人幾乎沒有轉側的餘地。裏面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所以不久便發現有人盜取別人的麵包。大家一天到晚都得在草墊上過活，——三個人只准用兩張——沒有書，沒有報，沒有鉛筆。大家悶壞了，一點點小事情都可以引起口角以至於擾亂。

我們一班政治犯形成了特別的一羣，我們用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來消磨那種強迫閒暇底時間。對於漢斯李登，我們是向來一有機會便幫忙他的，現在他成爲我們這一羣人底中心。

有一天，他被准許出去會他的母親。當他回來時，他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看去更要沉靜些，滿足些。一個當時在場的守衛者後來對別人表示驚異，他不懂爲什麼漢斯母子會面時，談的却是一些什麼藝術問題以及那一類的東西。

漢斯對藝術底見解有許多方面都和我們底不同。我們中間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史專家，他也承認他不曾見過一個智識像漢斯這樣豐富底人。爲了充實他底藝術問題上的論點，漢斯常常引用麗荷克的話，幾天都用不完。在禁閉的期間內，他每天的

功課是這樣的：早上起身嚼完了粥後，他便開始和我們中間幾位討論德國文學史上的問題，一直從古代日耳曼文學談起。他雖然沒有筆記，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却能夠從有關的著作中引證許多材料。後來，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他又和另幾個人討論歷史的問題。無論他所談的是什麼，他總能夠發揮許多可信的論據，使別人無從駁復。

到了下午，他傾聽着另一位有系統地講演心理學的問題。晚上則有時對我們談起他做律師時候底經驗。他的態度很懇切而有涵養，就是見解和他不同的人也會得喜歡他。

以前他本來很消沉而沮喪，但在隔離禁閉底期間他却反而活躍起來。他用他特殊的方法來引起我們的興趣；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替我們詳夢。

但他的身體很壞，時常昏了過去。

不管我們怎樣勸告，他總不肯好好地休養。他的最大的滿足是能夠給我們一點東西和對我們有用。到了晚上，當我們唱着歌時，他的表情便苦澀起來：他們相信他

一定在憶起他的童年。

對於我們這些抱着殉道精神，底政治犯者，隔離禁閉倒是一個休息的機會。牢房裏的臭味以及犯人們的吵鬧於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個期間，漢斯的精神又恢復了。

隔離禁閉一直執行到聖誕節以後。一月初，我才又接到漢斯的信，知道他的情況還是非常可怕。他自己相信他的死期已經不遠。

我除了請我的外國朋友們發動一個緊張的救援運動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已經不再考慮到這樣做會不會危及漢斯，因為現在只有訴之於世界的輿論來防止他被殺這着了。

但在英國方面却謠傳着德國政府將於新年舉行大赦，以為漢斯也許可以藉着這個機會被釋出來，所以不想發起什麼運動，生怕會反而引起了德國方面底反感。

可是到了一月底，大赦並沒有實現，我們的朋友們才決定了開始來爭取我的兒子底生命。阿倫爵士寫了一篇文字，以為這一運動底發端。但當這篇文章到泰晤士報時，

事情已經太遲了。……

誰無兒女

一

## 二十一 靈前之誓

二月五日，一位警察局的官員通知我的丈夫，說我的兒子已經自縊而死。要是我們願意的話，屍身可以給我們送來。我的丈夫不敢把消息告訴我；他打電話給海恩茲，叫後者回家。但我却偶然聽到了幾句，從我丈夫的樣子，我立刻猜到了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漢斯的屍身是會給裝在封好了的棺材裏送來的。這樣我們便不能夠驗出他所以致死的原因。

我打電話給沙康耐克上尉，說：

「希特勒萬歲！我剛剛接到了我的兒子已經在大橋集中營裏自縊的消息。無論如何，我必須一看他的屍身。我請求你立刻給我以許可證。希特勒萬歲！」

即使在電話裏，我也可以覺得沙康耐克上尉會嚇了一跳。「我全不知道這回事。」

他說，「對不起，——我必須先調查一下。我會再打電話給你的。」

半點鐘後，沙康耐克上尉在電話裏吃吃地向我表示哀悼之意，說他已經打過電話給大橋。我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兒子底屍身。我無須再到他那裏去拿許可證。他已經通知大橋方面了。

我的一位朋友，一個女醫生，說我應該有人看護着，她自己可以陪我去。我不願意她碰到什麼麻煩，但她說：「我是一個陪着病人底醫生，會有什麼麻煩呢？」我認得她不久，但我知道她是一個見義勇為的女人。

我們坐夜車趕到明興。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大橋，回話  
去。我們  
驅車到了集中營的大門，報了名字之後，守衛者便讓我進去。一天。當出至自路邊

在院子裏，一個穿着黑衛隊制服的小胖子迎接着我。他

章。他說他自己的名字叫巴朗拿夫斯基，兩個穿便衣的陪着他

便衣的兩個却是醫生，其中有一個據說是我的兒子死後第一個  
個可怖的罪人的臉孔，看去像一個典型的兇手，他的樣子正適合



小說底封面上。而這個人却是一個醫生。這真是一件怪事。

其他的一個倒還像個醫生的樣子。巴朗拿夫斯基復和藹地和我握了手，說了幾句哀悼的話，表示他非常抱歉；要是他會懷疑到我的兒子有自殺的意向，他該會更小心地加以看管的。

『不過，』他說，『我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同是那一天，當他未自殺以前，我曾略略地訊問過他，他的神情還非常安靜。』

這使我激動了起來：『訊問他？我一切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們的所謂訊問。就在這種訊問之後，我的兒子已經圖謀過一次自殺了！』

『不，不！』他說，『你不要自苦，我所說的不是那種訊問。我所問的並不關於你兒子個人的事。我只是要他告訴我關於幾個年輕的犯人在禁閉期間內所幹的蠢事。』

『拆穿來說，你要他告發他的同伴。而他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知道了要是他不說出來時，他自己會遭受到怎樣的荼毒。這也是他以前所經驗過的。』

『不，不！』營長說，『我們離開時大家都很有客氣，我甚至於還會和他談到關於古

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底問題。你的兒子實在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我可不能和他這樣談下去。我已經憤怒到了極點。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粗鄙之夫，居然敢大言不慚地批評起我的兒子底學問！他再三說他後來發現我的兒子曾告訴過一位親近的朋友要在二月底以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答覆我說，我的兒子是自縊的，時間是午夜之前十分鐘，地點是廁所。

「時間你爲什麼知道得那樣準確？」我大聲問他。

「他在死後不久就被發現，」他解釋着說，「我們可以大概地斷定他死的時刻。」

「他留下遺書給我沒有？」

「沒有，只有一張條子，裏面說他是自縊的。此外他身上就只有你給他的最後一封信。」

他爲什麼寫這遺囑條子呢。難道他怕有人會懷疑他的同伴殺了他？這是不可能的。而他也決不會故意留下這張條子來爲黑衛隊們剖白，因爲黑衛隊們正是把他殺害的兇手，無論是直接殺他，或者用毒劑送他自殺。

『請把這條子給我。』我說。

『我不備給你。那張條子已經歸入你兒子的案卷裏去了。』

『那麼，請拿出來讓我看看一下。』

『不，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呢？假如那條子真的存在的話，拿給我看看一下不是很便當的事情嗎？

我們被引入殮房，那是一間光滑的小房間。我的兒子臥在一個小小的松木棺裏，顯然是他的同伴們做成的。他給用白壽衣包裹着，一直到額下。所以我只能看見他的頭。他的臉是嚴肅而憔悴的，却又帶着一種泰然的表情。我心裏想：『聖佛蘭西斯當時的容貌也一定是這樣。』他的嘴唇白得像雪。

對於繼死者我本來存着說不出的恐怖底記憶，童年的時候，我曾在樹林裏發現過一個繼死者。此後我便永遠記得那副浮腫的臉，那雙突出的眼睛和那根下垂的舌頭。但我的兒子完全不是那樣。我所見到的只是一個高貴的而又非常美麗的頭。棺材擺得很高；我走向棺柩的頭部，女醫生想跟着我，但那兩位男醫生立即挾住了她——雖然並沒

有用力——把她帶到棺材的尾部去。

當我看著我的兒子被緊緊地包裹着的屍身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去伏在他的身上，乘勢把他的壽衣翻開。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棺材擺得太高。不過，我決心要發現我兒子致死底真相。我想故意地把他的壽衣撕開，即使立刻被捕也在所不惜。正當我想這樣做時，我覺得那位營長的手輕輕地綁住我的雙臂。我知道我一動手他就會把我拉住的，所以我只好放棄了那樣做。

他們任由我靜靜地站在那裏。我知道，我正和殺害了我的兒子底兇手同站在我的兒子屍身之旁！我也知道他們正在等待着把我抓往底機會。我沒有動，雖然我心裏瀰漫着強烈的慘痛和瘋狂的復仇念頭。我知道我一有舉動便會使我復仇的計畫永遠無從實現。

我默默地對着我的兒子發誓。突然間，我看見兒子的臉上發出一絲微微的笑意。奇怪的是我的朋友當時也有同樣的印象。我開始靜靜地小心地對他說起話來，因為我怕他不能從我的沉默中了解我的心事。我的朋友生怕我會失言，她向營長示意阻止我，但營長不理。我對我兒子所說的話，正和五年來底一樣，是用隱語的，別人不能抓到裏面的

含義。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實行誓言的一天……我迴轉身躊躇地同我的朋友走了出來。

營長以爲我支持不住了，請我到那醫生的診病室去休息一下，就在殮房底隔壁。我坐了下去，他們圍繞着，望着我。我的朋友從手袋中拿出來了一個裝着藥水的玻璃瓶，用急迫的聲調對那個滿臉兇相的醫生說：『二十滴！』我表面雖極衰弱，神思却還穩定。我注意到那個人怎樣拿起一個玻璃杯，他顯然不懂得怎樣去應付那個藥瓶。作爲一個醫生而不懂得倒藥水，這是很奇怪的。另外的一個醫生也許也這樣感覺到，所以 he 搶去了那只藥瓶，到室外去了一下子。回來時說：『她可以喝。』他倒了二十滴後，把杯子端給我。難這他們竟怕我會演一齣自殺底悲喜劇麼？

我站了起來和他們討論一些手續的問題。他們准許由我自己埋葬我的兒子，但我必須到明興的格殺打撲那裏去辦手續。

我想儘速地把我兒子底屍身從大橋移開，但那天恰好是星期，非到第二天不能向格殺打撲辦交涉；同時也找不到承辦殮葬者。不過，就是星期一也不行，因爲那位營長說，犯人的屍身只有在夜裏才准移出去，所以葬事只有在星期二那天才能舉行。

他們有禮地送我出來，當我上車時，在車旁排成一列，舉手行着希特勒敬禮，直到我的車子駛開的時候。這回我實在不能夠使我自己對他們答禮。過去在集中營和在格殺打撲那裏時，我時常咬着牙根那樣做過，可是現在我即使不那樣做也無害於我的兒子了。我端正地坐着，車駛了開去。

## 二十二 耶穌受難歌

第二天早上，我悲痛地迅速地進行葬儀底準備。我住的是上一次住過的那家旅館，裏面的職員們還記得我，對我很好，很幫忙。

那位上一次曾在夜裏去警告過海恩茲底職員，現在趁我一個人寫字室的時候，又偷偷地跑來問起我的兒子底消息。當他聽說我的兒子已經死掉之後，不禁勃然大怒。他說大橋的犯人們自殺的很多，他勸我必須特別小心，這家旅館向來很少納粹來往，但也難保沒有一兩個偵探混在裏面。職員們是靠得住，旅客却難說。還有，我不能表示特別和他熟識。不然的話，他自己也曾引起人家底注意而發生危險。

我們的第一件事是到格殺打撲那裏去辦手續。傳達者顯然預先知道我要來，所以一聽見我的名字便把我引去見主管的官長。那位官長對我非常客氣，極願意減少我的麻

煩，說他可以代向市政府殯葬社接洽。我告訴他我當可讓殯葬社辦一切。他說很好，他會打電話給墳場的人；他們可以立刻去把屍身接來。

「這辦不到，」我說。「警長告訴過我，所有犯人們的屍體必須在夜裏才准移出。」那位官長顯然不高興：「豈有此理，」他說。「不，這中間一定有什麼誤會！」

他在電話裏和墳場的人商量好了一切的手續；但恰好當我和他告了別之後，墳場又來了電話，說他們非常抱歉，不能承辦這一次葬儀。所以我們又只好向市政府殯葬社接洽。我得去和那裏的一位女職員商量葬儀的細節。

當我說出了我所願意有的儀節時，她非常驚異。

「頂便宜的葬儀？」她問我。

「是的」。我說。用華貴的排場來葬我的兒子，那等於向他開玩笑。

「但你知道，等於說在這個葬儀裏面將沒有裝飾和沒有音樂嗎？」

「是的，是的，我知道。而且我願意我的兒子就用那只松木棺。」

我想自己去迎接我的兒子，所以我請她準備一輛配有送葬者底座位底柩車。



「不，在明興是沒有這種車的。」

「那麼，我可以另雇一輛汽車。關於親自迎取我的兒子這一點，我無論花多少錢都可以。」

她詫異地望著我，然後靜靜地說：「我可以向你貢獻一點意見麼？死者的親人跟着柩車走，在我們這裏是沒有這種風俗的。這將引起人們的注意；也許還會引起你許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謝謝她，說我接受了她的勸告，我不過是願意對營裏當局表示我對於死者例有的敬意而已。

接着我便和我的朋友到墳場去，那裏的管事人對我很好很有禮。不過，當我說到葬儀將非常簡單時，他們也表示詫異，並且說那看去會有十分寒儉。

「我不願意我的兒子在進墳墓時比他活着時更奢侈一點。」

「要不要請一個教士呢？」

「不！」我鄭重地說，「無論如何我不要教士。但我却願意有好的音樂。」

「好的音樂？天知道，像這樣便宜的葬儀，他們一會兒也不肯多奏的！」

「音樂方面需要多少錢都沒有關係。我要指定他們奏某首歌。」

他們把琴師找了來，我告訴他我要某一首「耶穌受難歌」。

「哦，不，編人們在葬儀中從不奏這種樂，這是不可能的！」琴師說。

「這在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說，「我要聽這一節：「門徒們便離開他而逃。」這是耶穌被捕了之後，大家都恐懼地離開他風時候。」

「可不可以另外的同樣的一首呢？我可以容易地找出來的。」

「我所切望就是這一首，」我說，「不久以前，我還和我的兒子讀過這一節。那時他翻譯一節關於耶穌受難底詩「聖安特，」他對我解釋他怎樣運用着韻律來表現時的情景。我相信作這首詩的詩人，翻正和八百年後的音樂家巴赫一樣想用韻律來表現時的情景。」

那琴師對我望了一會，終於說：「當然，可以的。我背熟這晚上可以準備。我望我的樂可以。」

到了下午，我拿着花到墳場去，但棺材還沒有送來。我坐在大門外等了一個鐘頭。後來守門者跑來告訴我，說是再等也沒有用了，今天不會再有棺材送來的。

所以格殺打撲那位官長還是錯的，那裏面並沒有什麼「誤會」！不，犯人們的屍身必須在夜裏方准移出！

第二天早上，當我們正行近墳場時，一位牧師從附近的一座房子裏走出來，對我打招呼後，說了幾句非常懇切的哀悼底話。他說他很敬佩我的兒子，無數的德蘭人也和他同樣的感覺。

在墳場的廳堂裏，我發現我兒子的棺材已經擺在棺架上，上面覆了一張很美麗的棺布。我送去的花也已經放在棺上。廳上用許多青蒼的樹枝裝飾着；棺後則安放着一個木製的大十字架。這個簡單的十字架使整個廳上充滿了不可言說的莊嚴底氣氛。

真是希怪。他們告訴我一個簡單的葬儀是怎樣寒儉而淒涼，他們又說沒有教士便會顯得怎樣的不聖潔。可是現在這個大十字架却使這個廳堂給人以古代基督教堂底感覺。多麼奇怪啊，在這個天主教的區域內，却有着一個簡單的十字架，而不是一座耶穌釘在

十字架上底像。後來我才聽說那是陣亡戰士的葬儀上用過的。

風琴開始了，奏的是我所指定的耶穌受難歌裏面底一節。奏得非常美麗。接着還奏了許多別的葬歌。

廳上除了我和我的朋友之外沒有別人，我已經預先安排過決不讓集中營或格殺打撲底官員們來褻瀆這個葬禮

我在棺前跪下，直到它深入墓底。